

荃麟等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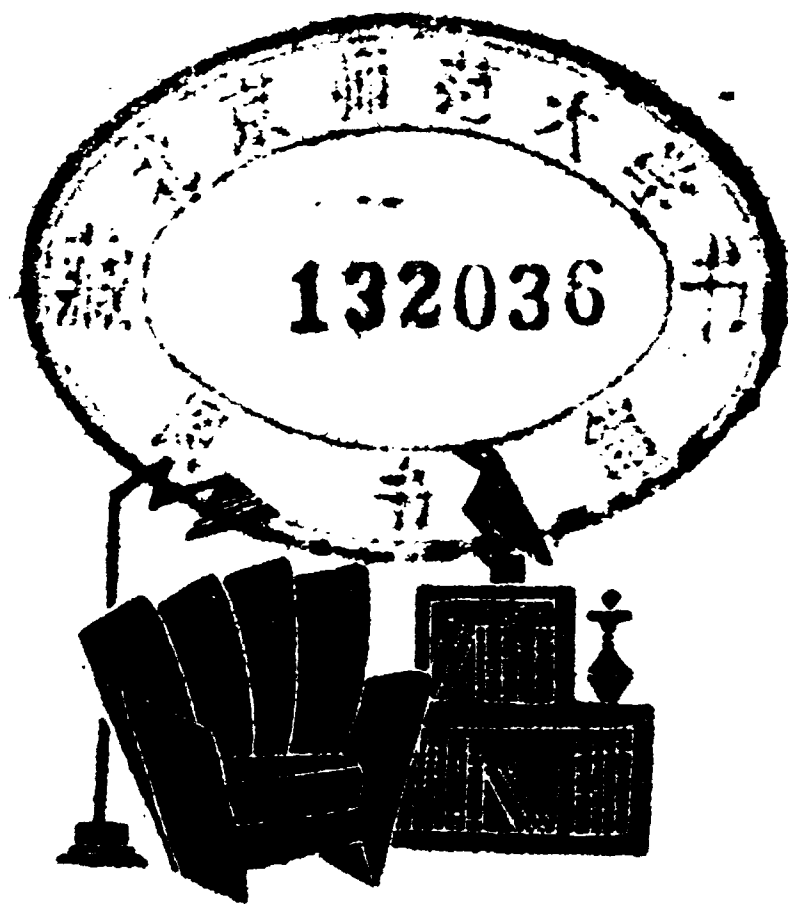
論批評

大眾文藝叢刊

香港生活書店總經售

大衆文藝叢刊
論 批 評

荃 麟 等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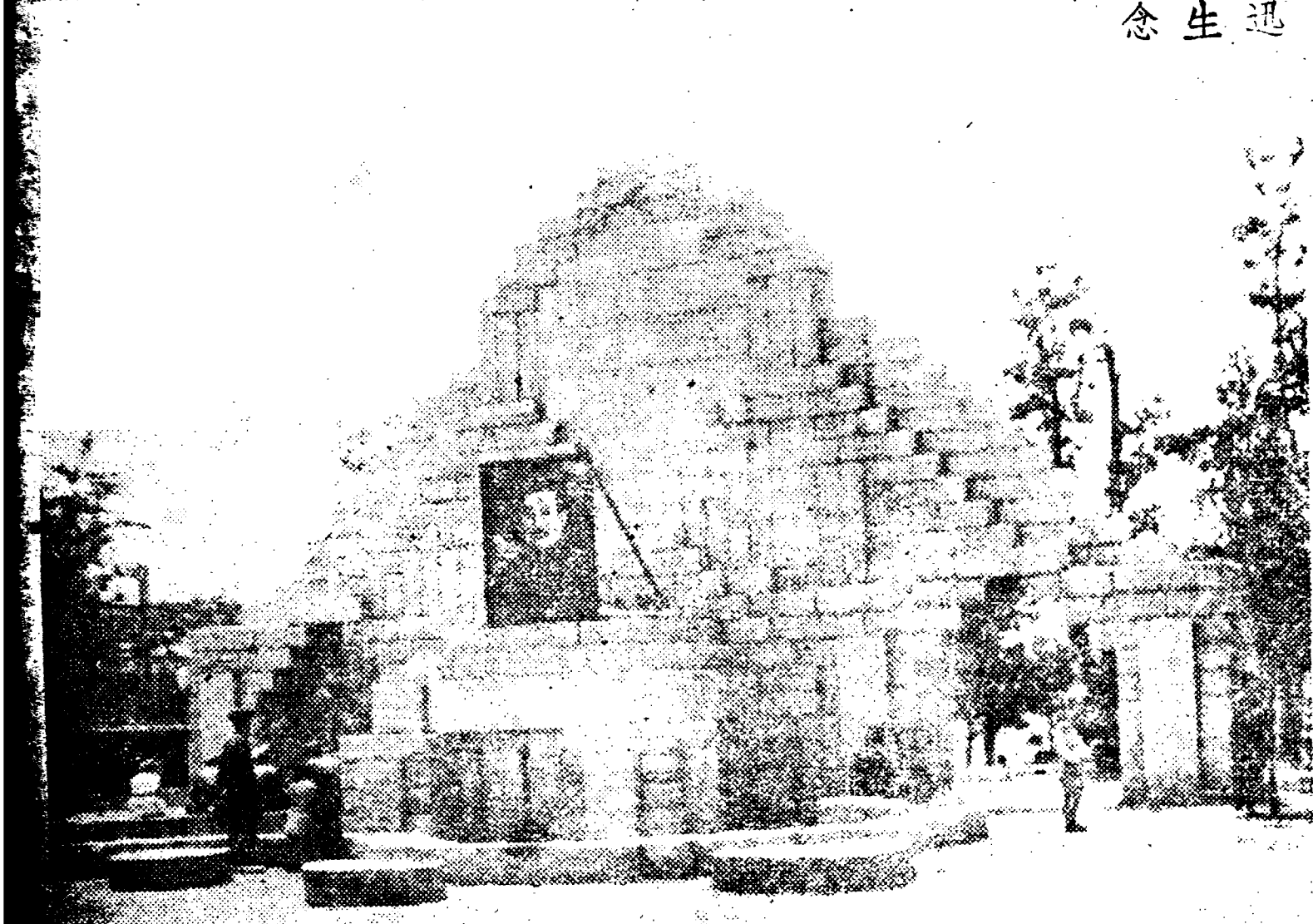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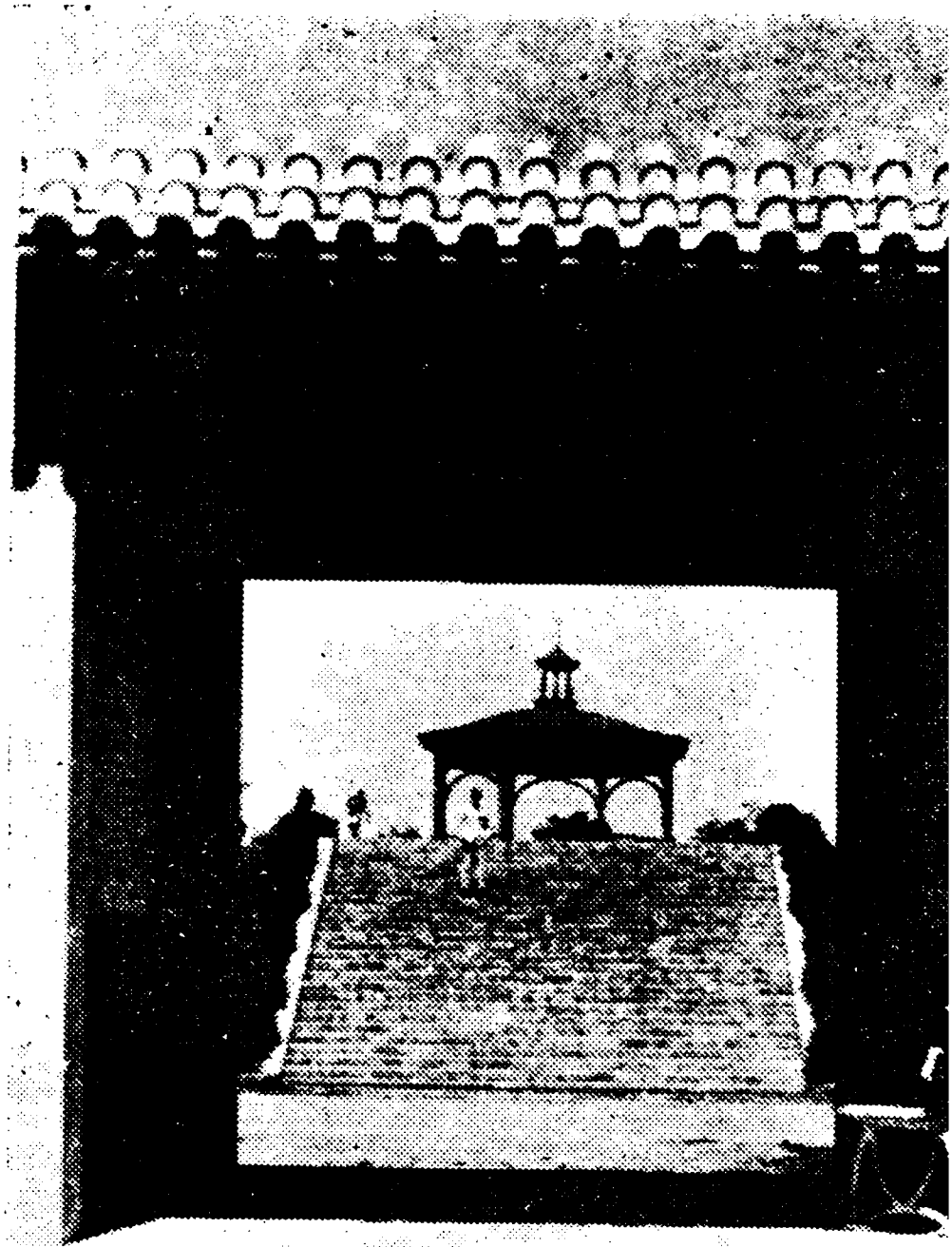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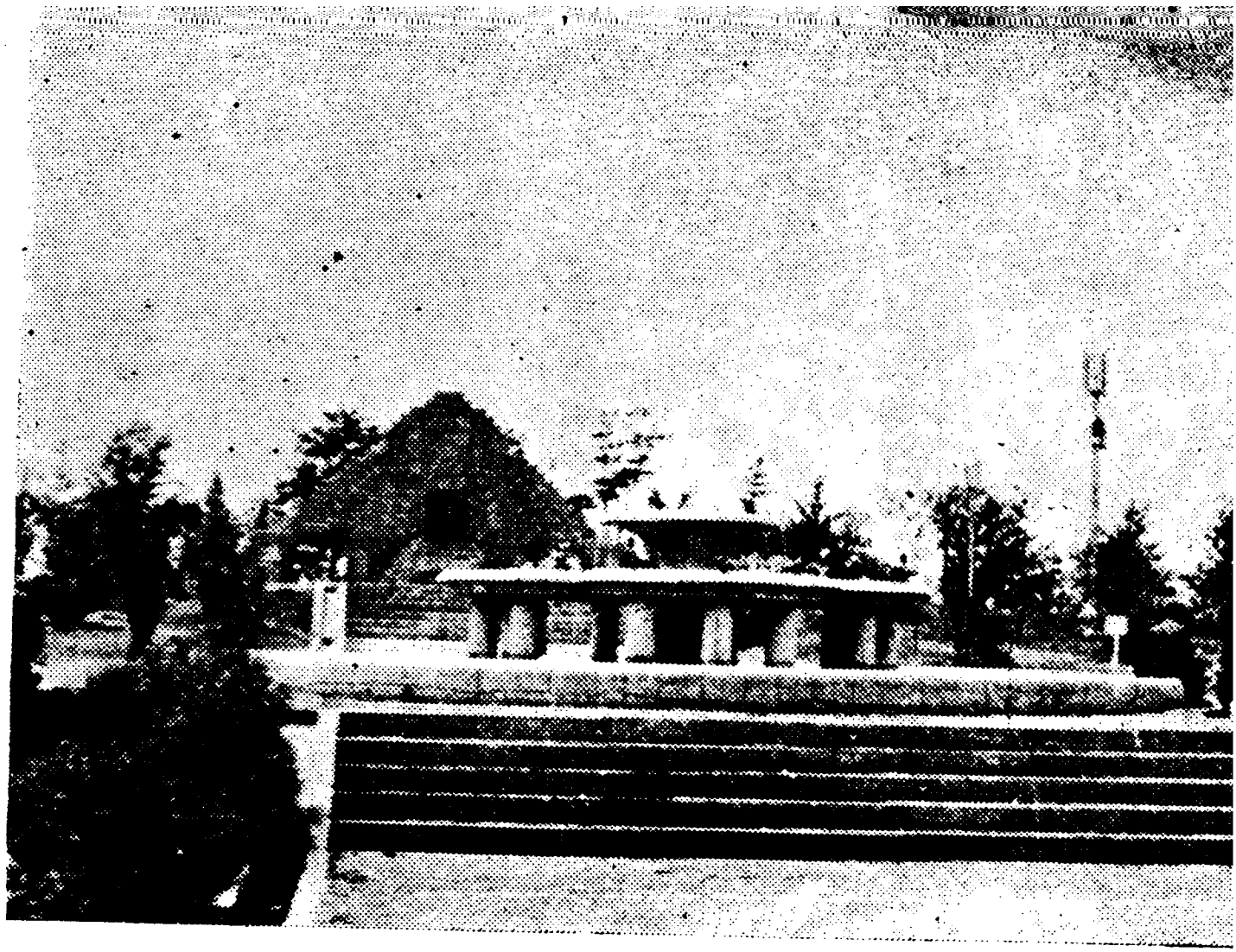
大連市魯迅公園

一九四五年日軍投降，蘇聯紅軍解放大連市，在市內建立魯迅公園紀念我國偉大文豪魯迅先生。茲將園景四幅以嚮讀者。

公園門前

魯迅先生紀念碑





紀念碑前之圓形石壇

莊嚴之園亭前景

目次

魯迅思想發展的道路·····	胡繩（五）
論馬恩的文藝批評·····	荃麟（二一）
* 敬悼朱自清先生·····	同人（四七）
評「蝦球傳」第一二部·····	周鋼鳴（五五）
羅曼羅蘭的「搏鬥」·····	力夫（六三）
* 催糧差·····	趙樹理（七九）
瞎老媽·····	洪林（八七）
在後方勤務站·····	健羣（九九）
* 致家鄉·····	鄒荻帆（一〇五）
小王五·····	劉衍洲（一一一）

我有好主意……………宇金生（九八）

新 苦……………白小保（九八）

短 工……………衡 水（九八）

武池村農民的詩……………適安輯（八六）

算盤子·找着根

*

實在的故事

徵 實……………李平潮（一一七）

檢 查 哨……………陸 泉（一一八）

一百廿九處傷……………白 艾（一二〇）

肥料事件……………子 殷（一二四）

*

魯迅公園（照片）

編 後

魯迅思想發展的道路

胡繩

瞿秋白在一九三三年所作「魯迅雜感選集序言」中的分析，至今仍應承認爲對魯迅思想發展道路的最好的說明。「魯迅從進化論進到階級論，從紳士階級的逆子貳臣進到無產階級和勞動羣衆的真正的友人以至於戰士。他是經歷了辛亥革命以前直到現在的四分之一世紀的戰鬥，從痛苦的經驗和深刻的觀察之中帶着寶貴的革命傳統到新的陣營裏來的。」——這就是瞿秋白分析魯迅思想發展的道路所達到的結論。

如果不從魯迅思想發展的全部過程上來看，就不可能懂得，爲什麼「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

魯迅在辛亥革命前四年（一九〇七年），二十七歲的時候，在日本，開始用文字表現其社會思想。這時正是中國資產階級領導的革命運動發展到高潮的時期，革命運動的中心就在日本的留學生界中。魯迅是歡迎這個爲祖國求進步，求改造的革命運動的，而且還參加過當時的革命團體之一。他當時的思想受着周圍的革命運動的影響，但又在某些方面表現得比別的人看得更遠，看得更深。

資產階級的革命運動不能使他滿足，在辛亥革命前，魯迅天才地預感到這個革命將不能真正達到改造故國的目的：「嗚呼，古之臨民者，一獨夫也；由今之道，且頓變千萬無賴之尤，民不堪命矣，於興國何與焉。」（文化偏至論，一九〇七年）

辛亥革命時，魯迅已回國，他雖也興奮地接待這個變革，但他立刻看出，這革命是假的。「到街上去走了一遍，滿眼是白旗，然而貌雖如此，內骨子是依舊的，因爲還是幾個舊鄉紳所組織的軍政府。」（范

愛農)

民國初年的混亂的中國對於魯迅是個鍛鍊，但這幾年間，他的思想發展極少被用文字表現出來。到了五四運動的前夜——從一九一八年起，魯迅的戰鬥的光芒才開始輝煌地展開了。

『魯迅在五卅前的思想，進化論和個性主義還是他的基本。』『固然這種個性主義，是一般的知識份子的資產階級性的幻想，然而在當時的中國，城市的工人階級還沒有成爲鉅大的自覺的政治力量，而農村的農民羣衆只有自發的不自覺的反抗鬥爭。大部分的市儈和守舊的庸人，替統治階級保守着奴才主義，的確是改革進取的障礙。爲着要光明，爲着要征服自然界和舊社會的盲目力量，這種發展個性、思想自由、打破傳統的呼聲，客觀上在當時還有相當的革命意義。』(瞿秋白)

魯迅之『從進化論最終的走到了階級論，從進取的爭求解放的個性主義進到了戰鬥的改造世界的集體主義』，固然是到了一九二五——二七年的革命風暴以後，才澈底地完成，但是五四運動後十年間，對於魯迅，正是循着這個方向而從事着艱苦卓絕的鬥爭的歷程。

★

『五四運動是反帝國主義運動，又是反封建的運動，五四運動的傑出的意義在於它帶着爲辛亥革命還不會有的姿態，這就是澈底的不妥協的反帝國主義與澈底的不妥協的反封建。』『五四運動在其開始是共產主義的知識份子，革命的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與資產階級知識份子(他們是當時的右翼)三部分人的統一戰綫的革命運動』。(毛著「新民主主義論」)

魯迅在五四運動中，是作爲革命的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而出現的，與右翼的資產階級知識份子有着明顯的區別，在文化革命戰線上表現了高度的澈底性，不妥協性。尤其重要的是，到了五四運動的一二年後，資產階級知識份子中的大部份，已陸續與敵人妥協站向反動方面去了，而魯迅却繼續勇敢而堅決地保持和發展着他的文化革命陣地。

固然在五卅後若干年間，魯迅並沒有直接走向共產主義的文化思想，他只是堅決在反動勢力的大本營——北京城裏，向軍閥官僚和他們的叭兒狗（包括着叛變了五四運動的「正人君子」們），作着短兵相接的戰鬥。雖然在主觀上他有時自己說是在作着「絕望的抗戰」（不過是與黑暗搗亂）（兩地書），但在客觀上，他正是擔任了當時整個人民革命運動中的一個重要戰線。

無產階級的政治運動在這時期已經湧現為獨立的力量，但在文化思想上還沒有能建立堅強的陣地。魯迅在文化戰線上是獨立地堅持着他的工作的，通過他的直感的生活經驗而把反帝反封建的文化鬥爭進行得如此徹底，可算是革命的小資產階級在那樣的環境下所可能達到的最高度了。應該承認，在這些年頭中，魯迅已經因他的戰鬥業績表現出他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奴顏與媚骨』，表現出他『是在文化戰線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數，向着敵人沖鋒陷陣的最正確、最勇敢、最堅定、最忠實、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

作為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魯迅是有着他的特點的。瞿秋白說：『他不但很早就研究過自然科學和當時科學上的最高發展階段，而且他和農民羣衆有比較鞏固的聯系。他的士大夫家庭的敗落，使他在兒童時代就混進了野孩子的羣裡，呼吸着小百姓的空氣。這使得他真像吃了狼的奶汁似的，得到了那種「野獸性」。他真能斬斷「過去」的葛藤，深刻地憎惡天神和貴族的宮殿。……』

革命的知識份子，如果敢於並且能夠和封建勢力斬斷關係，和帝國主義斬斷關係，並且和一切在反帝國主義反封建鬥爭中退却變節的資產階級堅決對立起來，勇敢堅定地向前奮鬥，那麼他終究要發現，他的道路只能也必須和無產階級的道路緊相連接起來。——這是近代中國文化革命發展上的一個規律。魯迅是在真實意義上完成這樣的發展的一個最偉大的先驅者。

就這意義說，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和無產階級之間確是並沒有隔開一座萬里長城。但就另一方面說，從前者的立場轉向後者（除非是虛偽的「做戲式」的「轉變」）畢竟是一個艱難的過程，一個嚴肅的自我

改造的過程。魯迅正是在真實意義上完成這樣的過程的一個最光輝的模範。用瞿秋白的說法，就是：『從自己的道路回到了狼的懷抱』。

以為革命知識分子本來就在人民大眾中，所以用不着有什麼自我改造的想法是和魯迅的道路一點也沒有相似之處的。抱着這樣見解的人就不能不否定瞿秋白下面一段分析，說：『恐怕也未必對的』罷（舒蕪）

瞿秋白在這點上的分析是十分正確的。他指出，魯迅作品雖然曾經只是憎惡舊社會而不能標明社會發展的方向，但這仍不失為革命文學。『因為牠至少還能夠反映社會真象的一方面，暗示改革所應當注意的方向』。『而同時，這些早期的革命作家，反映着封建宗法社會崩潰的過程，時常不是立刻就能離開個性主義——懷疑羣衆的傾向的。他們看得見羣衆——農民小私有者羣衆的自私，盲目，迷信，自欺，甚至馴服的奴隸性，可是，往往看不見這種羣衆的革命可能性，看不見他的笨拙的守舊口號背後隱藏着的革命價值。魯迅的一些雜感里面，往往有這一類的缺點，引起他對革命失敗的一些失望和悲觀。』

進化論與個性主義，對於魯迅固然曾經是戰鬥武器，但也曾經是障礙前進的一種負累。就這方面說，魯迅的偉大正在於他能夠通過苦痛的歷程，表現了嚴肅的自我獻身的精神，而終於克服了，拋開了這種負累。



一九〇七年魯迅作「文化偏至論」，揭出他當時的思想綱領是：『重個人，輕物質』。（「培物質而張靈明，任個人而排衆數」。）這就是魯迅在五四前的思想基礎。

那時的魯迅認為，十九世紀的歐洲文明的流弊是個人被集體所抹煞，主觀精神被物質生活所淹沒；而糾正這種弊病的就是從十九世紀末開創的「新」思潮，這所謂「新」思想却是以「個人主義」與「非物質主義」為標幟的。根據尼采的「超人」的思想，「文化偏至論」中說：『是非不可公於衆，公之則果不誠；政事不可公於衆，公之則治不致。惟超人出，世乃太平。苟不能然，則在英哲。……與其抑英哲以就凡

庸，曷若置衆人而希英哲？則多數之說，繆不中經，箇性之尊，所當張大，蓋揆之是非利害，已不待繁言深慮而可知矣。雖然，此亦賴夫勇猛無畏之人，獨立自強，去離塵垢，排輿言而弗淪於俗囿者也。」同樣的，這時候的魯迅認爲唯物論思想足以造成『人惟客觀之物質世界是趨，而主觀之內面精神乃舍置不之一省，重其外，放其內，取其質，遺其神』的結果，因此必須靠『主觀與意力主義之興』以挽救這種『唯物極端』的流弊，也是受了尼采主義的影響。

很明白的，魯迅這時對西方文明的看法是一種錯覺。他把歐洲資產階級文明墮落時期的反動思潮看做了是新生的代表，以致以爲二十世紀的文明將在個人主義與主觀主義的基礎上振興；『二十世紀之文明當必沉邃莊嚴，至與十九世紀之文明異趣。新生一作，虛偽道消，內部之生活其將愈深且強歟？精神生活之光耀將愈起而發揚歟？成然以覺，出客觀夢幻之世界，而主觀與自覺之生活將由是而益張歟？內部之生活強，則人生之意義亦愈邃，箇人尊嚴之旨趣亦愈明。二十世紀之新精神，殆將立狂風怒浪之間，恃意力以闢生路者也。』

但魯迅之在一九〇七年在「文化論至論」以及「摩羅詩力說」等文中提出這樣的思想，並不只是「介紹」外國思想，而是按照他自己的理解來接觸了當時中國的問題。自從辛丑和約（一九〇一年）以後，中國的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中沸騰着求革新的熱潮。但老一輩的改良主義者只希望政治「維新」，建立君主立憲，以達到振興工業，求臻「富強」的目的；新一輩的小資產階級的狂熱的革命主義者中只以爲拋兩個炸彈，搞幾次起義暴動，把滿清朝廷推翻，爲故國換上民主立憲的招牌，就可以成功了。魯迅天才地感到這一切並不濟事。但究竟應該怎樣辦呢？魯迅這時候不可能提出集體主義的思想，因爲在當時中國還沒有掀起勞動人民中的自覺的羣衆鬥爭，而他們能看到的却只是『大部分守舊的市儈和守舊的庸衆，替統治階級保守着奴才主義，的確是改革進取的阻碍』（瞿秋白語）。他這時候更不可能用科學的方法來看出中國社會的發展規律，而只能根據直覺的經驗體認到封建文化的傳統重壓是在中國民族向前進步的途中必

須用巨大力量來掙脫的束縛。——用個人的自覺力量擊退傳統的重壓，在守舊和虛偽的「庸衆」中保持個性的發揚是魯迅當時所可能到達的戰鬥方針。因此，歐洲資產階級沒落中的反動思想，轉過來却成了二十世紀初年中國的小資產階級的啓蒙思想者開始他的向前追求的武器了。

應該說，提出「重個人，輕物質」的思想，對於五四運動前的魯迅並不是到達了一個思想結論，而恰恰是他在昏沉的子夜開始他的思想追求的長途的發端。在五四運動前，提出類似思想的人除魯迅外並不是絕無第二人，但能够堅持思想的追求，以致終於克服和揚棄了這個發端的却幾乎可以說，只有魯迅一人。

因此，很明白的，在四十年前，魯迅在唯心論與個人主義的思想基礎上片面地提出發展個性，加強主觀力量的主張，「客觀上在當時還有相當的革命意義」；但在四十年後，胡風，舒蕪諸先生企圖用新的字眼來複寫在實質上與「文化偏至論」中的內容相同的思想，其客觀的趨向却只能是小資產階級對於人民大眾的自覺的，集體的進取和改革的抵制。

★

『五四到五卅前後，中國思想界裏逐步的準備着第二次的「偉大的分裂」。這一次已經不是國故和新文化的分裂，而是新文化內部的分裂：一方面是工農民衆的陣營，別方面是依附封建殘餘的資產階級。這新的反動思想已經披上了歐化，或所謂五四化的新衣服，這個分裂直到一九二七年方才完成，而在一九二五—六的時候，却已經準備着。只要看當時段祺瑞章士釗的走狗「現代評論」派，在一九一七年之後是怎樣的得其所哉，就可知道這中間的奧妙。而魯迅當時的「語絲」，革命的小資產階級的文藝思想和批評，正是針對着那些未來的「官場學者」的。』（瞿秋白）

在這一「偉大的分裂」中，魯迅的立場是很鮮明的：他和虐殺人民的任何舊的，新的統治者沒有一絲一毫的妥協。他向一切披着「正人君子」面目的奴才幫兇宣戰，他也無情地揭發一切掛着「革命者」斜皮帶的劊子手的面目。

但魯迅直至大革命時期還沒有完全擺脫進化論與個性論的思想基礎——這就是上文所說的對於他的思想的負累。

進化論的思想使得他這時還不能明確地從階級觀點出發分析一切問題，雖然他從實際生活出發的最高的憎恨與打擊是向着統治階級的。「熱風」的隨感錄第四十八則中說：「我想種族的延長——便是生命的延續——的確是生物界事業里的一大部分。何以要延長呢？不消說是想進化了。但進化的途中總須新陳代謝。所以新的應該歡天喜地的向前走去，這便是壯，舊的也該歡天喜地的向前走去，這便是死；各各如此走去，便是進化的路。」這固然還是在五四運動前一年（一九一八年）所寫下來的話，在五四後魯迅自己經歷了的激烈的思想鬥爭，不能不漸次修正這種和平的進化觀念，但以這樣的看法發展到明確的階級鬥爭的觀念，却決不是簡單地一躍而至的。

進化論思想加上個性論觀點又使得他「不免會發生『懷疑羣衆的傾向』」。例如在一九二五年，魯迅在和人通訊中會這樣說：「國民如此，是決不會有好的政府的；好的政府或者反而容易倒。也不會有好議員的；現在常有人罵議員，說他們收賄無特操，趨炎附勢，自私自利，但大多數的國民豈非正是如此的麼？這類的議員其實確是國民的代表。」（華蓋集）照魯迅這時的想法，仍覺在「民衆」中談改革是「很難」的，因此「只好以智識階級一面先行設法，民衆俟將來再談，而且他們也不是區區文字所能改革的。歷史通知我們，清兵入關，禁纏足，要垂辮，前一事只用文告，到現在還是放不掉，後一事用了別的法，到現在還在拖下來。」（同上）這很分明的是只看到了中國人民在歷史上由專制淫威所壓榨成的馴服的奴隸性，却不能看出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人民大眾自覺地奮起的可能性。

然而這樣的觀點對於魯迅這時期的思想已不是決定的因素，而只是表現於他的反封建傳統的實際戰鬥進行中的思想負累。但如果說這種負累對於戰鬥力的發揮沒有任何影響也是不對的。

像周作人那樣的人以爲，魯迅是「對於中國民族抱着一片黑暗的悲觀」，自然是極糊塗的看法。但魯

迅曾經——尤其在一九二五以後的幾年間，經歷着中國革命的大變化，會流露出悲觀失望的情緒也是我們不必否認的。

魯迅從現實的生活經驗出發，赤裸裸地撕開了反動統治階級的虛偽、卑劣、陰險、狠毒的面貌，以致使得他們的眼前——如用魯迅自己所說——『黑的惡鬼似的站着「魯迅」這兩個字』（兩地書）。但同時究因爲他這時還沒有明確的階級觀點，也就常常難免把統治者的罪惡和被統治的人民因黑暗的統治制度而染上的病態一起歸着於「國民性」的問題。『此後最要緊的是改革國民性，否則無論是專制，是共和，是什麼什麼，招牌雖換，貨色照舊，全不行的。』（兩地書，一九二五年三月）——不看招牌要看貨色，這是戰鬥的現實主義，然而把「改革國民性」當做革命的前提，却正足以「形成對於革命失敗的一時的失望和悲觀」。如果革命失敗就因爲國民性沒有改造的原故，那麼，革命就會被看做是永遠連續的悲劇了：『革命，革革命，革革命，革革命……』（而已集，一九二七年九月）

悲觀失望的情緒却并不能使他停止前進的脚步，這又是爲什麼原故呢？

與唯心論觀點相對立着的，從實踐鬥爭中培養起來的現實主義的戰鬥精神起着偉大的抗毒素的作用。魯迅儘管是以小資產階級的進化論與個性論思想出發，但他從不用一套小資產階級思想構成一個小天地，使自己「安身立命」於其間。恰恰相反，他永遠是在突破這個思想圈套去和現實的社會鬥爭相接觸。魯迅的個性論是「進取的，爭求解放的個性主義」，這和從個人出發的利己主義有着原則上的區別。魯迅在一九二六年底曾如此說過：『我現在對於做文章的青年，實在有些失望；我看有希望的青年，恐怕大抵打仗去了，至於弄弄筆墨的，却還未遇着真有幾分爲社會的，他們多是掛新招牌的利己主義者』（兩地書）而魯迅自己，不管在怎樣情況下，總是以誠摯的心情爲社會而工作，以致到了完全不顧到自己的地步。偉大的思想先驅者，有着他的最沉重的苦痛，這種苦痛之所以是沉重，就因爲那並非出發於個人利害的計較，而是要追求怎樣才能爲社會的進步而工作得更好，工作得更有效。

與悲觀絕望相反的一種因素，在魯迅身上也是一路發展着的。一九二二年的「無題」中記載他因一個賣朱古律的店員基本上未失去誠實之心而感到「慚愧」，他說：『這種慚愧往往成爲我懷疑人類的頭上的一滴冷水，……漸漸覺得我的周圍，又遠遠地包着人類的希望』。（熱風）「吶喊」中的「一件小事」記載他從一個黃包車夫的行爲中得到深刻的感應：『這一件小事却總是在我眼前，有時反更分明，教我慚愧，催我自新，並且增長我的勇氣。』魯迅就是這樣地常常從他與「卑微的小人物」的接觸中檢查他自己的思想。「墳」後記中說：『我的確時時解剖別人，然而我更無情面地解剖自己。』魯迅的自我批判，從不自欺的精神正是他能够從周圍現實中接受教訓的基因。三一八的犧牲者更使他奮然喊出：『苟活者在淡紅的血色中，會依稀看見微茫的希望，真的勇士將更奮然而前行。』（華蓋集）——這時期他所能感到的希望縱然只是「微茫」的，「遠遠」的，然而這正是使他不惜「路漫漫其修遠兮」，但終不放棄「吾將上下而求索」的基礎。

「野草」——這一散文詩的結集最深刻地表現着他在大革命過程中的悲觀、絕望、矛盾、憤慨和苦痛的追求的心情。他的悲觀是由於他所接觸到的革命現實恰恰與所希望的相反，他的苦痛是由於在四面「碰壁」之下發現他的舊的思想武器之衰朽。整個中國正沸騰在大矛盾，大分裂中，魯迅的苦痛是與整個時代相關連着的。這不是引導向退嬰萎縮的失敗主義者的心情，恰恰相反，倒是向前跨進更大一步的新生因素，雖然裏面包含着悲觀絕望的成分：魯迅的偉大就在於他能够通過大悲觀而走向真實的大希望，通過絕望而開始去學習『別種方法的戰鬥』。

★

在一九三一年八月的一次演說中，魯迅指斥了那在「革命」與「反革命」之間投機取巧的小資產階級；他說：『這樣的翻着筋斗的小資產階級，即使在做革命文學家，寫着革命文學的時候，也最容易將革命寫歪；寫歪了，反于革命有害。所以他們的轉變是毫不足惜的。當革命文學的運動勃興時，許多小資產

階級的文學家忽然變過來了，那時用來解釋這現象的是突變之說。但我們知道，所謂突變者是說A要變B，幾個條件已經完備，而獨缺其一的時候，這一個條件一出現，于是就變成了B。……外面雖然好像突變，其實並非突然的事。倘沒有應具的條件的，那就是即使自說已變，實際上却並沒有變，所以有些忽然一天晚上自稱突變過來的小資產階級革命文學家，不久就又突變回去了。」（「二心集」）

魯迅的思想有過「突變」麼？毫無疑問，應該肯定是有。但這突變不是所謂在「一天晚上」忽然奇蹟似地出現的。有了和封建舊勢力的長期搏鬥的經歷，從現實的鬥爭中認識到舊武器的無力與失效，我們的偉大先驅者經過一九二七年「四一二」事變後的大屠殺，大流血後，從苦痛和絕望交織的矛盾中，重新抬起頭來。魯迅開始了他從革命小資產階級的立場轉向無產階級立場的轉變，他找到了新的真實的希望。一九二九年他翻譯馬克思主義的文藝理論，一九三〇年他參加左翼作家聯盟，那正是「幾個條件已經完備而獨缺其一的時候，這一條件一出現」，A就變成了B。

「我時時說些自己的事情，怎樣地在「碰壁」，怎樣地在做蝸牛，好像全世界的苦惱，萃于一身，在替大眾受罪似的；也正是中產的知識階級分子的壞脾氣。只是原先是憎恨這熟識的本階級，毫不可惜牠的潰滅，後來又由于事實的教訓，以為惟新興的無產者才有將來，却是的確的。」（「二心集」序言，一九三二年四月）

「先前，舊社會的腐敗，我是覺到了的，我希望新的社會的起來，但不知道這「新的」該是什麼，而且也不知道「新的」起來之後，是否一定就好。待到十月革命後，我才知道這「新的」社會的創造者是無產階級。——現在蘇聯的存在與成功，使我確切地相信無產階級社會一定要出現，不但完全掃除了懷疑，而且增加許多勇氣了。……」（「且介亭雜文」：答國際文學問，一九三四年）

「最初文學革命者的要求是人性的解放，他們以為只要掃蕩了舊的成法，剩下來的便是原來的人，好的社會了，於是就遇到保守家們壓迫和陷害。大約十年之後，階級覺醒了起來，前進的作家，就都成了革

命文學者。：』（同上：草鞋脚小引，一九三四年）

——魯迅自己這樣地寫出了他的思想轉變過程。這時候他已經以社會科學代替了自然科學而為前進路程的指標，（『讀書界的趨向社會科學是一個好的，正當的轉機，不惟有益於別方面，即對於文藝，也可催促他向正確，前進的路』——『二心集』：『我們要批評家』）由馬列主義的思想理論而「救正」了「只信進化論的偏頗」（『三閒集』序言），並且從將來屬於無產階級的信心而堅定了為人民大眾的立場。

魯迅的轉變更有一特點是必須注意的。近二十年來，中國許多小資產階級份子之進入革命，往往是更多帶着主觀的空洞革命的熱情，却較少有從實際出發的沉着的思想能力，如同瞿秋白所批評的：『他們沒有前一輩的黎明期的現實主義——也可以說是老實的農民的實事求是的精神。』魯迅恰恰是所謂「前一輩」的知識份子中的最傑出的代表。他的大半生都消耗在和舊社會的頑強搏鬥中，由此他換來了無數的創傷和苦痛，也取得了豐富的感覺和經驗。他撫摸着滿身創傷，針對着他所生活過來戰鬥過來的中國現實，經過了認真而沉重的思索，他才體認了新的真理。當他一旦把握新的真理的時候，就像農民對所分得的土地一樣地忠誠不貳，生死如一地為保衛牠而作戰了。他把無產階級的思想方法和他在舊社會戰鬥中積蓄起來的豐富經驗結合了起來，就使得他能夠立刻把這新的武器運用得如此地好，如此地熟練；也使得他所有的舊經驗都提煉而上昇到了無產階級的科學水平。

★

從一九三零年起，不足七年的時間中魯迅作品具見於從「二心集」到「且介亭雜文」八部雜文集中。這時期的作品和以前的，在風格上，在思想內容上有着顯然的區別。在戰鬥進行中的懷疑，猶豫，彷徨，悲涼的情緒已經絕跡，我們所能接觸到的是沉着穩定的堅毅的進軍，是對於通過一切阻難妨害而必將到達的前途的巨大信心，是與科學的分析與批判相結合着的分明而熱烈的是非愛憎。

『從二心集起以後八部雜文集中，他記錄了大地主大買辦集團的媚奴獨裁的歷史，可恥的不抵抗主義

義，替日本侵略者作前驅的內戰，殘酷的文化屠殺。同時他也描寫出來了各種奴才的嘴臉自稱還不知道主子是誰，然而却已判斷「攻擊資產制度即是反抗文明」的教授；向日本法西斯獻上「征心」策的學者；捧異族侵略者爲老祖宗的「民族主義」文學家；「從倚華洋之間，往來主奴之界」的西崽相名人。魯迅先生在文化界思想領域內的反帝反封建精神，到了後期更達到了異常輝煌而完全合乎科學的高度。」（新華日報一九四六年十月紀念魯迅的社論）

然而，這所說的還只是魯迅後期思想的具體表現的一方面。

在另一方面，「他對於中國人民充滿了信心，他有着滿腔保護人民的熱忱，而且他真是爲中國人民做到了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同上）——這也是後期魯迅作品中所表現着的鮮明色彩。這和以前他對人民大眾的看法有了巨大的躍進。

這並不是說，後期的魯迅不再指出中國人民的精神創傷，但他明確指出，這所謂「國民性」的來源，正是統治者的罪惡。例如他說：「近來的讀書人常常嘆中國人好像一盤散沙，無法可想，將倒楣的責任歸之於大家，其實這是冤枉了大部中國人的。小民雖然不學，見事也許不明，但知道關於本身利害時，何嘗不會團結，先前有跪香，民變，造反，現在也還有請願之類。他們的像沙是被統治者「治」成功的。用文言來說，就是「治績」。」「南腔北調集」：沙）如果人民的創傷乃是統治者的治績，那麼和舊中國鬥爭當然不是和人民的創傷鬥爭而是向統治者鬥爭了；那麼「改造國民性」的事情也就一定是在向統治者決鬥過程中去實現的了。——前期的思想在這裡是經過揚棄而提高了。

後期的魯迅思想中，文藝大眾化的問題佔了主要位置。關於舊形式的採用問題最足以表現他的爲大眾的觀點和辯證唯物論的思想方法。例如他說：「舊形式爲什麼只是「採取」？就是爲了新形式的探求。以爲藝術是藝術家的「靈感」的爆發，像鼻子發癢的人，只要打出噴嚏來就渾身舒服，一了百了的時候已經過去了。現在想到而且關心了大眾。這是一個新思想（內容），由此而探求新形式，首先提出的舊形式的探

取，這採取的主張，正是新形式的發端，也就是舊形式的蛻變。……」（「且介亭雜文」：論舊形式的採用）把這些意見和以前他的看法相比，相去的距離可說是已十分遠的了。

然而作爲魯迅後期思想的具體表現的，還有一重要方面是值得重視的，那就是他在無產階級文藝運動由小資產階級作家支持的時候，向革命作家們經常提出了及時而有力的諍戒和策勵。試讀「二心集」中的「對於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上海文藝的一瞥」，「南腔北調集」中的「辱罵和恐嚇決不是戰鬥」以及其他許多文章，那裡面所包含着的思想原則，至今仍應承認爲是前導的指引。

「我們戰綫不能統一，就證明我們的目的不能一致，或者只爲了小團體，或者還其實只爲了個人，如果目的都在工農大眾，那當然戰綫也就統一了。」（「對於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

「在左聯結成的前後，有些所謂革命作家其實是破落戶的漂零子弟。他也有不平，有反抗，有戰鬥，而往往不過是將敗落家族的婦姑勃谿，叔嫂鬥法的手段，移到文壇上。噉噉啗啗招是生非，搬弄口舌，決不在大處着眼。這衣鉢流轉不絕。……」（「且介亭末編」：答徐懋庸）

針對着小資產階級革命作家，這樣的批評和提示是有益處的。

魯迅這時又明確指出過：「革命文學家，至少是必須和革命共同着生命，或深切地感覺着革命的脈搏的。最近左聯提出了「作家的無產階級化」的口號，就是對於這一點的很正確的理解」。（「上海文藝之一瞥」）意思很明白，這說的是作家要「和革命共同着生命」，就要努力在生活上一「無產階級化」。——這裡用了「生命」的字眼，然而並不是唯心論，就因爲這字眼在這裡包含着具體內容的原故。（只有胡風先生才會「神經質」到擔心別人會一看見生命二字就想到唯心論。）

不要以爲魯迅對左翼文壇的批評和諍戒都已過了時了。不。魯迅的話應該永遠震盪在革命作家的耳邊：「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爲右翼作家的」（「對於左聯的意見」）「革命文學者若不想以他的文學助革命更加深化，展開，却藉革命來推銷他自己的「文學」，則革命高揚的時候，他正是獅子身上的害虫：。」（「偽自由書」後記）

以上算是就我的理解描畫出魯迅思想發展的主要線索。

雖然我自知這樣的描畫還遠不能包括魯迅所留下的寶貴思想遺產的全部內容，但我希望，由此至少可以指明流行着的一些對魯迅思想片面的，錯誤的觀點是如何地有害於我們來接受中國新文藝中的這一份最可寶貴的遺產。

這一種片面的，錯誤的觀點有着種種的表現形式：

或者是片面地強調魯迅一生中首尾一貫堅持不移的精神，却忘記了魯迅的偉大更在於他敢於以新的立場來沖破他在舊的立場上的局限性。也有把魯迅思想的發展描寫為只有量的擴充，却不願承認其間有過質的轉變。在某種意義上說，魯迅有着前後一貫的精神（例如他始終熱切地追求中國民族的進步），這是我們不否認的，但如果看不出他曾經在怎樣嚴肅的自我解剖下使自己從小資產階級的思想立場，轉向無產階級的立場，那麼就無法了解這「一貫精神」是怎樣發展下來的。

或者是片面地強調魯迅的主觀戰鬥精神，好像魯迅是天生就有着超人的堅強的主觀力似的。魯迅的主觀力量是由於他和實際的社會鬥爭接觸而來的。因為他和辛亥以來每一中國歷史上的重大事變緊相接觸，而且終於使自己和中國無產階級政治運動相結合，所以他才能代表了中國人民中最強的骨頭，最強的主觀力量。

或者是片面地強調魯迅思想由生活的直覺經驗出發的特點，却不願意去看出，魯迅並不單靠直覺經驗而到達他的思想的高度，而是通過直覺經驗更上昇到無產階級的集體主義思想。經過無產階級思想的鍛鍊，這些生活經驗的結論才顯得無比的光輝。

或者是單純歌頌魯迅前期的個性主義思想；或者以為，魯迅的偉大就在於他有着獨往獨來，孤身作戰的精神；或者以為，魯迅的戰鬥力量只在於暴露黑暗，懷疑一切。然而魯迅的偉大固然在於當周圍毫無響應之時，敢於孤身作戰，但更在於從不放棄組成一反對舊社會的「聯合陣線」的想法，而且終於在人民大眾

中發現了他所全心全力與之相結合的力量。魯迅的偉大固然表現於他以最大的執拗攻打敵人，揭破虛偽，暴露黑暗；但又表現於他以同樣程度的執拗守衛真實的光明，並以嚴肅而寬容的態度對待一條陣綫上的朋友和同志。這一面與那一面緊相結合，才構成了完成的魯迅的戰鬥人格。

總之，這一類的觀點之產生就是由於只能認識，只能親近魯迅前期思想中的個性論進化論，和唯心論傾向的因素的結果。

這就因爲，魯迅後期的思想雖然是發展到更高的歷史水平，然而人們若從小資產階級立場上去看（即便他是「革命」者）却終究會覺得前期的思想是較爲合胃口，易親近，反而覺得後期思想是有些格格不入的。例如，魯迅在「南腔北調集」中勸青年藝術學徒應「注意於中國舊書上的繡像與畫本，以及新的單張的花紙」，由此而從事創作，「我敢相信，對於這，大眾是要看的，大眾是感激的！」——對於這樣誠摯的話，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讀了，縱不發生反感，怕也不易引起感動。而寧願只去反覆地讀「生命不怕死，在死的面前笑着跳着，跨過了滅亡的人們向前進」（熱風）那樣的在魯迅早期所寫的比較抽象的句子。（註）

比了魯迅活着的時代，舊社會是在人民大眾的力量撼搖下更急切地瓦解着，從這裡面更多地拋出無數的「破落戶的漂零子弟」。他們在「不平，反抗，戰鬥」中接觸到魯迅的光，然而他們往往只能從一個片面去接近魯迅前期的思想。他們自以爲是和當年魯迅一樣處身在周圍一切無非是黑暗與虛偽的世界中，「惟黑暗與虛無乃是實有，却偏要向這些作絕望的抗戰」（兩地書）依然是他們的基本情調。他們總以爲魯迅的偉大就在於敢把別人所認爲光明和希望看出其實只是虛妄，就在於敢說：「絕望之爲虛妄正與希望相同」，他們却不承認魯迅的偉大更在於他終於從人民大眾中發現了值得信任的力量，全心全力獻身於人民大眾中的真實的希望與光明。他們一天脫不出「破落戶的飄零子弟」的身分，就一天不能夠到達魯迅後期的「熱烈地擁抱着所是，也熱烈地擁抱着所非」的那種更博大，更提高的戰鬥精神。——曾在「希望」上發

表的舒蕪先生的「魯迅的中國與中國的魯迅」就正是這種「破落戶漂零子弟」式的對魯迅的讚歌的代表。

而且如果站在這樣的立場上，甚至於魯迅初期的思想都還不可能完全了解。例如「有一分熱，發一分光」這是人們慣於引用的話。在那裡，魯迅甚至說了：「此後如竟沒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然而接下去的話却常常被忽略了：「倘若是有了炬火，出了太陽，我自自然心悅誠服的消失，不但毫無不平，而且還要隨喜贊美這炬火或太陽，因為他照了人類，連我都在內。」（熱風）

在周圍都是黑暗的時候，敢於做「唯一的光」；但又準備着「但有了太陽的時候，就情願接受光明的普照。——這才是魯迅的真精神。」

從初期的這種宣告到他一生最後時期所說：「爲着現在中國人的生存而流血奮鬥者，我得引爲同志，是自以爲光榮的。」（「且介亭末編」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其間是有着一貫之處的。

然而在初期，這種精神只能表達在這抽象的形式下，由這裡開始，到那「足踏在地面上」的「切切實實」的語言，其間並不是沒有迂迴曲折，沒有質的飛躍，沒有艱難，苦鬥的歷程的。——懂得這，才懂得中國人民中的偉大先驅者——魯迅的道路。

（註）胡風先生在最近一篇主客對話體的文章中引錄了「熱風」上這一段話後，因爲上文還有「人類的渴仰完全的潛力，總是踏了這些鐵蒺藜向前進」，便很得意地向「客」說：「老兄，不要太大意了。潛力啦，生命啦，照現在的行情，在詩裡也是用不得的，用了就會被套上一頂你所痛恨的「唯心論」的帽子，那可算不得什麼「人生意義」呵！」

三十年前「熱風」的作者用「人類的渴仰完全的潛力」來說明「生命」的自然進步發展，表現了唯心論的傾向，我們却並不能因而貶抑其歷史的進步作用。可是三十年後的胡風先生在並不「是「詩」裏爲之解釋說：「革命的思想總是現實存在，或人生渴望的反映」，却使人無法可想，只能用「現在的行情」來估量一下了。請問胡風先生：真正的唯物論者會用「人生渴望的反映」來說明「革命思想」麼？——「主客」相對大笑三聲「哈哈」是解決不了問題的。（胡風先生文見文協總會出版「五四談文藝」）

論馬恩的文藝批評

荃麟

- 一 前言
- 二 馬恩文藝批評的出發點
- 三 「席勒化」與「沙士比亞化」的意義
- 四 關於「性格化」
- 五 「傾向性」問題
- 六 作家的世界觀與創作
- 七 關於批評態度
- 八 結語

一 前言

馬克斯與恩格斯對於文學的見解，主要是顯示在那爲數不多而非常珍貴的一些通信，批評論文和斷片裡。雖然關於藝術以及一般意識形態的基本理論，在他主要的哲學歷史著作中幾乎都涉到了。

這些論文，信札或斷片，大都已经收集在蘇聯共產主義學院文藝研究所所編的「科學的藝術論」中。（註一）這中間，比較爲我們所熟知的如恩格斯給哈克納斯的信，馬恩二人給拉薩爾的信，恩格斯給敏娜，考茨基的信，恩格斯論哥德及對葛林的批評，恩格斯給恩斯德的信，及對恩斯德的批評，恩格斯給對亞歷山大，雍格及青年德意志派的批評，對於喬琪·威爾特的批評。以及馬克斯關於沙士比亞、海涅、席勒、

巴爾扎克等的斷片。這些論文及信件與斷片，不僅給無產階級的美學和現實主義的文藝，奠定了鞏固的基礎，而且也在文藝批評的方法上，思想鬥爭與統一戰線關係上，給我們建立了寶貴的規範。學習這些方法，對於建立嚴謹的文藝批評工作是件重要的事情。

本文的目的，即是想從那些批評論文，通信和斷片中間，提出下列各個問題，作一個初步的研究。

二 馬恩文藝批評的出發點

從上述的那些論文中間，我們首先看到的，即是馬克斯、恩格斯對於任何作品——不管是全志的、全路人的或古代的作品——總先從這樣一點入手，即是客觀地去考察一件作品中間所反映的社會階級關係，是否符合于歷史現實；或是它所達到的某種正確程度。恩格斯在給敏娜·考茨基的信中說：「我以為社會主義的傾向的小說，只要忠實的描寫真實的社會關係，打破不合理的幻想，進而動搖布爾喬亞底樂天主義，使現存秩序底永遠支配權發生疑問……」全樣，馬克斯在「論英國現實主義作家」中，也指出了這些作品的功績，主要即是「比一切政治家政論家道德家等全體所做的更多暴露一些政治與社會的真實」。暴露現實的真實關係，這是馬恩對於作品的一個基本要求，這也是現實主義的基本要求。馬克斯、恩格斯從來不像一些繁瑣庸俗的批評者，不得要領地從一些枝節問題上，或是先從作家的觀念上去入手，他們總是先把握這基本的一環，然後去進行剖析作品和作家的思想，希爾萊爾在「論馬克斯與世界文學」（註二）中，也特別說到「馬克斯與恩格斯關於為文學藝術的一切意見之中，不斷地反覆着現實的正確描寫，「真實關係」的表明，對環境的深刻研究，社會發展中的主要諸傾向底指明的要求。」這可以看作馬恩批評方法的一個基點。自然，這裡所謂「真實關係」，並不是所謂「詳細情節的真實」或是所謂「簡簡單單的現象」（註三），而是從經濟關係上去認識階級鬥爭真實發展狀態，用恩格斯的話來說，就是「典型環境的真實」。瞿秋白在論「恩格斯與文學上的機械主義」中說：「恩格斯研究問題的方法，的確是唯物論的辨證

法的模範：必須暴露一切歷史現象、社會現象和文藝現象的特性。這些特性是一定階級在一定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之中所形成的，這裡要注意現實的許多階級之間階級力量的對比。」（註四）這裡所謂「特性」，即是所謂「典型環境」的特徵；而全時我們也可以看到，這種「暴露真實關係」的要求，也並不是像普列哈諾夫所說那樣「單是分析就可以滿意了，」（註五）而是把這種「暴露」，看作是「動搖布爾喬亞的樂天主義和現在秩序支配權」的一種戰鬥。把文藝批評作為無產階級鬥爭的武器和這個鬥爭的一個組成部分，在世界文學史上是從馬克斯、恩格斯開始的。

資產階級的文藝批評，一般總是從作家主觀的思想情感去作出發。馬恩的批評則從客觀現實關係的反映上去作出發。馬恩的這種批評方法，是根據於他們那科學的唯物史觀的學說。文藝是作為階級的意識形態而存在，在文藝作品中所描寫的事物現象，本質上都是社會和階級關係的反映，這種反映有正確的、歪曲的、有深刻的、有表面的，所以要正確去了解它和評價它，不能不是從它所反映的本質關係上去究明。作品所反映的現實愈正確愈深刻，也就愈顯示出歷史的真實法則。適應於歷史發展的法則（階級鬥爭的法則）而去推動現實前進，這是革命者所要求的。所以現實性愈強的作品，也一定具有更大的革命功利性。批評家的任務，不僅在於鑑賞和解釋作者的主題，更主要的是在發掘作家所表現的事物中的本質關係，從這裡去評價它的現實意義。這種關係，不僅在讀者，不易一下看出來，甚至至作者自己常常是不自覺地表現出來的。批評家是從科學的說明上去幫助作者和讀者的理解，使作品內容達到更高的闡明。例如馬克斯從莎士比亞作品中看出貨幣的本質意義（註六），這在莎士比亞自己也許沒有這樣透澈的理解的，而經過馬克斯闡明，便更顯示出了莎士比亞作品的重大意義。在這種意義上，文藝批評事實上也是一種創作，它甚至是在比創作更高的地位。

從馬恩的每篇批評中間，我們都可以看到這種例子：在批評哈克納斯的「城市姑娘」中間，恩格斯批評的中心就是在指出她所描寫的倫敦東頭工人生活，和八十年代的英國勞動運動的現實狀況並不相符。在「城市姑娘」裡面，工人階級是些消極的羣衆，不能夠幫助自己什麼，甚至于不企圖幫助自己。一切企圖

——要想從那種麻木的窮困之中挽救出來的企圖——都是從外面來的，從上面去的。然而假如在聖西門，歐文時期，一八〇〇到一八一〇年的時候，這是正確的描寫，到了一八八七年，而且一直認為「解放工人階級是工人階級自己的事情」是領導原則——這種描寫就不對了。」哈克納斯縱然在描寫倫敦東頭工人生活上，達到了「詳細情節上的真實」，但是忽略了當時英國勞動運動的特徵，因此也就歪曲了勞動運動的原則，所以『這篇小說不是充分現實主義的』。

在馬克斯和恩格斯對拉薩爾(他是他們的《志》)的佛蘭茲·武直庚劇本的批評中，兩個人都全樣的把中心放在農民運動和當時貴族的民族運動的關係上。恩格斯說：『照我看，似乎這對於農民運動的忽略，正是你所以把貴族的民族運動在一點上畫得不正確，因而不能看出武直庚底命運中的真正悲劇成的原因』，馬克斯也指出：『……農民(特別是農民)的代表以及都市中革命份子的代表，必須成爲一種可以感觀到的和活動的背景，如此你就可以更大規模的在最純粹的形態中表現出最現代的思想了。但是你現在實際上作爲主要思想的，除開宗教的自由以外，却只有市民的團結。』兩個人的着眼點，可以說是不謀而合的，這也就看出他們是怎樣從正確地運用唯物辯證方法，而得到一致的結論。在論及巴爾扎克時候，馬克斯和恩格斯給予他極高評價，也正是因爲他『給我們一部最好的法國「社會」的現實主義歷史，』『他描寫了這些(貴族)夫人怎樣讓開自己地位給那位資產階級的婦女，而資產階級的婦女的出嫁，已經爲着金錢或者首飾衣裳了，他在這個中心問題的周圍布置了法國社會的全部歷史，從這個歷史裡，我才知道更多的經濟上的詳細情節……這裡甚至比一切歷史家、經濟學家、統計學家在這時期裡的著作合攏的材料還更多些。』(恩格斯)『巴爾扎克在其自己最後一部小說「農民」裡，一般的表現他深刻的了解現實的社會關係，而且很準確的描寫着……關於小農與高利貸者之間的關係』(馬克斯)這絕不是像有些人所說過，這是由於馬恩對於經濟學上的興味(註七)，而是他們對於藝術上現實主義最正確的見解。這裡還看出馬恩對巴爾扎克的評價比自然主義的左拉高得多，因爲後者祇是真實情節的描寫，而從巴爾扎克這種「真實關係」

的暴露中，則明確地見到「他自己所心愛的貴族不可避免的墮落，而描寫了他們不會有更好的命運，他見到了當時所僅僅能够找得着的真正的將來人物」。恩格斯就是從這個階級鬥爭關係的觀點上，肯定了這是巴爾扎克現實主義的偉大勝利之一。

此外，如恩格斯的論易卜生，是從當時挪威的階級關係形勢來肯定易卜生戲劇的意義；（註九）馬克思的論莎士比亞，特別重視他對於金錢關係本質的深切洞悉。這些例子都是說明辯證唯物主義者的文藝批評底特點，它總是從階級觀點，對革命利益觀點去處理作品，而把原則結合于現實與作品分拆之中。並不如像現時一些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的文藝批評家，總是喜歡從「人生」的觀點去看作品，把「對於人生的提高」看作是唯一的標準。後來列寧的文藝批評也是與此一致的。並且從這個特點，我們還可以看到毛澤東關於文藝批評上政治標準第一的說法，和馬恩的批評觀點基本上是一致的。考察作品中間社會關係表現的正確，和由此而來的「打破不合理的幻想，進而動搖布爾喬亞底樂天主義」，以暴露統治階級的醜惡與革命力量的對比，這些都是屬於政治意義的。這和毛澤東所說「鼓勵羣衆同心同德，反對倒退促成進步的東西都是好的」和「鼓勵羣衆離心離德的，反對進步，拉着人們後退的東西都是壞的」，意義是一貫的，因為符合于歷史現實和在發展法則的，一定就是進步的東西，反之就是後退的東西。

三 「席勒化」與「莎士比亞化」的意義

其次，讓我們來攷察一下爲大家所熟知的，馬克斯與恩格斯所謂「席勒化」與「莎士比亞化」的意義吧。瞿秋白曾經說：「這在馬克斯和恩格斯，是有原則上意義的，這就是鼓勵現實主義，而反對淺薄的浪漫主義——反對主觀主義唯心論的文學。」（註八）

「席勒化」——所謂「把個人作爲時代精神的單純傳聲筒」——也有人把它解釋爲一種教條公式主義，其實並不盡然，雖然「席勒化」的發展也可能通向教條主義。教條公式主義多半是從機械唯物論而來，有如恩格斯對於恩斯特德所批評的才是。這種機械論的實質固然也可以說是唯心的，但是和席勒的唯心主義

並不是一回事。所以恩格斯並不把二者混淆爲一。事實上，從席勒的詩中，我們也感覺不到教條主義的氣味，而是他自己晚年主觀精神的一種反映。恩格斯也稱讚過年青時代的席勒，說『他滲透了當時全德意志社會的憤激的精神』說『席勒寫了『強盜』，表揚了胆敢向全社會反抗的寬闊的青年。』（註九）所以說席勒是有政治傾向性的。但是這種反抗，如果僅是憑藉于他那種主觀的憤激精神，不是從社會鬥爭實踐出發，是不能持久的。席勒和歌德一樣到晚年都失敗了。席勒這種反抗，晚年發展到了祇是向主觀倫理觀念去找出路，把一些抽象的觀念，人格的力量，戰鬥的勇敢等，看作是時代鬥爭的精神。而通過他的作品來表達他這種主觀精神。席勒自然是強調鬥爭的，但是『對於席勒，所謂鬥爭只有不過『世界史上的人物』之間的熱鬧決鬥，這些『世界史上的人物』彷彿代表着歷史的力量，他們的決鬥就代表着歷史的衝突，那算是決定一切的動力，那算是社會發展的因素，因此他把階級鬥爭的意義取消了。』（註十）這就是所謂把個人作爲『時代精神的單純傳聲筒』的意思。馬克斯主義文藝是要求從客觀實踐出發的，席勒主義却是從作者主觀的要求出發。拉薩爾在處理式直庚這個人物，多少是犯了這個毛病，所以馬恩都拿這一點向他批評。我們中間也常常有這種傾向，即是把作品中人物作爲作家自己主觀精神的化身，把作家的主觀精神不適當地放在人物的身上去，把自己知識份子的精神裝在工人的身上，或是像曾經被毛澤東所批評過的，從超階級的愛和人性論出發的傾向，都可以說是屬於全一型的創作方法。

席勒是十九世紀初死去的。在十九世紀中葉，這種『席勒化』的創作傾向，在德國被表現爲多種樣式。由於反對政治的腐敗，『這些政治的反抗因素和德意志哲學在大學裡的生吞活剝，以及和法蘭西社會主義特別是聖西門主義的誤解，形成了風靡一八三零年以後的德國的思想混亂。』（註十一）在這種空想的，主觀主義的思想支配之下，正如馬恩對於空想的社會主義的浪漫主義所批評的，『他們不得不出現了個人所攷察的活動，代替了社會的活動，出現了空想的條件去代替解放的歷史條件，出現了頭腦裡所攷的社會組織，代替無產階級逐漸進行的階級鬥爭，』（註十二）這種思想反映在文學上，便是主觀的唯心主義文學。

所謂「莎士比亞化」，根據馬克斯恩格斯的解釋，應該是如實地表現事物的本質關係，以及在性格表現上的多樣性與豐富性，這是唯物論者所要求。馬克斯在資本論中再三提到莎士比亞時，就指出莎士比亞「如實地敘述着貨幣的本質」。他以為在洞悉這種本質關係上，莎士比亞「比我們小布爾喬亞理論家知道的更多」，而在給拉薩爾的信中，馬克斯又在指出拉薩爾應該去表現農民與民族運動的關係之後，勸他應該更「莎士比亞化」一點，這意思也是很明顯的。恩格斯給拉薩爾的信中，指出一個成功的藝術應該具備大的理智的深度、歷史的內容、以及莎士比亞式的活潑和動作的豐富性，這是指莎士比亞對於人物性格的處理上底豐富與生動性。馬克斯和恩格斯的意思，歸納起來也就是恩格斯在給哈克納斯信中所說的「典型環境中的典型性格」的意思。一個作家只有對客觀現實能夠從本質關係上去把握它的典型特徵時，纔能創造出具有典型意義的豐富而生動的人物性格。在莎士比亞無論喜劇和悲劇中間，我們可以看到他不是像自然主義作家去重視表面現象的細節，而總是從他的人物性格與抒情或諷刺的詩句中間暴露社會的真實，像我們所熟知的哈孟雷特、李爾王等，顯然是從這些典型性格上反映出「一種歷史與階級的本質矛盾，莎士比亞當然不是階級論或唯物主義者，而且還曾經被一些文學史批評家是個庸俗的市儈式的人，然而不管莎士比亞是個怎樣的人，他却是深刻地熟悉他這個社會，由於這，才使他認識到許多社會事物的真實關係，因而幫助他創造出那豐富而活潑的典型性格。這一點是可以肯定的。而這一點也即是馬恩之對於當時現實主義作家所要求的，這是為什麼馬恩對於莎士比亞予以這樣崇高的評價，他們對於巴爾扎克的稱讚，也是出於此一理由的。

馬克斯、恩格斯不僅反對創作上那種主觀的唯心主義，而且痛惡那種主觀唯心主義的批評。恩格斯的批評葛林（Grim）之論歌德，（註十二）即是一個明顯的例子。這是恩格斯一篇最長而最銳利的批評。葛林是所謂「從人的觀點上」去認識歌德，他把歌德認為是什麼「完全的人」，是「人類的國民」，「人類的詩人」，「在歌德，一切都是人的」，「歌德在今天——即他的著作——是真正的人類的法典」，是「人類社會的理想」，「歌德不能成爲國民詩人，因爲他背負人類詩人的使命」，說歌德是期望着「從內在解放人

類」。他憑着主觀去馳騁，反覆地強調着「人的本質」「人的內容」「人的概念」玄秘而怪誕的不可捉摸的抽象名詞，去震駭着小市民的讀者。這是恩格斯所痛惡的。他用非常銳利的態度，斥責葛林的所謂「人」，『不是由男女間所生育，快活的具備肉體的自然的人，而是有更高意義的人，本來的人，天父與精靈在坩鍋中煎煮的 Caput Mortuum（渣滓）的人……不是歌德所說的人，而是葛林先生所說的人。』

葛林所謂「從內在解放人類」，正是主觀唯心主義者最得意的觀念，這是取消了階級鬥爭的反動思想。恩格斯斥責他說：『這種純粹德國式的解放，結果是什麼也得不到的。』恩格斯從分析歌德的一切主要作品中來駁斥了葛林荒謬的觀點，從德國當時的階級關係與政治形勢上來說明歌德的兩重人格和其矛盾的發展，從實際上來肯定他的進步性，也批判了他的退却、懦弱與庸俗。他最後用這樣一句話來歸結，這句話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由于葛林先生所介紹的——歌德的社會批判，實際上是歸結到什麼呢？「人」在社會裡所責難的是什麼呢？第一、是社會跟他的幻想不一致，而這種幻想是意識化着的，特別是青年市儈的幻想，因之市儈的現實假使跟這種幻想不一致，這是因為這不過是幻想。但他們的幻想，却也因之愈加照應了市儈的現實。他們跟現實不同的地方，只不過一般所有狀況之意識的表現，跟它的狀況不同了，因之這種幻想的實現是不能成爲問題的。對此點最好的說明，便是葛林先生對維特的解釋。』

第二、「人」的議論，是針對着威脅德國市儈制度的一切東西的。在他對七月革命，對保護國稅的憎恨里，很清楚的表現着對獨立進步的資產階級，被壓抑而偏狹的小市民的憎恨。』

這裡是說明這種主觀唯心主義批評的反動實質。

從恩格斯對於這種主觀唯心主義的批評的駁斥，也使我们想到了毛澤東對於那些「人性論」的駁斥，所謂「人性論」也就是從人的觀點上去看文藝，葛林說，『歌德的處女作是純社會性（即人性的）……歌

德尊重身邊的微細的有興味的事』。恩格斯斥責他說：『「人性」穿上了安樂生活者的外套，暴露了自己是一個真正的小市民。』

四 關於「性格化」

文藝批評固然首先從政治標準上來攷察，即是從真實關係的反映這一點來攷察，但是這種真實關係必須是通過具體的人物性格來表現，所以性格化是藝術上一個重要的問題，所謂藝術標準也是在這一點上和政治標準取得統一。

馬恩對於性格化的基本觀念，就是表現在恩格斯「典型環境中的典型性格」那句名言，這是爲我們所熟悉的。現在我們再進而研究一下他們對於這問題的具體解釋。

希爾萊爾在他的「馬克斯與世界文學」中，認爲「個性化」與「性格的要求」是從布爾喬亞底解放產生的，布爾喬亞要求個人自由，個性解放，所以個性化或性格化的問題，便被提到創作的重要地位上來，但是，『事實上在布爾喬亞社會中，自由是虛構的』，所以個性化或性格化的命題，在布爾喬亞文藝上，便被個人主義地去理解，因此恩格斯在給拉薩爾的信中說，『你很正當地反對目前流行的惡劣的個性化，這是墮落到小聰明的玩弄，而且成爲沒落後的文學的基本徵兆。』這裡所謂惡劣的個性化，就是那種沒有意義的，單純從技巧出發的「形象化」理論。然而馬克斯和恩格斯却是非常重視性格的問題。馬克斯曾經斥責那種對革命領導者的描寫，『總是寫得神乎其神，寫他們公式的形態——脚穿短靴，頭帶佛光，這種神化了的拉斐爾風的肖像畫，是失却一切描寫的真實性的。』同時，即使『去掉這種短靴與佛光，深入到這班人的私生活，使他穿上普通服裝，和一切形形色色跟在周圍的人一起，指示給我們看，但雖然如此，離開現實地人物與事件的真實描寫還遠得很。』（註十三）恩格斯在給敏娜·考茨基的信中，也不僅批評了她把亞諾爾特這個人物「溶解在原則中」是種公式的錯誤，並且也指摘另一個叫葉爾莎的人物雖然『保有特定

個性的特徵』，但却是『多少理想化了的』。

在恩格斯給拉薩爾的信中，還這樣寫着：

『主要的性格，事實上是一定階級和傾向的代表，因此也是代表他們時代的一定觀念，而他們行爲的動機，不是在瑣屑的個人慾望裡去發現，而是在使他們行進的歷史主流裡去發現。』

這和現時一些主張從日常平凡瑣屑生活中去發現偉大性格，從一粒沙中去看世界的理論，是多麼不相同呵。

從這些話裡，我們可以看出，馬恩之所謂「性格化」，和庸俗的藝術家從技巧上所理解的「形象化」，從想從個人瑣屑慾望裡去追求偉大性格的理論，是並無共同之處的。馬恩所要求的性格化，即是在諸種環境之下的諸種性格，『每個都有鮮明的個性，各個人都是典型，但同時完全是特定的個性，是黑格爾老人所謂「這個」』（給敏娜、考茨基的信），也就是說，性格必須是具有社會意義的，典型意義的，不是爲性格而描寫性格，而是爲了要把一種社會特徵通過性格而表現出來，這就是所謂「被典型化了的個性」與「被個性化了的典型」。馬恩對巴爾扎克和莎士比亞的創作方法上評價最高的，是這一點。她對哈于克納斯與敏娜、考茨基所規勸的，也就是這一點。

在給拉薩爾的信中，恩格斯在性格化一點上，並且特別指出『人的性格不但表現在他做的是什麼，而且表現在他怎樣去做。』這就是說性格的描寫不僅是爲了表現這個人的個性，而且是寫出「圍繞着他的典型環境」是怎樣在驅使他行動，只有這樣的描寫，才能使我們不僅知道什麼樣的生活，而且知道生活的背後是什麼，使我們從人物性格中去認識社會的本質和其發展。哈克納斯的「城市姑娘」只是寫出工人的生活狀況，拉薩爾的「式直庚」却是把人物寫得近乎理想化而因此和現實關係脫離，所以馬恩特別在這裡跟他們指出了性格化正確的解釋。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馬恩對於性格化的見解，首先是和把個性溶解于原則中的公式主義方法，其次

和理想主義的性格描寫底方法，最後和自然主義的性格描寫方法區別開來，而提出『典型環境中的典型性格』這一個現實主義的正確方法。

五 「傾向性」的問題

所謂「傾向性」的問題，即是文藝作品是否應表現政治傾向的問題，實際上是並不存在的。無產階級文藝理論的奠基人，首先是從唯物主義與階級鬥爭的學說上去奠定這個理論的。從馬恩開始，文藝才被看作是一種階級的思想鬥爭的武器，有什麼理由使人們去想像他們會反對文藝的政治傾向性呢？而且恩格斯在給敏娜·考茨基的信中，分明的說了：『我絕不是傾向的反對者，悲劇之父阿斯契拉斯和喜劇之父阿里斯托芬斯都是表現得很顯明的有傾向的詩人，但丁和塞發提斯也是如此，而席勒的「陰謀與戀愛」底主要價值，就是在于它是第一部德國有政治傾向的戲劇。現代俄國和挪威的寫了最優秀的小說的作家們，也都是有傾向的。』

但是問題是怎樣發生的呢？因為恩格斯在給哈克納斯的信中說過這樣的話：『我決不責備你，怪你沒有寫出一部純粹社會主義的小說，像我們德國人所說的「有傾向的小說」，就是一定要在小說裡面，宣佈作者的社會思想與政治思想。我完全不是這樣想法。』于是有些人，就以此為據，來解釋作品中並不需要具現傾向性，作家不應該在作品中宣佈政治思想與社會思想，以為作家是要忠實地去描寫客觀現實就夠了，傾向性的說法是要破壞創作情緒的。但是在這裡，我們要請那樣說法的先生們，首先要理解所謂『像我們德國人所說的「有傾向的小說」』究竟是些怎樣的小說呢？讓我們看一看馬恩在「革命與反革命」中所說的話：

『德意志的文學上蒙受因一八三〇年的事變，陷全歐于政治激動的影響，幾乎當時一切作家，都宣傳一種生硬的立憲主義，或一種粗野的共和主義。這漸漸養成一種風氣，特別是二三流的

作家們，一定用引人注目的政治諷刺，以填補自己作品的粗糙，詩歌、小說、批評、戲劇、一切文藝作品，都充斥着所謂「傾向」，即多少帶着反政府色彩的情形的表現。這些政治的反對要素與德意志哲學的在大學裡的生吞活剝，以及和法蘭西的社會主義，特別是聖西門主義的曲解混和起來，風靡了一八三〇年後德國的思想混亂，便愈加狂暴了。」

這樣的空想的社會主義「傾向性」，實際上是一種非常錯誤或甚至是反動的「傾向性」，這種所謂「傾向性」必然是和一種幻想和機械主義結合着的，前者即是馬恩在「共產黨宣言」所批判的，所謂「……用小資產階級及小農的尺度，及以小資產階級的見地保衛工人的事業是當然的，于是形成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聖西蒙……也是此種學派的首領」，後者即是像恩格斯在給恩斯德的信中所指出的那種機械主義的傾向。「恩斯德以及其他青年反對派的領袖，這些小資產階級的半無政府主義者，的確是些反無產階級意識的代表，他們表面上說些極左的空談，實際上只是在發揮自己的個人主義以及資產階級性的自由主義。」（瞿秋白）（註十四）

把恩格斯對於這些錯誤的空想的「傾向性」的反對，誤解為他對於正確的革命政治傾向的排斥，這是多麼的可笑呢。

恩格斯確是反對公式主義地來表現傾向性，因為這是不能達到教育的作用的。在給敏娜·考茨基的信中他這樣說：「但我以為傾向必須從狀態與行動流露出來，無需予以特別標明，(Particular Indication) 作者也不應該向讀者把他所描寫的社會矛盾將來在歷史上如何解決現在就硬嵌 (Obtrude) 進去，『這和他「典型環境中的典型性格」的說法是完全一貫的。這種「特別標明」和「硬嵌進去」的傾向性，決不會是現實主義的，在政治上也是沒有力量的。這和毛澤東所說「缺乏藝術性的作品，無論政治上怎樣進步，也是沒有力量的，因為我們既反對內容有害的藝術品，也反對只講內容不講形式的所謂「標語口號式」的傾向。』是完全同一意義。當然誰也不會引毛澤東這些話，而解釋為對於政治傾向性的排斥。」

而且恩格斯接着還說明，「特別在我們目前狀況下，小說主要是以資產階級讀者為對象時，即不是直接以我們階級的讀者為對象時，因此我以為，一本社會主義的傾向小說，只要能夠忠實地描寫真實的相互關係，破壞對於它們向來的幻想，粉碎資產階級世界的樂天主義，注入對於現成秩序的永恆不變性底懷疑，那末，即使作者並不提出特定的解決，或甚至不公開地表示他站在某一方面，也可以完全達到他的目的的」。這說明，是在當時文藝還不能直接為無產階級讀者所欣賞的時候一種情形，然而所謂「破壞幻想」，「粉碎資產階級樂天主義」等等，顯然即是一種傾向，不過在那種情形下，即使作者不公開地把立場寫出來，也可以的，如果在無產階級已經建立起它自己的文藝，而且以這文藝作為無產階級鬥爭的直接武器時候，仍然死板地去解釋或甚至曲解這句話的意思，顯然是和恩格斯的原意相背的。

事實上，恩格斯曾經猛烈地斥責那些沒有傾向性的作品而鼓勵着真正能表現傾向的作品，例如他批評青年德意志派的勞貝和居納說：「留有光榮記憶的青年文學的「傾向性」，好久以來已被他忘掉了，這兩個人完全在追蹤空虛而抽象的文學趣味」。他高度評價喬琪、威爾特的詩，就因為他「是德國無產階級最初的最鮮明的詩人」，「因為他那些社會主義的和政治詩，在創造性、機智、特別在感覺力是駕凌法拉里希拉特的。」從上面所述，我們可以看到，恩格斯所反對的，是那種反動的政治傾向性，是那種機械主義的「硬嵌進去」的傾向性，而他要求的則是從「狀態與行動中流露出來的正確的革命」的傾向性，而且特別強調着這種傾向性。恩格斯是從政治與藝術的統一觀點上去進行他的批評的，這和毛澤東所要求的「政治與藝術的統一」是全一意義。他之所以要對敏娜·考茨基說那一段話，就因為她犯了一個毛病，即她把亞諾爾特這個人物的性格在原則中融解了。因此他用這段話解釋這是「她缺點的根源。」

六 作家的世界觀與創作

和「傾向性」的問題有關，而在批評上作為更重要問題的，是作家的世界觀與其作品的現實主義內容

底關係問題。這個問題是經常被人們所討論着的。在幾年以前，蘇聯的潮流派盧卡契、里夫西茲、凱曼諾夫等曾經在這問題上引起一種混亂的見解，後來是澄清了，但是這種見解，在我們中國文藝界中也是可能產生影響的。

潮流派關於這一問題的見解底材料沒有被譯過來，只能從批判潮流派的文章裡（一九四〇年中蘇文化的十月革命紀念特刊號和一四一年的文藝特刊號上刊載的，以及顧爾希坦的「論文學中的人民性」）（注十五）看到所引證的材料，根據這些材料，潮流派的見解是這樣的：世界觀和創作上的現實主義是可以對立的，甚至「反動的保守的世界觀，是創作優秀的藝術作品的有利基礎。」

例如盧卡契在「現實主義史」中指出，斯湯達爾的世界觀比巴爾扎克的世界觀「更明瞭和更進步」的，然而「巴爾扎克，雖然他的世界觀是虛偽的，反動絕頂的，但是他比他的更明瞭和更進步的思想更完全和更深刻的反映了一七七九至一八四八年的時代」。他論到托爾斯太時，又說「托爾斯太的現實主義力量，他的藝術的動情和深刻，他的小說的雄壯力量，是由于他的幻想，他的反動的思想所產生的」，然而在一九三九年的文學遺產什誌上，盧卡契又寫着：「托爾斯太所描寫的社會生活的畫面，比巴爾扎克和斯湯達爾所描寫的更死板，更無人性，更機械。這種見解，是導源于給托爾斯太以藝術力量的同一源泉：托爾斯太用被剝削的農民的眼光來觀察社會。」這即是說，托爾斯太作品優秀之處是由于他反動的空想，而他作品的缺點則恰是由于「用被剝削的農民」的觀點。

潮流派所找到馬恩批評中的唯一「證據」，就是恩格斯給哈克納斯信中所說的，「巴爾扎克不得不違背他自己階級的同情和政治成見，看出自己所心愛的貴族必然滅亡，和他把他們描寫成沒有好命運的人，他看出了未來的真正人物，我認爲這一點，是現實主義的偉大勝利之一，是老巴爾扎克最偉大的特點之一」這句話，于是盧卡契解釋說：「巴爾扎克是由于落後的「世界觀」，所以成爲偉大的藝術家」。而且根據于這樣的論點，另一個潮流派批評家格里布就說了：「在十九世紀的古典文學中，我們發現有許多偉大

作家具有保守的或反動的世界觀——如歌德、巴爾扎克、托爾斯太……爲什麼當時歌德，巴爾扎克，托爾斯太會成爲偉大的藝術家呢？」

潮流派的這些理論最初是由于他們反對教條主義，自然主義而產生出來的，他們反對教條公式和自然主義，結果却連馬恩的階級論也放棄掉了，忘掉了階級性的概念，也忘掉了階級內容和馬克斯主義的方法，于是他們陷入到非唯物論的泥沼中間去了。

要正確地去理解作家的世界觀與創作的關係，仍然應該先回到馬恩的唯物論觀點上來。

「存在決定意識」這是唯物論的一個基本原則，但是這却不是像波格達諾夫那樣把階級意識看成那麽一種機械的東西。特別是在社會變革猛烈的時代（如歌德、巴爾扎克、托爾斯太等所處的時代），藝術家的意識的內在矛盾是非常劇烈的，從這種矛盾之間，我們才能看到一個作家世界觀本身的矛盾，和創作本身的矛盾；這種矛盾，却不是絕對的矛盾，而是複雜的矛盾底統一。

關於這種矛盾，我們最好以恩格斯對於歌德的批評來作說明。恩格斯在論歌德（詩歌與散文中的德國社會主義）中說：

「在這里，我們當然不能詳細論述歌德本身，我們只能提醒注意一點：歌德在他作品中是以兩種不同的立場來對待他當時的社會的。有時他對社會是敵對的……但是在別的地方相反地和社会親善，自行馴服于「社會」，例如在大部份溫和諷喻詩及許多散文中……他甚至進一步反對急進的歷史運動，而爲舊社會辯護，特別是在論及法國革命的許多著作中是如此。歌德並不是站在德國生活的某一方面，去反對他所憎嫌的其他方面，他常常是在各種不同的心情中發現他自己。他內心中間不斷在鬥爭：一方面是天才詩人，另一方面又是一個佛郎府黨族的謹慎兒子或魏瑪的樞密顧問官。前者對於四周環境抱着嫌惡的心性，後者則迫使自己必須和它妥協，和它相應。因此，歌德有時是偉大的，有時是渺小的，有時他是反抗的，嘲笑的，蔑視世界的天才，有

時是工心計的，滿足于一切的狹隘的庸人。歌德不能戰勝德國生活的悲運，而相反的是它戰勝了他……」

歌德這種矛盾的社會原因，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也解釋了（「歌德與席勒時代的德國」——科學的藝術論）。對於世界社會的這兩種矛盾看法，也反映在他創作中，因此歌德作品中有現實的東西，也有非現實的東西（恩格斯舉了他的「伊斐奇里亞」和「假面跳舞會」的例子），而即在「浮士德」中間我們也顯然可以看出這種深刻的矛盾。這就是說，使歌德作品具有現實主義的力量因素是他進步的反抗的意識與觀點，而使他們具有那種庸俗主義的精神之處，正是他那種退却的妥協的意識與觀點。只有像葛林那種唯心論的批評家，才相反的去評價它，而潮流派的里夫西茨也因為要證明歌德的世界觀是全部反動的，因此也就把恩格斯對於歌德底肯定的部分完全抹殺了。

馬克斯和恩格斯從來沒有離開具體情況，機械地去把一個作家世界觀作為一種不變的整體來判斷它的反動或進步，他們總是從階級的分析中，從具體作品的研究中來予以公正的評價。即如關於巴爾扎克，恩格斯分明是說他「違背自己的階級同情和政治成見」，「看出他所心愛的貴族必然滅亡」等等，固然他是同情那要滅亡的階級，但是當他寫出他所深深同情的貴族男女時，「他的諷刺是再沒有更尖刻的了，」而他所讚嘆的人物，却正是「他的最利害的敵人——聖瑪麗修道院的共和主義的英雄們」。這裡不是顯示着巴爾扎克在內在意識中，在他對歷史與世界的觀點中有存着一種微妙的矛盾嗎？而這種矛盾的鬥爭結果，表現在創作上，使他「不得不違背他自己的階級同情和政治成見」，這是使他創作出現實主義的作品因素，自然在另一方面，我們還不得不指出巴爾扎克世界觀這種進步的因素，終于還不能不受到它階級與時代的限制，這也是恩格斯所說的「理論思維的歷史限制性」。

關於巴爾扎克，我以為瞿秋白的評斷是很公正的，他說：

「一般的說起來，巴爾扎克雖然偏重于所謂「舊式的正直的商業資產階級」，然而他是一般

資產階級意識的代表，他是一個資產階級的藝術家，因此不管他怎樣同情于貴族和宗教，而他的「人的滑稽戲」（按即「人間喜劇」）却仍舊成了「教皇國」——梵諦岡的禁書，羅馬教皇認為這部大著作是讚美科學而「褻瀆宗教」的。

「馬克斯和恩格斯見到了巴爾札克的創作方法，是資產階級現實主義的文學的模範，他們認為巴爾札克的作品確能够暴露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發展的內部矛盾。這是資產階級的革命現實主義的最高表現。」

「……然而恩格斯並沒有叫無產階級作家去完全模仿巴爾札克。恩格斯清楚地指出來：巴爾札克所描寫的，所了解的，只是資產階級和貴族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資產階級的現實主義文學，始終沒有充分反映工人階級鬥爭的可能。無產階級作家應當採取巴爾札克等等資產階級的偉大的現實主義藝術家的創作方法的「精神」，但是主要的還要能够超越過這種資產階級現實主義，而把握辯證唯物論的方法。」（註十六）

這是從階級觀點上的公正分析，如果離開階級觀點，滿足于巴爾札克的現實主義，這就會走向潮流派的同一思想了。

總之我們如果把一個作家的世界觀作為固定的整體去理解時，我們就無法認識世界觀與創作的現實主義內容的關係，而只有從當時階級關係中，從一個作家的世界觀本身的矛盾中，去看到他創作本身所反映的矛盾，這樣才能認識它們複雜的統一關係，而不致把世界觀和創作對立起來，以達到世界觀並無用處，或甚至「反動的世界觀才是優秀作品的有利基礎」的荒謬結論。

這是為什麼馬恩都會經熱烈稱讚了席勒和歌德，而也尖銳地批判了他們。正因為他們不是機械地，而是辯證地去處理批評上的問題。而列寧也是用同樣方法，去進行對托爾斯太的批評的。

從這一問題上，使我們更進一步去理解了毛澤東所謂「從效果看動機」的意義。所謂效果（社會實踐）

，就是指一篇作品在社會上實際所產生的積極或消極影響，從作品的社會實踐的具體認識上，才能檢驗出作家的動機。任何作家都可以自命他的動機是善良的，他的世界觀是正確的，或自命爲馬克斯主義者，但是我們不是「看他的宣言，而是看他的行爲作品」。「我們是辯證唯物主義的動機與效果的統一論者。」因此我們決沒有理由把產生動機的作家世界觀和作爲效果的現實主義表現對立起來，我們決不能像主觀唯心論者，先判定人家作品是什麼主義，然後去檢驗它，或因爲某一作家是什麼主義，就全盤抹煞他可能的效果，也不能像機械唯物論者只問他表現如何，而不管他的動機，或甚至嘲笑世界觀是無用廢物，這一切全是非毛澤東的，也是非馬克斯主義的方法。

向來一般批評家往往是先研究一個作家的思想，然後去根據他的結論去分析作品，而馬克斯主義者總是先分析作品的內容，然後指出他的思想的正確與錯誤以及發掘它的根源——這是一個重要的區別。

七 關於批評的態度

批評的說服性，首先自然如前所述是建立於正確原則性和其對作品的科學分析上；其次，批評的態度也應該爲我們所重視。馬克斯恩格斯在批評態度上，也給我們建立了許多可貴的模楷。

這里讓我首先舉引兩個例子：第一，就恩格斯對於哈克納斯的態度。——這是他對同路人，也是所謂對友人的批評態度。哈克納斯是個自然主義作家，又是八十年代英國勞動運動的同路人，恩格斯並不像那些抱有成見的人因爲她是自然主義者就全部否定了她的作品，他公正地肯定了他「表現了真正的藝術家的勇敢」，和「敘說的真實性」，承認了她對於勞動運動上的某種功績，但同時又嚴正地根據於無產階級的观点和唯物辯證法的方法，批判了她沒有表現出「典型環境中的典型性格」，說她歪曲了「解放工人階級是工人階級自己的事情」的領導原則。恩格斯絕沒有因爲她是同路人而降低了他批評的原則性，反之正是由於堅持原則性來取得了對她的說服。他把一八〇〇到一八一〇年的時代和一八八七年的時代向她作了一個

分析的比較，說明了環境與性格的關係，又積極地向她舉出了巴爾扎克與左拉的例子，正確地解釋了現實主義的意義。恩格斯在寫好這封信以後，連同他自己所著的「從空想社會主義到科學社會主義」一書，一起送給哈克納斯，並且還幫忙替她找到德文的翻譯者，使她的小說在德國出版。哈克納斯在回他的信中，坦直地承認了自己的「現實主義的不足」，和反省了這是因為「對自己底力量的信仰還有不足」，而在這以後，哈克納斯把他的下一部作品「失業」移到社會主義的出版所去出版了。

這個故事，是馬克斯主義者對於團結與批評的問題一個典型的例子，也是文藝統一戰綫運用上的一種最正確的態度。這樣的批評不僅幫助爭取和提高了哈克納斯女士，而且是作為文藝思想史上一個永垂不朽的典範。它所包含的教育意義，一直到今天對我們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是恩格斯對於拉薩爾的批評態度。拉薩爾是他的一個同志——所以這是他對自己同志的批評態度，恩格斯絕沒有以黨的領導者的地位與姿態去批評他的作品，我們看他對於一個同志的作品是如何的虛心與無私心的態度去研究：

「……因為好久沒有使用了的緣故，我的批評力滯鈍得厲害，因之要使我自行說出決定的意見，自必須經過不少的時間。但是對於你的式直庚是應該採取對那些文學作品（按指一些無聊小說）不同的態度，因此我並不吝惜我的時間。……因此，爲了採取公平無私完全「批評的」態度，我暫時把式直庚擱在一旁，把他借給了幾個朋友（此間具有文學修養的德國人）。書是有它命運的，常常一借出去就收不回來，因之我的「式直庚」就不得不強行取回。讀過三四次以後的印象，和前兩次一樣，於是相信你的式直庚，是完全值得批評的，現在我可以告訴你我的批評意見。」

像恩格斯那樣博學的人，對於他自己同志作品是那樣的關心和尊重，而自己又那樣的虛懷若谷，毫不作輕率的指摘，這種態度是達到使人感動的程度。一個批評家首先要尊重人家的作品，從縝密的研究以得出具體的結果，才能做到「公平無私」。恩格斯是非常稱讚拉薩爾這劇本，而且想到黨員中間能有這樣成

續而得到感激，但是在原則問題上，却是極嚴正地批評了他。這種批評是比對同路人更嚴格的。他在信的末尾說：

『你可以見到，我對你的作品，是用最高標準——在美學的意義上以及在歷史的意義上，也都取着最高的態度；而且只有在這種態度上，我才能作以上的幾點指摘，這一點也正是我對你取最高評價最好證據。相互的批評，在我們之間，在黨本身的利益上，在好久以前，不是獲得了最直率的性質的麼？』

這裡就區別出恩格斯對於同志和對於同路人的批評態度。第一，對同志是取着更嚴格的標準（雖然原則上都是一樣），第二對同志的批評，是建立在黨的利益和黨的自我批評的基礎之上的。

但是這是否說，馬恩在任何場合的批評上，都必須是取那麼溫和，婉轉的態度呢？當然不是的。批評的態度仍然是根據于批評的原則。例如對於敵人，馬恩的批評態度是非常嚴厲的。馬恩是反對那種對敵人都都是用謹慎與誠懇的婆婆媽媽態度。

『你們說穩健謹慎，而歌德說「只有壞坯子才是最穩健謹慎的」，而你們想從精神中去培養出這樣一種壞坯子麼？或者你們所謂穩健，是指席勒所說的天才的穩健謹慎麼？那末首先請把你們的一切市民，尤其是你們的檢查老爺都變為天才。但是所謂天才的穩健謹慎，並非使用上等人的談吐，不用強調口氣和語法，而倒是使用事物的強調以及闡明事物本質的言語。換句話說，所謂天才的穩健謹慎，是超越穩健謹慎與否而清楚明白地去闡明事物的真相。』（馬克斯：關於普魯士最新審查條例的備忘錄。）（註十七）

馬克斯在這裡反對穩健謹慎，是針對那些企圖用法律來限制說話的「審查條例」而言。所以他還說：『因之所謂謹慎同時就是卑屈，誠懇同時就是使人無聊』。這是對敵而言的，不能分清楚馬恩對敵友我的態度，而只斷章取義地把馬恩的話，來諷罵同一戰綫的朋友，這是現代「英雄們」的狡猾手法。

在思想鬥爭中間，對於一種未成熟的錯誤思想，馬恩常常是取勸告的態度的，例如恩格斯給恩斯德的

信（他原來是社會民主黨員），勸告他改正那種機械唯物主義的錯誤，但是恩斯德偏沒有接受他的勸告，後來也加入「青年德意志派」，當恩格斯批判「青年德意志派」時，他儼然以領袖自命，寫了一篇文章來責難恩格斯說：『假如恩格斯說我們反對派是「大學生的騷擾」，那麼請他指出來；我們的觀點在什麼地方離開了馬克斯自己的觀點？』這時恩格斯就直接的嚴厲地斥責了他說：『假使這種人會把馬克斯的理論和杜林那樣的馬克斯學說的敵人對於這個理論的曲解，互相混什起來，那麼讓別人去幫助他罷，我是幹不了這樣的事情。』

最後恩斯德和青年派果然脫離了社會民主黨，『在藝術上主張百分之百的取消主義，主張「萬方多難之秋」的革命時期用不着文藝，或者說，文藝只應當反映事實，不應當去宣傳鼓動。』（註十八）後來此公終于變成唯美主義者，更後來成爲新古典派的創始人了。

對於恩斯德以及德意志青年派那種宗派主義的文學行動與理論，馬恩是深惡痛絕的。恩格斯在批評青年派亞歷山大，雍格的文章中說：

『雍格先生以極大的力氣來證明，黑格爾的理論體系是肯定自由的主觀，反抗頑強的客觀底支配，但是人們不需要太熟悉黑格爾就會明白，黑格爾是把客觀放在更高的位置上的，他是使客觀與主觀力量取得調和的。他是非常尊重客觀的，他把現實放在比個人的主觀理性更高的地位的。並且要求後者理性地去認識這種客觀現實。黑格爾並不是主觀的自律的豫言者，有如雍格先生所說的以及青年德意志派所武斷地宣佈的。……』

而對於這個青年德意志派的狂妄的宗派主義，他說：

『輕易的勝利使這些青年紳士們變爲狂妄而過度自信。他們以爲他們自己是世界的歷史人物。每當一個青年作家出現，立刻就是一支手槍抵着人家胸口，要人家無條件向他投降，每個人都要求成爲文藝上的唯一上帝，在我之前，不准有別的上帝！對他們最輕微的批評就被認爲是死敵

。在這種姿態之中。這種行動就完全失去其精神的內容，它根本成爲和墮落到純粹的誹謗。」

離開了原則，便產生一切宗派主義，個人主義的混亂情形，這是很顯然的。

從上述各實際例子中，我們可以看到馬恩在文藝批評上所取的具體態度，這種態度是有原則的。馬恩的這種批評態度，也同樣表現在後來列寧，高爾基的一切文藝批評中。毛澤東關於批評態度的意見，如「與人爲善」「治病救人」以及對於敵友我的區別，關於宗派主義之解決等等這些都是繼承着馬恩的基本精神。

八 結語

我的討論，到這裏爲止了。我不想重複來綜合上述的各節的要點。從這些討論中間，使我們可以認識，馬克斯主義的文藝批評，是有原則性，有說服性的批評。『無產階級的布爾札維克……爲着自己階級的利益，也就是爲着全人類社會主義改造的利益，而去從事於藝術和文學評論，他們要堅定的站在真正爲着這種社會主義改造而鬥爭的黨派方面。他們不但要研究藝術是什麼，而且要研究藝術應當怎樣』（註十九），所以它必須是從原則出發。這是馬克斯主義的文藝批評與自由主義的文藝批評一個基本區別。所謂原則性，就是說，它是從無產階級的立場上，和對於革命與廣大羣衆的利益觀點上，用辯證唯物論的方法，去分析一篇作品的具體內容，和從社會學與無產階級美學的一致觀點上，去評定作品的藝術價值，而把這種批評看作是揭露現實和指導現實的一種階級鬥爭的武器。但是，所謂原則和方法，正如恩格斯在給恩斯德的信中所說的，是應該『當作研究歷史的指導的線索』，而不能是『把它當作現成的公式，將歷史的事實牽割和剪裁來適合於它，那末唯物論的方法就變成它的反面了。』馬列主義的批評者，應該是他正確的

原則，結合於對作品的具體分析與研究的實踐中間，從實際的分析與研究中間去得出他公正無私的結論。批評者不僅要實事求是地去研究別人的作品，而且應該熟悉歷史與社會的實在動態和把握它的真實關係。這樣才能根據原則有所肯定，有所否定，才能正確地去評定一件作品對於反映現實所達到的某種程度正確

性。無產階級並不排斥它自己階級以外一切同盟階級的作品，而是有責任去爭取他們共同前進和幫助他們克服其缺點。因為他們知道，在爲人民的共同方向之下，各同盟階層的作品，是包含着某種程度的人民性的內容，構成這種人民性的內容的，乃是從勞動人民，從人民大眾而來的巨大的創造影響，馬列主義者應該公正地給予他們以正確的評價而且幫助他前進，而要這樣做，首先就要從階級觀點上出發，才能正確地『確定出他們的人民性的尺度、界限、色調，以及一定的具體歷史內容。』（註二〇）

批評的說服性，即是建立於正確的原則與科學的分析底具體結合上。我們不是而且不能以原則去說服別人，也不能以原則去代替批評。原則是通過具體事實來表現，批評家的任務則是通過對作品內容的科學分析而達到原則性的說明。我們不是強迫別人來接受一個正確的原則，而是要別人從具體問題上來心誠悅服地認識這原則的正確。批評是爲了擴大原則性的教育而進行的，因此說服乃是批評工作一個必要條件。只有通過批評的說服性，才能擴大這種原則的教育，才能使批評在統一戰綫中發揮積極的團結作用。高爾基曾經責備一些批評家反覆使用馬克斯，恩格斯，列寧的同一詞句，『沒有根據那由直接觀察澎湃生活過程而得到的事實去評價主題，性格和人物的相互關係。』這即是指摘那種以原則去代替批評的傾向，但這並不是輕視原則，反之，批評的說服性必須從正確原則出發才能獲得，因爲離開了正確原則，批評者自身首先不能把握現實的實質，因此說服性也就不存在了。

毛澤東在「論文藝問題」中提出了「爲羣衆與如何爲羣衆」的問題作爲文藝上一個基本問題，這完全是從馬克斯主義的觀點出發的。毛澤東說，『這個問題解決不適當，會使我們文藝工作者與自己的環境任務不調，就使將我們的文藝工作去從外部從內部碰到一聯串的問題。』『這個根本問題不解決，其他許多問題都不能解決，』我們的團結是爲了羣衆的利益，我們的批評也是爲此目的，創作也是爲此目的，在爲羣衆這個前提下，說服才成爲可能和必要，對於服務於敵對階級的文藝，這種說服是沒有意義而且無必要的。文藝並不如有人所說的『是死無對證的東西』（方然），現實主義的文藝是有對證的，這對證就是羣衆，就

是現實。說「死無對證」，這正是輕視羣衆的觀點。在羣衆的革命利益之前，在社會關係的客觀存在之前，批評者才能以科學的方法從社會關係的具體分析中得到原則性的說明。只要是一個誠心爲羣衆的作家，不是固執成見，不是被宗派的利益所掩蔽，這種說服是完全可能的。例如恩格斯對哈克納斯「城市姑娘」的批評，就是以一八八七年時代英國勞動運動的一般狀況，和哈克納斯作品所描寫的消極狀態的工人生活，作一個顯明的對照，恩格斯是在這種對照之下，來得到對哈克里斯的說服。

批評的對象不僅是對於一個作家，更主要的是對於羣衆的教育，羣衆的意見常常是對於一個作家反省的最好幫助。所以列寧和高爾基總是反覆地告訴我們重視批評的羣衆教育意義，日丹諾夫在前年報告中也特別強調作家與批評家對羣衆的責任感。這一切都是從文藝爲羣衆的觀點而提出的。教育羣衆，是馬克斯主義賦予文藝創作與批評的首先任務。

回顧今天中國的文藝批評，我們不能不感到馬恩的這種批評精神與方法，對我們是如何的迫切需要。這要求我們細心去學習，並且在實踐上去靈活運用和發展它。今天中國的文藝批評上所應該擔任的，打擊敵人的反動文藝，肅清封建和殖民地意識，團結一切爲人民的進步作家，教育廣大羣衆使其更積極走向革命的任務，一般說是做得非常不夠。不是爲着羣衆，而是爲着個人和小集團的利益而發出的暴怒的和叱罵，無原則的爭辯，以至於人身的攻擊，成爲一種流行的風氣，而另一方面，則又是無原則地保住一團和氣的狀態，這兩種情形互相因果，互相起伏，使團結與批評永遠在實踐上成爲兩個對立的概念。這種非原則性批評必然發展爲一種宗派主義的傾向。宗派主義的特徵便是排外性，所以宗派主義的批評，常常是作爲排外的抨擊手段。宗派主義是以宗派的利益去代替革命的羣衆的利益，因此，他們的批評不需要說服和教育的作用，在統一戰線中，他們批評的目的，不是爲了「治病救人」，而往往是把不同意於自己者看作「無可藥救」，他們把統一戰線的共同方向，不僅從新民主主義縮小到抗謬主義（共產主義），而且還從「抗謬（共產）主義的信仰」縮小到對「抗謬主義的「吸收」，」他們說：『在今天，社會生活的最高水平，

已經不在於對抗謬主義的「信仰」，而在於對它的「吸收」，而所謂「吸收」，就是「要在信仰之中，用主觀精神之火來燃燒生活，用生活之火來燃燒主觀精神」要說「大的方向」，這才是「大的方向」。在今天，只有以這爲「大的方向」的人，才有真實的運動，才是真實的戰友，「除此以外，他們以爲一切人都

是市儈主義與中庸主義，『極客氣的說，也是「非友人」』（註二一）在這樣一種政治理論之下，馬列主義的原則，被一種自成一套的主觀抽象概念，或是一種倫理觀念所代替了。批評者不是根據原則從現實與作品的科學分析上去客觀地估量一篇作品，而是以一套既成概念和對異己者的排斥態度去進行批評；甚至不必看他們的批評就可以猜中他們所下的結論，或者對於某一些作家的一切作品，他們的結論往往都是同樣的。這是主觀主義發展的極致。在宗派觀點之上，他們把魯迅先生的「愛憎分明」的說法，從階級的立場上，敵我的立場上移到個人和宗派的立場上來，於是混亂了敵友我的關係，造成了所謂「愛則加諸膝，惡則投諸淵」的絕對傾向。甚至把辱罵當作戰鬥，把吉訶德式的戰鬥當作最積極的批評。因此，這類批評常常寫得十分激烈，其實這種激烈，正是高爾基所說「當批評家私人同情于某作家或某一有市儈的傳染病「領袖主義」的毛病的宗派利益相聯系的時候，他們就會得寫于過激烈」（註二二），然而反過來，由於他們把批評看作是一種排外性的手段，所以對於其宗派利益不相干的，或距離稍遠的人，則又採取絕不批評的無原則的妥協態度。而尤其對於自己，是完全拒絕批評和自我批評，彷彿自己一被批評，就是遭受傷害，爲什麼呢？因爲在他主觀上，批評工作就等于一種「傷害」的工作。

這樣的批評是與馬克斯主義的文藝批評完全背道而馳的。這樣的批評不僅是取消批評的教育與說服的作用，把思想鬥爭引向無原則糾紛中去，而且發展下去，就是脫離政治要求，成爲擴大與鞏固統一戰線的一種障礙。

馬列主義的文藝工作者，應該在文藝統一戰線中提出它明確的原則與主張，學習和發揚馬列主義的批評方法，首先從基本原則問題上，和一切似是而非的混淆觀點區別開來，而以原則去對待非原則，並且把這些原則靈活而有機地結合于理論與作品的具體分析中間，從說服與教育的實踐上來擴大原則的影響，從批評與團結的統一關係上，來鞏固和擴大適應于當前政治要求的文藝統一戰線。

（註一）「科學藝術論」有適夷譯的中譯本，這裡所根據的，除了樓譯本以外，並根據「海上述林」，歐陽凡海譯的「科學文學論」，以及美國國際出版局的「Literature and Art」。

參證各譯本而引用的

(註二) 見歐陽凡海譯的「科學的文學論」

(註三) 這是「青年德意志派」的說法

(註四) 見「海上述林」

(註五) 普列哈諾夫在「法國戰前文學與法國圖畫」中說：「我們不應說藝術應當怎麼樣，從我們觀點看起來，單是分析就可以滿意了……」

(註六) 見馬克斯：「哲學經濟手稿」

(註七) 這是梅林格的意見

(註八) 瞿秋白：「馬克斯與恩格斯與文學上的現實主義」——見「海上述林」

(註九) 恩格斯：「歌德與席勒時代的德國」——樓譯「科學的藝術論」頁五五

(註十) 瞿秋白：「海上述林」頁六

(註十一) 見「空想的社會主義的浪漫主義」——樓譯科學藝術論頁七五

(註十二) 見「科學藝術論」頁一二一

(註十三) 「關於政治領導者描寫的真實性」——科學的藝術論頁四三

(註十四) 瞿秋白：「恩格斯和文學上的機械論」——見「海上述林」

(註十五) 這節所引用的都是從「蘇聯社會主義的文學及其最近文藝論爭」和「蘇聯論爭諸問題」——最近蘇聯文藝論爭之真相——諸文，都見「中蘇文化」

(註十六) 「海上述林」一九頁

(註十七) 見「科學的藝術論」頁一〇

(註十八) 見「海上述林」頁四八

(註十九) 瞿秋白：「海上述林」頁七三

(註二〇) 顧爾希坦：「論文學中的人尺性」

(註二一) 舒蕪：「更向前」，「呼吸」一期

(註二二) 高爾基：「蘇聯的文學」

敬悼朱自清先生

全人

——並略論朱先生的爲人與其文藝思想

八月十三日早晨，報上赫然刊出朱自清先生逝世的消息，這消息把許多朋友都震動了。就在幾天以前，我們還在談起朱先生最近的著作和言論，感到朱先生近年精神是愈來愈年青，思想也愈來愈精銳，自從聞一多先生逝世以後，在全樣一條道路上，朱先生恐怕是最勇敢邁進的一位了。不久前我們還聽到北國青年傳來的消息，知道在那陰霾密佈的北平城裡，朱先生是怎樣的關切和愛護那些受難的青年，而全學們又是怎樣的熱烈愛戴朱先生，誰料沒有幾天，這樣一位可敬的教授和作家，竟在中國黑暗將逝，曙光已現的時候，就離開我們長逝了呢？

朱自清先生一生，正如魯迅先生所說，「吃的是草，擠出的是乳，是血。」幾十年來，他孜孜不倦的從事於教育與寫作，從來不計較他個人的得失，個人的榮辱，拖着沉重的胃病，把自己全部的心血一點一滴，切切實實都貢獻給社會，給下一代。他的爲人也和他文章風格一樣是那樣的樸實無華，那樣的懇切，清朗。這不能僅用「書生本色」，或「淡泊以明志」一類的話去概括他，在他那樸實與淡泊的生活與作風裡面，是充滿着一種強烈的社會責任感，一種爲人民服務的精神，以及對於正義與真理底執着的追求，正如他在追悼聞一多先生的詩中所說的：



「你是一團火，照澈了深淵」。朱自清先生自己也就如此。這是智識分子能否承受歷史攷驗的一個基本條件。四十年來的中國，是處在最劇烈的變化過程中，「五四」以來，多少智識分子是被歷史淘汰了，又有多少勇猛的戰士是隨着歷史前進而愈戰愈悍。決定沒落和前進，就在他們對於人民大眾的關係和態度這一點上。近幾年來，在昆明的學潮中間，在李聞慘案中間，在北平學生鬥爭中間，在一切民主運動和思想批判的鬥爭中間，朱先生無處不顯出他從善如流，嫉惡如仇的精神，無處不表現他爲人民，爲民主的積極戰鬥，疾風勁草，歲寒松柏，環境愈是險惡，朱先生的人格也愈顯得輝煌。支持着他這種精神的，就是他對於現實對於人民都種是非分明，絕不含糊的立場與態度。因此隨着人民革命愈加前進，朱先生的思想也愈加進步了。

今天展讀了葉聖陶先生追悼朱先生一文，我們十分感動。葉先生是朱先生的摯友，相知愈深，理解愈切。從葉先生所提出的幾點中，可以說是最中肯的說明了朱先生的一生爲人：

佩弦是個好人，凡是認識他跟他有交誼的人都承認。他可不是「爛好人」，不是無可無不可隨俗依違的那一流。只要看他對於幾年來一些看不順眼的大事，都站出來說話，就可以知道。他這樣做，我確切的知道，不是討好什麼人，不存什麼企圖，只是行其心之所安。目前由於多少顧慮，有所見到而不願宣露出來的人很多，這就不能行其心之所安，結果弄到經常不安。經常不安才有所謂「煩悶彷徨」，隨時行其心之所安，又有什麼「煩悶彷徨」呢？

「好人」和「爛好人」，看來像是差不多，實際上是有涇渭之別。「無可無不可」的「爛好人」，實質乃是利己主義者，因之纔是患得患失。只有接近於人民，正視現實的人才能有愛憎分明，敢說敢爲的態度。朱先生固然也接受了儒家的那種「有所不爲」的精神，但是我們也可以看出這是一種平民性格的表現，他把這種傳統美德結合於爲人民大眾服務的事業中，因此形成他恥於爲己，勇於爲人的正直精神。我們再看葉聖陶先生對於他爲大眾服務的精神的敘述吧：

離開了人的觀點，或從天文學的觀點，或從生物學的觀點，人生只是宇宙大化中的一個波瀾而已。但是取了人的觀點，就有了個範圍，定了個趨向。既講人，不能不求其進步，不能不求其好，物質方面跟精神方面都好，而且必須大家好，不能單讓一部分人好，其他人不好。這就產生了服務大眾，努力將自己成績貢獻於大眾的想頭，個人名利有什麼可以追求的呢？惟有實實在在的成績足以貢獻給大眾，在大眾的海洋裏加增一點一滴的，才是生命的真意義，才算沒有虛度了短短幾十年的壽命。我雖沒有跟佩弦談過這一套近乎玄虛的話，可是我確知他帶着病辛辛苦苦的工作着，是含有這一點意思的。

葉先生這裡似乎是從人文主義的觀點去分析朱先生，事實上，朱先生思想中間，也多少含有人文主義的因素。但無論葉先生和朱先生，都不是曾經一度流行的那種個人主義的，唯心的人文主義思想者，他們是從客觀實踐出發，把「實實在在的服務大眾」，作為自己的責任。因此把個人利益看得很小，而把對大眾的責任感提得極高。這正是我們所應該肯定，應該追求的一種積極的人生觀，朱先生對事物有那種愛憎分明的態度，可以說是由此而來。

因為不是把自己看得過重，這才能有虛懷若谷，向羣衆學習的精神，才能有自我批評的風度。葉先生接着又說：

說起生活，他也是經常在學習的。本月五日出版的「中建」北平版「知識分子今天的任務」的座談記錄，他老老實實的說，「現在我們過羣衆生活還過不來。這也不是理性上不願接受，理性上是知道該接受的，是習慣上變不過來。所以我對學生說，要教育我們得慢慢地來。」這其間絕無虛矯之氣，却表出他願意受學生的「教育」，將習慣慢慢地變過來。向學生受教育，在權威主義的先生們看起來是豈有此理的事。可是我確切的相信，在生活實踐方面，現代的青年實在比中年人老年人進步了不少（糊裏糊塗的青年人當然不在此例）。中年人老年人要自己好，就得從

青年人學習。

這些話看來是那樣平凡，然而做起來却是談何容易。智識分子最易犯的毛病，就是唯我獨尊，自高自大，往往愈是淺薄，這種自尊病也就愈深。在這方面，我們可以看到朱先生修養之深，胸襟之寬。一個能向羣衆去學習的人，也就必然爲羣衆所愛戴。北平千萬學生對於朱先生的衷心擁護與尊敬，豈是偶然的事情？

有社會責任感，爲大衆服務，向羣衆學習，這就是從葉先生文章中所看出來朱先生一生爲人的三大特點。確實的，就是這三大特點，構成了朱先生一生燦爛輝煌的人格。葉先生在真情洋溢的短文中，清楚而扼要的寫一個優秀的中國智識分子的典型性格，不僅使我們感到他們兩位交誼之深，也着實是爲今天中國智識分子指出一條應走的道路。

從朱先生這樣的性格理解中，也幫助我們理解他對於文藝思想的見解。朱先生是個詩人，散文家，幾十年來，他的作品如「踪跡」，「背影集」，「歐遊什記」，「倫敦什誌」，以及近年來的「新詩什話」，「文學的標準與尺度」等書，頗爲人們所熟悉。我們不及在這裡詳述朱先生一生的著作和其文藝思想的發展，只想就近年來朱先生對於文藝的見解略述一二。朱先生本來是個自由主義作家，他和聞一多先生文藝思想發展的過程頗有相似之處。當他在寫「背影集」時代，對文學尙採着這樣的見解：

我們莫妙於學行雲流水，莫妙於學春鳥秋蟲，固不是有所爲，却也未必就是無所爲。我們與一切外物相遇，不可著意，著意則滯，不可絕緣，絕緣則離，這種况味正在不離不著之間。

這種見解，頗和朱光潛的距離美學有相似之處，自然不能爲我們所贊同，當時朱先生這種思想，猜想是頗受了中國舊文學的影響，與朱光潛搬弄克羅齊美學，並非相全。但是近幾年來，他的文藝思想的發展，在朱先生自身可以說是等於一種革命的飛躍。他不僅超越了自由主義的範圍，而且在某些問題的見解，也超過了一些自命爲革命現實主義的作家。我們讀了他近年著作，可以看出在他的文藝思想中間，有兩

個重要的特點：第一、即是他拋棄了原來的那種「不離不著」的見解，斷然的肯定了文藝革命的功利性；第二、即是他斷然的肯定了文藝的大眾化。

在他的「文學的嚴肅性」一文裡（這是他一九四七年在清華文藝晚會上的演講，後來寫成文章，刊在「中國作家」第一期上）指出：

新文學開始時反對載道，但反對的是載封建的道，現在快三十年了，看看大部分作品其實還是在載道，只是載的是新的道罷了。三十年間雖有許多變遷，文學大部分時間是工具，努力達成他的使命和責任，和社會的別的方面是聯繫的。

這顯然已經是離開唯心論的觀點，從唯物論的觀點來看文藝了。文藝不僅是種「工具」，不僅「和社會別的方面有聯繫」，而且「要努力達成他的使命和責任。」新文藝所載新的道，也即是「人民之道」，從這樣一種觀點出發，必然是肯定了文藝的革命功利性。因此他在「文學的標準與尺度」一文又說：

五卅運動接着國民革命，發展了反帝國主義運動；於是「反帝國主義」也成了文學家的一種尺度。抗戰起來了，「抗戰」立即成了一切的标准，文學自然也在其中。這時候知識階級漸漸走近了民衆，「人道主義」那個尺度變成爲「社會主義」的尺度，「自然」又調劑着「歐化」，這樣與「民主」聯合起來。但是實際上做到的還只是暴露醜惡和鬥爭醜惡。這是向着新社會發展的路。受教育越來越多，這條路上的人也將越來越多，文字的尺度終要配合那新的「民主」尺度向前邁進的。大概文學的標準和尺度的變換，都與生活配合着的，採用外國的標準也如此。表面好像只是求新，其實求新是爲了生活的高度深度或廣度。社會上存着特權階級的時候，他們只見到高度和深度，特權階級跨台以後，才能見到廣度。從前有所謂雅俗之分，現在也還有低級趣味（按此一用語恐與一般所謂「低級趣味」有所不同，大概是指民間俗文學而言）就是從高度深度來比較的。可是現在漸漸強調廣度，去配合深度高度，普及全時也提高，這才是新的「民主」尺

度，要使這新尺度成爲文學的標準，還有待於我們自覺的努力。

因爲肯定了文藝革命的功利性，自然也就肯定了文藝的大衆化，文學既然要作爲一種載道的工具，載的道既是人民的，這工具的對象自然也就首先是人民大衆，所以普及工作的重要性的便不能不提高了。這種見解，朱先生融解在他的詩論中間，他主張詩必須口語化，詩應該能鼓舞羣衆，詩應該能朗誦，他推薦田間，何達的詩，在課堂上教授「李有才板話」，這些地方，都看出朱先生理論與實踐的一致，他在論聞一多先生對新詩的寫法時說：

對詩的批評方面，他說是新詩愈寫愈纖細，使人都不易懂，所以他以爲應該作粗線條的詩，不管是詩也好，訴之於大衆的也好，不叫詩也好，總之要以新的尺度去創造新詩，從理論上來。……他的態度一貫是訴說大衆，幫助大衆進步的。他曾說，他不能受幸福的賄賂，而忘記了苦難的一羣，可見他始終願做一個人民的詩人。

他對聞一多先生的新詩的寫法分析，其實也就是他自己的新詩觀。朱先生受聞一多先生的影響頗多，自己也是願意來做一個人民的詩人的。假如再有五年十年的功夫，我們可以相信朱先生在新詩的理論或實踐將有很大的發展。可惜，他竟在五十一歲的年齡上，就離開我們而去了！

朱先生這種急遽的進步，是反映了近十年來中國社會鬥爭的劇烈，知識分子在人民覺醒普遍提高中急遽的進步。

他在「語文影及其他」自序中說，「三十年代漸漸的變了，四十年代更大變了，時代越來越沉重，簡直壓得人喘不過氣，那裡還會再有什麼閒情逸緻呢。」這是說明了客觀對於一個人的主觀所起的作用，而另一方面，朱先生那種爲大衆服務的人生觀，自然也是使他進步的一個主觀因素。

朱先生實在是死得太早了。五十一歲，這在一個人的工作和事業上，正在如日方中的時候，朱先生却因爲胃病的拖累而竟致棄世。這在朱先生說，可以說是他做到了鞠躬盡瘁的地步；而在另一方面，我們要

指出，朱先生的早死，實在是受了國民黨殘酷的迫害。今天一個大學教授，物質待遇，是低得無可再低，聽說北平的教授都是藉窩窩頭度日，試問像朱先生這樣孱弱的身體，又何能支持，更何能談到營養與療治？大學教授負着作育人材的重任，而反動政府給予他們的是使他們陷於饑殍不繼的生活，然而還不止此，除了物質生活的迫害以外，更加以殘酷的精神迫害，言論著作講學的自由之類姑無從說起，而那接連不斷屠殺與摧殘學生，給予他的刺激又是如何之深！如昆明的血案，李聞的被慘殺，北平學生的被槍殺與最近「特種刑庭」的亂捕學生，這些白色恐怖愈來愈烈，高等學府宛如囚城，試問在這種情形之下，一個有正義感的教授，又安能專心教書？又安能靜心養病？朱先生的死，直白地說，就是國民黨這種慘無人道的法西斯政策迫害死的！朱先生的死，是反動法西斯對於文化與智慧的摧殘底又一血證！

因此，對於朱先生的死，不僅使我們感到深深的哀悼，而且感到無限的憤怒！

然而朱先生的人格，却是輝煌地照耀着一切中國智識分子，他堅貞不屈的戰鬥是答覆了美帝與國民黨反動派的迫害：他臨終前一天，對他的夫人說：

『一件事得記住，我曾經簽字在拒絕美援的文件上！』

這一句何等響亮，何等堅決的遺言，將像炸彈一樣震慄着馬歇爾，司徒雷登和一切美帝國主義的反動頭子，震慄着乞憐於美帝的×××和朱家驊以至胡適、晏陽初之流！

當筆者撰述此文的時候，窗外正是滿天風雨，愁雲重重，遙想那血腥的北平城中，多少青年學生正在那緝捕革命學生的恐怖命令之下，在那些出賣青年的文化奴才的狞笑之下，度着如何緊張而危險的生活，而朱先生竟在此時離開這些青年而去，他們將怎樣感到如喪慈母的痛苦與哀傷，轉念及此，實在難以抑制滿腔悲憤。朱先生真是死得太早了，朱先生的死，對於我們的文化，教育，青年，以及對廣大人民，真是損失太大，而這種損失却又在人民解放革命最迫切需要他的時候！

「斯大林同志告訴我們，假如我們想保存幹部，教育和培養這些幹部，我們就不應該害怕得罪任何人，就不應該害怕原則性的、大胆的、坦白而客觀的批評。要是沒有批評的話，任何組織，其中也包括文學的組織，那就會腐朽下去的。沒有批評的話，任何疾病都會深入膏肓以致無法醫治。只有大胆和坦白的批評，才能幫助我們的人更加臻於完善之境，喚起他們前進，克服他們工作中的一切缺點。什麼地方沒有批評，什麼地方腐朽和停滯的現象就會生出根來，那兒就不可能向前進步。」

斯大林曾經屢次地指出，我們發展的最重要的條件，就必須使得我們每一個蘇聯人民，每天將自己的工作做一個總結，毫不害怕地檢查自己，分析自己的工作，勇敢地批評自己的缺點和錯誤，周密地考慮怎樣可以使自己的工作得到更好的成績，和不斷地使自己更加臻於完善。對於文學家們，這一點正和對於其他任何工作者一樣，都是相同的。誰害怕批評自己的工作，誰就是遭人鄙視的懦夫，誰就不配受到人民的尊敬。」

——摘錄自「關於『星』與『列寧格勒』兩什誌的報告」以紀念最近逝世的

安德烈·亞歷山大耶維奇·日丹諾夫

評蝦球傳第一二部

周鋼鳴

黃谷柳著的「蝦球傳」是包括着好幾部的一本長篇小說。第一部「春風秋雨」和第二部「白雲珠海」都已經印成單行本了，第三部「山長水遠」尚在報上連載，也許還有第四部，第五部。這是規模相當龐大的一個長篇。內容是寫一個流浪兒童在香港和廣東的黑社會生活中的曲折經歷，以及他將如何從這種生活中掙扎出來走向光明。這種題材在新文藝上，可以說是很少或甚至沒有被人描寫過，由于作者對於這方面生活的熟悉，以及他社會知識的豐富，這個作品確實具有一種引人入勝的魔力，使讀者跟着書中人物如親歷其境一般，看到這種社會生活中萬花鏡似的多彩多姿的面貌。這的確是開拓了新文藝的視野，暴露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社會最陰暗的角落里的生活狀況。作者這種努力，以及生活知識的豐盛，是值得讚美的，這兩部小說贏得了極廣大讀者的歡迎，並不是沒有理由的。

但是剛看完這兩部連續的小說後，除了使我熱烈地關心書中的主人公，那個流浪兒童蝦球今後的命運遭遇及其出路之外，立刻要進一步去分析它所表現的內容的意義，人物和作者的思想時，頗感到困惑，原因是，從這樣複雜曲折的情節和縱橫交錯的場面中，要去理出它的題旨，是頗不容易的事。現在我稍稍整理出來一些讀後意見，就算是我對於作者前二部的批評吧。

作者在作品前二部所表現的中心思想是什麼呢？

看了「春風秋雨」和「白雲珠海」之後，覺得蝦球所說的「我總不會餓死！」和六姑所說的「人是不容易餓死的！」這兩句話最突出，大概作者是以這兩句話作為這作品的中心思想，來表現蝦球的苦難經歷和奮鬥經歷吧？馮乃超先生在評介「春風秋雨」時，也曾肯定地說蝦球說出「我總不會餓死！」這話，

「是一句莊嚴的反抗宣言」。並指出『蝦球的這個思想，是有它積極的內容的。』這樣說來，作者的企圖，實和我們所分析的一般無二，（可惜我趕寫這篇文章前已來不及去找作者一談。）那麼我們可以看出，作者在前二部所表現的中心思想，就是這種『我總不會餓死的！』的生存鬥爭的思想。而作者正是緊緊地抓着這一中心思想，滲透在蝦球的生活實踐裡，使蝦球經歷了多少艱難危險，而鍛鍊出堅強的意志，『獨立不羈的精神。』（乃超先生語）並且以這種生存鬥爭的意志來支持他從過去到將來。作者所賦與這個人物的性格特徵，也就是貫通上二部小說的中心思想。

但是這種生存鬥爭的思想，是不是如乃超先生所說的，——也是作者現在所着重表現的，具有積極內容的意義呢？我想這應當從兩方面來看，它是有積極的意義的一面，也有消極的意義的另一面。以『我總不會餓死的！』和『人是不能餓死的！』這兩句話，從它的積極意義來說，就是要活下去。的確，在今天的社會裡，能活下去，就是在生存鬥爭的戰線上的一個大勝利。但是相反的，『我總不會餓死的！』和『人是不能餓死的！』實際上也帶有消極的『天無絕人之路』的宿命論觀點；這是和那種得過且過，隨遇而安的生活態度一脈相通的思想。因此，我覺得單從這兩句話的字面含義來講，是不能得出它是富有積極的意義的。所以，要把這兩句話作為小說所要表現的中心思想，或是從批評上來肯定它的積極意義，都必須是：要有原則地來表現；要有原則地來肯定；不然的話，在這渾渾噩噩的生活海洋裡，我們就會迷失了明確的方向。這就是我首先對於這『我總不會餓死的！』生存鬥爭的思想，先提出這一點原則的意見。

其次，我想來分析一下這作品的前二部，作者是怎样來表現『我總不會餓死的！』生存鬥爭思想的呢？從第一部蝦球作小生意競爭失敗之後，他就投身到這黑暗的生活海洋裡，隨波逐浪，任其浮沉；雖然他冒過險，受過苦，幹過偷竊盜竄，在黑暗生活中，也有掙扎，也有不滿和怨恨，也有模糊的憧憬和追求，但這一切總還是爲着這『我總不會餓死的！』的生存願望，而任生活擺佈着。當然蝦球這個人物，不是天

生下來的現實反抗者，所以我們不能要求作者硬生生地把蝦球寫成一個一下就覺醒的流浪少年；事實上也正相反的，中國的流浪漢，一切江湖好漢，草莽英雄，馬路流氓，都是在幾千年來封建勢力，和近百餘年來帝國主義侵略下的半殖民地奴役生活的壓迫下，而又受了這封建迷信思想和半殖民地的買辦奴才思想，麻醉很深的流氓無產階級。他們表面上是舊社會的反抗者，實質上還是舊社會的保安隊。可以落草爲寇，招安爲官；是非法的行爲和「合法」的生存觀念的矛盾混合體。因此他們似乎是強者，其實是弱者。所以蝦球最初無法生存時可以當王狗子的馬仔。後來蟹王七打他，他勇敢地反抗；但是到了他的靠山主子鱷魚頭打他幾次耳光，他不但反抗，反而屈服，却沒有一點怨恨之心。所以這類人物的覺醒和發展，不是走直綫的，而是走曲綫的。因此作者表現出蝦球這個人物軟弱的一面，是並不奇怪。同時根據小說現在發展的情節趨向上來看，已透露出作者對這個人物的發展的安排，正是想寫他從那無原則的不擇手段目的的生存鬥爭思想，以逐步提高到反對這種無原則的生存鬥爭思想；（如在「春風秋雨」中，因偶然地偷竊了由美歸來的老僑的錢正是自己老父的錢，而厭惡做抓手的偷竊行爲，決心洗手不幹。如在「白雲珠海」中經歷了種種遭遇之後，所透露出對鱷魚頭的不滿與仇恨的思想情緒等等）以引導到進一步去作有原則有目的的生存鬥爭。——我相信作者的確是下了這樣的苦心，來佈置這小說的來龍去脈，而想在第三部第四部中來表現出這樣的轉變吧？

但是儘管作者的企圖是如此，可是在作品的第一部第二部所表現出來的，——在作品裡所描寫的社會生活，所描寫的這些狡黠而又爽朗的人物性格，和他們大胆冒險的行徑，自我中心的盡情縱慾享受，……這一切的新奇的情節和傳奇式的描寫和渲染却缺少了通過主觀的分析批判來暴露。所以就加重了這無原則的不擇手段的生存鬥爭思想的影響作用，減輕了對於這種思想的批判和否定的作用。一個青年讀者會對我說，這作品上二部可能給人一個相反的影響，尤其是許多思想糊裡批判力薄弱，而又在現實生活重壓下喘不過氣來的小市民，看到鱷魚頭等所幹的行徑，就會發生這樣的思想，以爲人要活下去，就得要幹壞事：

與其萎縮可憐的向人乞討而不能活下去，反不如像鱷魚頭他們一樣的痛痛快快地幹，痛痛快快地吃、喝、玩樂、和痛痛快快地死。這個年青讀者甚至說，在運輸船沉沒後的怒海孤舟中，鱷魚頭爲了要求得自己生存，而打死牛仔等，都是對的，情有可原的；因爲這就是生存鬥爭呀！這個青年讀者的意見，未免是過慮過偏之見；但這個讀者的意見，也就說明了作者處理鱷魚頭這些人物時，還有着許多弱點存在，就是描寫他們時，沒有把握明確的立場，通過主觀的分析批判來暴露，而把他們寫成新奇冒險的中心人物，——小市民的冒險英雄了。所不同的是程度之差，如靠山大手面大的就是「撈世界」，而靠山小氣派小就是「搵飯食」。所不同的是鱷魚頭做主子做大哥（他也還有主子），蝦球做爪牙做馬前卒，前者似乎「可以」獨立自主，頤指氣使，恩威並施，後者只是依人籬下，供人榨取；這也不過是大魚吃小魚，還看不出有什麼本質上的差別。而有差異的地方，就是鱷魚頭等的甘心爲惡，而蝦球是善良者的附從爲惡。但是蝦球雖然是善良的，可是他仍是飄浮在現實人民生活之上的，因此他親眼看見人民的苦難仇恨和鬥爭，却都沒有發生有血有肉的共同感受。因此我覺得以蝦球來貫串一切黑暗新奇的生活角落，雖然是可以牽涉附會；但要寫他成爲一個有血肉的生根在人民生活中的轉變和改造的性格，以現在這樣的處理方法，我就就心不容易寫得踏實。

因此，我覺得作者在處理這些人物時，就還有一些弱點存在的地方。大概是作者對於『我總不會餓死的！』和『人總是不容易餓死的。』這種生存鬥爭的思想，是同情多，而批判少的緣故。所以一方面就爲着要使蝦球活下去上着眼做文章。另一方面對那些在無原則的生存鬥爭中的人，也付與了過多的同情，而減輕了批判他們怎樣活下去的意義了。甚至過份強調這句話，而減輕了對現實的人不能活下去的描寫。如廣州每日的路屍，就是許多人活不下去的現實。作者雖然提到了，但却缺少控訴黑暗的感情流露。所以『我總不會餓死的！』這句話，並不一定是一句『莊嚴的反抗宣言。』因爲一切流氓都不會餓死的，他們就靠敲榨犧牲別人而活。所以要表現這種中心思想，就要批判地表現，看他們是怎樣的活下來。寫黑暗現實

中的一切生活現象，就得更加重寫它的內在矛盾，諷刺和暴露這矛盾中的沒落一面的人物和生活，甚至對蝦球在這種矛盾生活中的盲目性也應當是批判的。——事實上作者對他也是同情多而是批判少。

其次作者在描寫這些黑暗社會的新奇生活外，作者本身也被這些新鮮、粗獷、奇趣的生活所俘虜了。他一方面是爲了適應報紙連載以吸引讀者的緣故，把讀者視野打開了，使他們看到一套一套新鮮的事物！各種社會的生活角落，因而讀者也無形地被這新奇的事物所俘虜了。所以作者在寫這些黑暗社會的生活現象時，也無形地欣賞這些生活，如寫洪少奶奶跟馬專員勾勾搭搭的場面，寫六姑的短到肚臍的淺紅內衣，寫阿娣的白肚皮，寫年輕丫環踩在張果老那瘋濕痛的背脊上，寫黑牡丹的風塵，甚至寫鱷魚頭，王狗仔等的一切冒險的行徑，作者都是以欣賞嚮往的態度來渲染他們。這原因是什麼道理呢？這我想是生活的觀照態度和小資產階級的感情，障礙了作者對於這舊社會的批判和暴露的敏銳能力。甚至有些讀者讀了都引起飄飄然之感，也都是這種小市民意識的反應作怪。

我並不反對寫男女愛情或是舊社會人物的荒淫無恥，但主要的是看你怎樣地來寫。高爾基也寫流浪漢的愛情，如他所寫的「秋夜」，他寫出一雙流浪男女在俄寒中熱烈擁抱，互相用自己的體溫來溫暖對方的行爲，也寫妓女的賣淫，如「大災星」中的母親，靠賣淫來撫養殘廢的兒子，使我們看到她的賣淫，是令人厭惡的舊社會的罪惡傷害了她。如迭更斯所寫的流浪兒童作品，把舊社會中的善和惡，表現得非常分明。都是站在非常強烈嚴肅的批判態度，對舊社會的罪惡予以諷刺，暴露，而絕不是以欣賞、渲染、傳奇的態度來描寫。當然在今天奪取黃色文藝的讀者是重要的，但不能爲了適合他們的口味，也在自己的作品中滲進這種忽視現實痛苦的趣味面。如作者的寫張果老背上的這些丫環，一個個都是痛苦的靈魂，若是作者緊緊跟她們站在一塊，站在暴露舊社會的罪惡的態度來寫的話，就不會把張果老寫成一個有趣的老頭子，把這些場面寫成是一幅太有趣的場面了。寫洪少奶這個人物，她固然是被人當玩物當作釣魚的引餌，但却不應該把她寫成是個沒有靈魂沒有一點內心矛盾的玩偶。就是寫黑社會人物，也是這不合理的社會產

物，不能把他們寫成一種傳奇式的英雄。這一切都是統治階級的罪惡，我們應當深入內在，認清矛盾，從這一點上嚴肅的諷刺、批判、暴露，不應當走馬看花，浮光掠影，尋奇獵艷，停留於表面現象和片面的知識。因此，我覺得，作者雖然熟悉了這些黑社會的生活狀態，但是說到更深入去熟悉這些性格中所包含的本質關係，以及它的矛盾與根源，似乎還不够，所以要從這些性格的描寫上，去表現它的社會意義，就感覺不够充分，批判力的所以感到薄弱，主要是由此而來。現實主義的創作，要求作者不僅從生活外部去熟悉社會現象，而且從內部去研究，把握，剖解它的本質關係（階級關係）與社會意義。

作者如果能够對他所得這許多材料和看到的現象，作一番更深入的研究，我想他會獲得更多的成就。而要這樣做，作者的世界觀和思想方法，是個重要的問題。這不是什麼主觀精神的問題，而仍然是對客觀認識的深度的問題。我並不想來責備作者的描寫是太客觀了，倒無寧說是客觀的認識深度還不够，雖然這樣提出，對於作者近乎過于苛求，但是作為一個創作問題來說，說明這一點，我以為還是必要的。

以上我們就作者的創作態度，提出了些意見之外，我想對作者所寫的人物，來分析一下。首先是寫蝦球這個人物，我認為「春風秋雨」中比「白雲珠海」中要寫得好。因為那個時期的蝦球的性格特徵，是混沌與倔強；作者緊緊地抓住了他的兩個特徵，來展開他在生活浪潮裡的搏擊姿態，這和作者所寫的香港黑社會生活起着強烈的動人呼應。可是寫到他因偶然偷竊的錢，正是自己父親流浪海外含辛茹苦的積蓄，而明白過來之後，作者想從這個偶然的契機，來寫蝦球的黎明覺醒，就顯得人物性格的把握，有些不牢實起來了。這一方面是在寫第一部裡的蝦球，跟現實生活的血肉相聯不够，——雖然他也是生活在下層生活中，但這是游離生產人民的流氓無產階級的生活。雖然丁大哥給他傳奇式的片面影響，作為促成他決心離開香港生活的一個契機之外，但是對他的性格的影響是很輕微的。所以在作者寫第二部「白雲珠海」的蝦球時就非常性急地，用了些知識份子的感傷情緒，和軟弱的良心主義來代替他的有血有肉的轉變了。如牛仔叫他去偷母親二十元來作路費，他踢牛仔屁股，罵着「我不要你這個小流氓跟我回中國去！」如把牛仔抓來

的錢包退回那個紳士；在教堂裡會感到「聖潔的空氣」的洗禮，而在「心中正充溢着一種難說的感激之情。」如他忽然有了責任感，要送牛仔進監牢一樣的孤兒院；及以後跟蟹王七互讓愛人的事等等，把蝦球寫成一個理想主義的人物了。這一方面作者這種以一個人來貫串一切黑暗社會生活的處理方法——也是想從廣闊的角度來反映現實的創作方法限制了他，使得作者不能將自己的人物性格發展，植根在某一定的現實環境的基礎上，來寫現實的發展與人物的發展有機地結合起來的緣故。所以在第二部中，蝦球的性格就不如牛仔的性格的突出而顯得真實，——其實牛仔的性格就是以前蝦球的性格的繼續和移植。

本來在一定的空間時間內寫一個人物性格是較容易把握的，而寫在不同的空間和時間的推移發展過程中，來寫人物性格的發展和轉變，就是一件最困難的工作。而要解決這問題，就只有使人物性格的發展與社會環境的發展緊緊地扣合起來，才能表現出他有血有肉的動的發展的過程，才不致使人物來個懸空式的轉變。而現在在「白雲珠海」裡的蝦球，就多少令人覺得有些懸空式的轉變之感。所以我希望作者開始第三部第四部的寫作時，能照顧到創造這個人物的過程，能緊緊地把握着與現實發展取得有機的結合轉變的過程。這樣才可能避免把人物寫成個人英雄主義式的人物。

其次寫蟹王七這個人物，開頭寫他與蝦球第一次見面時，真是生猛強悍，可是寫到後來，就越寫越減少了他的生命粗獷活力了。這個人物，照作者寫他與蝦球的關係的密切，和他後來對於鱷魚頭那套把戲透切的冷嘲態度，我想他將在後二部起很大作用的吧？他將成爲蝦球的戰友？作者應當給他多描寫一些離心、分化的過程。至於作品前二部中，我認爲寫鱷魚頭是刻劃得最深刻最生動突出的人物。不論正面描寫側面的紹介，都顯出作者眞眞了解這種人物，但是作者在描寫這個人物時的批判是不夠的，甚至有些過細地體會描寫，看出作者的同情。如在「白雲珠海」中冤家對頭樓上樓所寫的那幾段。

但在全書中，以後發展的情節中，更重要的人物將是丁大哥了，在「春風秋雨」中只簡略的描寫和介紹他的過去。在「白雲珠海」中，寫他對蝦球的態度，曾受姓萬的批評，他曾承認自己的錯誤。姓萬的批

評固然有道理，但在廣州那種恐怖的環境中，而蝦球又是跟過鱷魚頭這類不可靠的黑社會人物混過來的，那麼，爲着嚴密地保護革命的組織，丁大哥對蝦球的那番審慎態度，在原則上是不會錯誤的。可是作者却把他寫成個在知識份子面前謙虛到沒有主見的人，這我認爲是值得商量的。我想這或許是作者爲了還要讓蝦球再到那些黑暗的各種各樣的社會角落裡去滾，以增強他多難的偶然性遭遇，和傳奇性的情節起見，所以才來設計蝦球與丁大哥這次失之交臂的相遇。但無可否認的，因爲太着重在安排蝦球的個人遭遇上，是有損於丁大哥這個人物的明確描寫了。

一切人物都還是在發展，整個故事還剛寫到中途，當然不能對所有的人物的發展先下肯定的判斷，這裡只不過先表示我個人的了解和熱望而已。

除了以上提出向作者所要討論的意見外，我覺得作者的努力，是有了很大的成功。他寫出了別人所未寫過的現實生活的各方面，就廣闊多面地反映了現實。暴露當前黑暗統治者對人民的摧殘，以及統治者喪權辱國媚外出賣華南和黃埔的權益給美帝國主義。現在聽了受過軍校訓練出身，而現在變成了流氓頭的鱷魚頭，來唱出黃埔軍校初期反帝反封建的軍歌，這却成了對統治者一個辛辣的鮮明諷刺。同樣地作者也寫出了在下層生活中的人民，他們都是善良而具有人類最高的同情心的人，如六姑、阿娣、阿喜等，顯示作者的愛和恨。他的獲得廣大讀者，——收到雅俗共賞的積極意義，都是作者敏感地反映現實，而又以最大的同情心想去和廣大的人民打成一片而所得到的效果。不論在採用人民語言上，在故事情節的結構組織上，表現形式的創造上，都有了嶄新的成就，我在這裡不想再重複文藝界諸多批評已經說過的贊詞。就讓我在這裡結束我的介紹和批評吧！

羅曼羅蘭的「搏鬥」

力夫

——從個人主義到集體主義的道路

近年來羅曼羅蘭的鉅著「約翰·克立斯朵夫」在中國知識份子中間所產生的強烈影響，我想是超過任何其他西洋文學的。這情形是很自然的。在法西斯獨裁統治之下，蔣管區人民失去了一切精神與物質自由；恐怖，屠殺，虛偽，欺詐，支配着一切。不甘墮落的知識份子，經驗着難以忍耐的精神苦悶，與物質生活的壓迫，他們要求有一種足以衝破這沉濁氣氛的力量，一種強大的生命力，而「約翰·克立斯朵夫」恰恰是給予了這樣一種鼓舞的力量，一種大勇者的戰鬥精神，自然他立刻為精神飢渴的知識份子所熱烈歡迎。「約翰·克立斯朵夫」的中心思想，是在於指出生命的意義即是不歇止的戰鬥；生命的力量是從這樣的戰鬥中強大，真理也是通過這樣戰鬥而取得，對於知識份子，這不見得是無益的，因為離開鬥爭，我們將一無所得。然而，這裡却不能不有一個更重要的條件，即是這樣的戰鬥，如果不是和廣大人民力量相結合，不是和社會實際鬥爭相結合，不是從個人主義中間掙脫開來而投身於集體主義的戰鬥，那末這戰鬥的勝利還是無望的。而約翰·克立斯朵夫則恰恰是個人主義的戰鬥者，並且是這樣一個戰鬥的最高典型，他是初期和中期羅曼羅蘭的英雄主義和人文主義思想的化身。在十九世紀末，這種思想是有它燦爛的光芒的，但是它是無法戰勝二十世紀這帝國主義和法西斯主義巨大敵人，展開在這個世紀的，是一個具有世界範圍的一切勞動階級及帝國主義的殊死惡戰；只有新興階級的力量能擊敗那腐爛階級的力量。因此，約翰·克立斯朵夫是失敗了，他死了，他是痛苦的。當他臨死的時候說：「我戰鬥了，苦惱了，流浪了，創造了，什麼時候又要為戰鬥而復活罷！」是的，克立斯朵夫終於復活了，他是復活在集體主義的戰鬥中間。克立斯朵

夫的戰鬥精神，在後來三十年的羅曼羅蘭身上繼續發展着，在他參加社會實際鬥爭中間發展着；在反戰反法西斯運動中，羅曼羅蘭終於和世界無產階級結合起來了。他從一個唯心主義成爲一個社會主義者；從個人主義世界中掙扎出來，投向勞動大眾的戰鬥陣營。「從巴黎到莫斯科，我走了七十年，這道路是多麼悠長而艱辛呵！」是的，羅曼羅蘭一生戰鬥的道路是悠長而艱辛的。從個人主義而突向集體主義的世界，這在知識份子是個艱辛的過程。羅曼羅蘭在一九三一年撰文向高爾基致敬時，寫着：「十五年之內，他們（指知識份子）中間的最優秀分子，終不能離開個人主義的盲巷。他們做到了「與世隔絕」，只聽從自己的良心，和這全一個良心說的話。而說「事實上，我們的優點也是我們的弱點」。我們這些知識分子能够在一起，各開獨立性，大家都無能爲力。而寫這幾行文字下來的人，自身即是最好的例子。一九一四年戰爭初起，我投出了「超乎戰爭」的喊聲。我在戰敗者的苦澁的傲慢中間寫道：「我並不是爲了說服歐洲而寫作，我是爲了寬慰我的良心。」——我那時並沒有一個可以讓我們生根的堅固的土地。「精神獨立宣言」，僅是一九一七年所理解，而用我的署名發出的的一個呼籲。它是一枝綠色枝葉向着天空的樹木，可是它的根却完全遠離了土地，如果我們不能把它移植在全人類中間，在勞動人民的黑土壤中間，它必然會死亡。」

這是一個知識份子的痛苦而誠摯的自白，而且是一個偉大的真理。對於羅曼羅蘭，我們是應該去認識他這艱苦的思想發展歷程——從舊的個人主義，英雄主義，人道主義而走向社會主義的歷程。這對於我們是更爲重要的。如果說「約翰·克立斯朵夫」曾經給予我們啓示，那麼羅曼羅蘭的後期思想將給予我們十倍更重要的；而且也只有認識他後期的思想，才能使我們對這偉大的思想家和戰鬥者，獲得較爲完整的理解。如果只是停頓在克立斯朵夫的思想階段上而不前進，或是同樣要在個人主義的盲巷中去作無謂摸索而自以爲找到了唯一正確的道路，我以爲這對於「約翰·克立斯朵夫」的作者，並不能算是一個最忠實的讀者罷。

羅曼羅蘭後期的思想，在論文方面的表現在他「戰鬥十五年」和「與過去告別」一些集子裡，可惜我

們今天還沒有完整的譯本。而在作品方面，主要就是繼「約翰·克立斯多夫」以後的五卷巨著「迷人的靈魂」(The enchanted soul)。這一卷小說，包括「安耐蒂與賽爾維」「夏天」「母與子」「世界的死亡」和「搏鬥」，規模之宏，可以說不亞于「約翰·克立斯多夫」。但是他却是「約翰·克立斯多夫」的一個發展。作者在這部作品中間清算了資產階級自由主義與個人主義，書中的主人安耐蒂，一個女性的戰鬥者，可以說是克立斯多夫在集體戰鬥中的復活。我相信從克立斯多夫到安耐蒂，這裡是反映了羅曼羅蘭七十年來思想的發展。和作者自己一樣，安耐蒂是個經過了一生苦鬥而最後投向集體主義的一個女性。這部作品大概是在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中間經過了一個相當時期寫成的，這正是羅曼羅蘭思想矛盾最劇烈的時期。

我很久以前，從一本外國的刊物上，知道這部書的內容和梗概，我多方找尋這本書，甚至向法國大使館去探問，但是沒有一處能找到。以後，在滬港各書店裡也全樣找不到，連各外國出版公司的目錄上也不見。爲什麼這巨著沒有人翻印呢？我所能作的解釋，只是在法國淪陷時期，這樣的書是必然禁止的，而英美一般書商大概也不願意印這種批判自由主義與宣傳共產主義的作品吧？但是最近忽然一個朋友從舊書攤上買到它的第五卷「搏鬥」上下冊的英譯本。這消息使我興奮。我借來讀了。這書是倫敦出版的，翻譯者是法國人 Amalia de Alberti，是在一九三五年印的，那末戰前香港該已經有這書了。

我既然沒有讀過全書，只有這第五卷，照理說是沒有資格來介紹的。但我因爲曾經知道他的一些梗概，所以，讀起來還能摸到前後的一些綫索，而且它各卷有一獨立書名，多少還是可以獨立起來讀的。但是更重要的，我以爲這卷「搏鬥」恐怕是五卷中最重要的一卷。因爲關於個人主義與自由主義的清算是從這一卷開始，而矛盾的頂點和結局也都在這一卷。作者在這卷裡替我們指出了知識份子與勞動大眾結合的道路。這對我們是有重大意義的。我應該承認，我是被這書所感動了。我近于性急地來介紹它，也許受了這激動情緒所催迫，但是無論如何，我想即使這樣粗略而不完整的介紹，也不是沒有意義吧。

關於以前各卷的梗概，我只能依據過去從什誌上看到過的敘述，極其簡單地來介紹幾句：主人翁安耐蒂 (Annette) 是個非常善良而堅強的資產階級女性，她渴求獨立的人格和精神上的自由。她是一個最完整的自由主義者的典型。她首先企圖在她的戀愛與婚姻生活上來實現她所追求的理想，她和一個叫勃立梭脫的男子結婚了，但結婚以後，證明她是完全失敗了。真正的精神獨立，在他們這個社會中大概是不會有的。她變得非常痛苦，矛盾愈來愈烈，最後終於離婚。但是她已經有了一個孩子，叫做馬克，即是第五卷「搏鬥」中的主人公。她全心全力來撫養這個孩子，她企圖以她的理想來鍛鑄自己的兒子，從將來兒子身上來獲得她的勝利。這中間，她又經過一些戀愛，但全樣是失敗了。于是她把全部的愛，都寄托在兒子身上。兒子馬克長大了，是和她一樣的善良和堅強，賦有她全樣的理想和理想和精神。他們極端憎惡這虛偽而殘酷的資本主義社會，但是他們都是自由主義與人道主義思想的最忠誠的支持者，他們憎惡暴力，憎惡對自由的干涉。第一次帝國主義戰爭起來了，這家庭自然要受到戰爭的迫害。安耐蒂和她兒子馬克成爲激烈的反戰者，戰爭使他們更加對於資產階級社會秩序的憎惡，但是他們也不贊成蘇聯的革命，因爲它是暴力的，是無產階級的專政。因此他們在一種矛盾中間感到痛苦與無力。後來馬克和一個斯拉夫女子亞茜雅由戀愛而結婚了。亞茜雅也是一個強烈的個人自由主義者。但是她熱情而勇敢，比較馬克更勇于去正視現實。第五卷的開始，他倆正是在狂熱的蜜月之中。

青年夫婦沉溺在愛情的狂醉之中。「蜜月像太陽似的發光」，他們不僅吮吸了春天的花蜜，而且過早地吮吸了夏天的花汁。成日成夜他們像瘋狂的小鳥似的擁抱在一起。母親安耐蒂却爲他們擔憂了。她是經驗過來的人，她警告他們不要把火燄一下就燃完了：「節省一點你們的火燄吧」。青年夫婦是不會理會的，但是安耐蒂的擔憂是對的。不久以後，「一天天過去，火燄熄滅了，天空變得陰暗了」。他們中間漸漸彼此感到一種逐漸擴大的空虛，一種精神上的矛盾。自然他們仍是相愛的，但是當情欲的火燄燃完，思想上實質的矛盾逐漸的顯露出來了。他們兩個都是強烈的個人主義者，靈魂裡都有自己堅硬的核心，正如亞茜雅

說：『我的肉體，我的心都是你的……但是靈魂呢，不！靈魂是我自己的！』根本上，這種矛盾是從個人主義來的。安耐蒂是預知這思想的危機——正因為他們的天性是相似的，每個人都沿着全一道路底不全行跡，走着自己的路，他們都來到同樣的難關。安耐蒂一生中無形的宗教就是她崇高的個人主義，但是在現實中間，她不能不感到矛盾。她曾經把這個個人主義注入于馬克的血液之中，全樣的這不能使他生活得到安慰。馬克拒絕把他自己的思想囚禁在任何文件中間，他覺得那些什麼主義——唯物主義，社會主義，唯心主義，共產主義之間的爭論，與他有什麼相干呢？那些都是「鎖着鍊子的狗項圈」罷了。

亞茜雅全樣是要逃開一切鎖鍊，一切囚牆，一切足以束縛他的東西，過份要保護她的自我，而結果却是喪失了自我，宛如溢出的狂流，泛濫于田野之中，反而失去它的流勢了。而馬克又怎樣能作為這泛濫狂流的河床呢？

「她和他都想來認識出他們之間是存在着好像羅馬神話中間的兩面神似的一個兩頭的個人主義，把他們隔離着。自我，自我！這是生命的本能。它永遠是飢渴的。它必須被喂飼……『以你來喂飼我，我要成為你。成為你呢？還是佔有你呢？……這兩面神不是背對背，而是口對口的，兩個都是吮吸者，誰將吞食誰呢？橙子是既硬而且苦，它不是抵抗，便是柔化，于是被吮吸乾了，而還有什麼剩下來足以療我飢渴呢？，那橙皮嗎？我扔掉它，而不久我又感到孤寂和飢渴了。』」

這就是兩個人中間矛盾的精神狀態。亞茜雅是比馬克更堅強而且敏感的，她不能為了馬克犧牲自我。但是這時她有了孩子，這孩子出世等于把一條鎖鍊釘在他和她的身上了。這對於亞茜雅是個很大苦惱。『我將為他而犧牲我的自由嗎？不！這也太苛的要求了！』

但是自由又是什麼呢？她有了自由又怎樣呢？她怎樣去佔有自由呢？這對她仍是一個苦悶，這不僅是發生在她和他之間的矛盾，而更主要的是社會和生活的矛盾。亞茜雅是在一家出版社裡當過俄文翻譯，還為一家出口公司任商業文件的翻譯和打字。馬克則在一家無線電公司工作。他們都是所謂自由主義者，但

是自由主義在大戰以後，早已破碎無遺了。所謂自由，只有在資本家飼養下纔有你的自由。「在那些驕傲的智識份子與老板（老板是變換的，但奴僕是不變的）之間，訂下了一個嚴格的契約，有如那些管理家畜的契約。一切自由只有在你的受雇和我們的畜場的範圍以內，不許超越到這以外去！遵守這條款，我們使你胖。……而他們就這樣養成了習慣，甚至不再想到外面去了。」

作者在這裡猛烈地抨擊了那些投降的、墮落的智識份子和那些虛偽的民主。「我們在這個時代，我們這些人，我們這些君子們，智識份子全着他們高貴的德謨克拉西意識形態底聖餐，已經在扮演賣淫婦的角色了。在沒落的專制主義時代，專制主義使它自己賣淫，我們不管，我們說：掘你自己的坟墓吧！而現在，在我們的田野上，也在腐爛，也在出賣自己了。精神獨立——那是我們發光的言語，作為泉源的言語，偉大的個人主義是從它取得本質，……而現在這個精神獨立，它到那兒去了呢？最了不起的也不過是玩弄一些對政府作憲法上的反對把戲而已，而還能保留這個，也無非是爲了在喪失它以前表示繼續和認可來承擔這份遺產罷了。他們成爲那樣善於在思想的妥協中間游泳，有時是紅黑不分，左右莫辨，一切都混雜着，議會中間和議會以外的黨派，多少都是曖昧不清的。」

而通過馬克，更指出資本主義制度下所謂民主與文化的特質：

「這些年輕智識份子和騙子們把意識形態和商業來合夥開店。昨天在戰爭中間，是民族，拉丁文化；今天又是歐洲的和平，自然也還有自由。這是商品的交換啊！誰要自由，就必須要有錢。而誰需要錢，就必須賣掉他的自由……馬克是抗議着這種墮落。他決心維護他精神的自由。安耐蒂鼓勵他，可是亞茜雅却諷笑他：

『你的精神自由對你有什麼用處呢？』

亞茜雅是比他看得更清楚的，她是更坦白而勇敢的，她看出這樣個人主義的自由是不可能了。她知道必須從實際行動中去鬥爭。一段對話中間，顯出了兩個人的性格。亞茜雅說：『我要把我的腳踏到地上去

運動。熱也罷，冷也罷，這有什麼相干？我要使我的腳溫暖——走路，奔跑和行動。」

「好呀，我們不能一起行動嗎？」

「是的，但是怎樣行動呢？你能幹什麼呢？」

他太清楚知道自己的無力，但是他企圖辯釋：

「我們什麼都可以幹呀，我們是自由的。」

「只有在牢牆裡散步的自由吧。別胡說了！你是很明白知道自由是囚禁在集中營裡，沒有出口的！」

「那末你呢，亞茜雅？」

「不是我。我也不知道怎樣？但自由或不自由，我要衝出去。」

「自由是在外面，任你喜歡叫它什麼名字都可以！我告訴你一句話，我要這東西。」她又說。

「要衝出去！」要行動，這是亞茜雅所企求的。她實際上已經在內心中間，否定了他個人主義的自由。

羅曼羅蘭在這裡辛辣地諷刺了那些「知識的鳳凰」，這些英雄們唯一的精神自由就是不結果實：「信仰而無行動」。自然，馬克並不是滿足于這種葬儀式的自由的。「他唾棄它。除了那些行動的人，是沒有精神，也沒有生命可言的！但是那樣的人在哪裡呢？他們怎麼能够在衆人俯首屈身的準繩之下昂然直立呢？破壞那準繩，在屋頂上打破一個洞罷！你一個人單獨是不能幹的！你的腦壳會碰得稀爛。你必須和其他反叛者聯合起來，但是要聯合就要受約束，就得接受那些參加的黨派底紀律與主義。馬克拒絕這個。」

這就是他思想矛盾的焦點。個人主義的思想阻礙了他去實踐。而亞茜雅的態度却不全。她要求「行動第一」這也就是構成他們兩個人的矛盾內在因素。亞茜雅分明是感到了時代氣氛，暴力行動的氣氛，這氣氛是從舊世界各部分在起來了。由于她平民社會出身的本性，她的斯拉夫血族的關係，使她傾向于蘇聯的革命。馬克看出她向着這斜坡在滾下去，他想拉住她。他自己是不敢向這斜坡望一眼的，蘇聯使他暈眩。他以爲應採取其他的行動，例如說話或寫文章。但是這是很有限的。他即使用來戰鬥，他也印不出什麼來，

只是些沒有什麼反響的短文章而已。他被囚禁在個人主義的牢籠裡。他唯一的光明只是從頂上的天空照下來的光亮。自然他需要一個能夠看見生活世界的窗子，他要從這窗子跳出去，但是跳吧，假如他爬到窗沿上，她會立刻比他更先跳下去的。他知道她所要求于他的是什麼，在等待着什麼，然而他不能有決心。那窗子底下是他所厭棄的暴力。「現在的革命是軍事化的，紀律伸展到每一個事物，行動，寫作和思想，甚至哲學與科學都在受鐮刀斧頭的新式僧侶所統治。馬克是反對偶像的。他不能明白精神領域內的感情。我的精神是我自己的，誰也不能去碰觸它。」

這一對矛盾的夫婦就這樣生活着，經歷着矛盾的痛苦。自然另一方面亞茜雅是愛馬克的，但思想問題橫互在他們中間。後來亞茜雅到蘇聯駐巴黎的商業代表團去工作了，在這裡她更進一步認識了蘇聯的社會主義。她被它所感動和吸引了。「在東方一個新的上帝重新誕生了！這是無產階級的馬克斯主義者，唯物論與無神論青年們，帶着嚴肅的歡欣在犧牲自己爲着人類的幸福與社會福利！」馬克企圖阻止她去做這工作，她毅然地回答說：「不！我是自由的……」

在蘇聯代表團裡，她認識了一個蘇聯秘密工作人員狄多。他注意到亞茜雅的內心矛盾。有一天他突然找她談話。他率直的態度使她感到狼狽，他單刀直入的指出她的心事：「你要跟我們在一起，你已經跟我在一起了。」她被這話征服了。但是她仍然努力抗拒着。她說：「我不能接受任何羈束，我寧死不願犧牲我的獨立，爲了維護它，我已經犧牲一切了。」接着又談到了她的丈夫，狄多還進一步說：「讓我們毫無保留的說罷，我們有權利來攷察一切對我們有利的事情，這無需戴起眼鏡，就可以看出你和他並不是生來拖拉全一輛車子的，我並沒有攻擊你的伙伴。他有，或許有各種德性，但這些德性不是你的。你是從車桿中間昂立起來了，你是對的。」

亞茜雅爲馬克辯解着，說他是個「心腸比思想更勇敢的人，他的頭腦是被過多的西歐觀念所充滿了，這妨礙他進步，他需要時間，是會使他解放的」。

『我們沒有時間，』狄多說，『讓他自己去決定，否則就是你替他決定。把他帶到我們這邊來，或者把他拋掉，這不是少年哈姆雷特停留在坟墓旁邊的時代了。『行或者不行』，那些不願意行的人，讓他埋葬吧。把他從洞裡拉出來，否則就是推他進去。但是首先，你自己要跳出來……』

『鞋子太緊會使脚痛的，讓他去痛，我說的是真話。你私人的歷史是不能和我們所寫的歷史相比的。一個人肚子餓了，讓他去吃飯，讓他去保持安靜。這只是一個肚子的事，沒有別的。而我們要爲整個人類服務，千百萬人民不僅在麵包上與愛情上挨着飢餓，而且在光明與自由上挨着飢餓啊。』

『你們也敢談自由嗎？你們！』亞茜雅抗議着。

『我們，我們敢。那些沒有力量單獨爬向自由的人，我們用力拉他起來。我們要把你拉起來！』

『不！』她把門猛力一關，出去了。

但是她實際上是完全接受了。當天晚上，她就以狄多的觀點，去和馬克辯論關於甘地的非暴力主義。而另一面一種矛盾的心理，她竭力使自己去接近狄多，但是她心裡却抑不住要去找他。她是被他所吸引所征服了。過幾天，她終於又去找他談話，他們在一家咖啡店裡一直談到晚上十點鐘。這是一向所沒有的事。當她沾染着一身俄國烟草的氣味回來的時候，馬克發現她是跟另外男子在一起，他生氣了。他們口角了一場，馬克終夜留在客廳裡沒有進房。到了明天亞茜雅帶着追悔的心情想跟他去和好，但是馬克已經賭氣出去了。他等着他不回來，自己也走到街上。她不知不覺又走到蘇聯代表團去了。狄多這天是要離開巴黎回國去。她送他到寓所——一間污陋的小室裡，替他收拾着行李，這時候他兩個忽然發生愛的關係了。這是來得那麼突然，亞茜雅完全陷于可怕的迷亂中間。當他們分別的時候，狄多對她說：『把你丈夫帶到我們中間來罷！我期望着他和你期望着你，他是在找尋他的道路，他迷失了道路是一種悲哀，你是知道路了！指示着他，他的位置是在我們中間的。』她爲這個話所感動，因此她更覺得不能欺騙他。他決定把一切事情告訴馬克。等他回到家裡，馬克已經寬恕她昨晚的事情，準備跟他和好了。但是愈是如此，她愈難忍。

她坦直地把事情告訴他了：『我剛才和別人睡過覺了。』這個打擊對於馬克是可怖的。他起先是目瞪口呆，接着痛苦而狂怒。他叫亞茜雅立刻滾出去，堅決告訴她不准回來。

一顆炸彈在家庭中間爆發了，一切已經不能挽回，兩個人毫不留情的分離開來。亞茜雅搬在一家小客棧裡去住，連對小孩子也不及告別。安耐蒂企圖去勸服她，但是已經無法彌補了。當安耐蒂從旅館裡出來的時候，她嘆息說：

『只有那相愛者纔能彼此相仇如此呵。』

安耐蒂是同情她的媳婦的，但是她又愛她的兒子，她知道她兒子的弱點。她完全理解他們的矛盾。她和她媳婦保持了一個聯繫，佈置了機會讓她來看她的孩子。亞茜雅在這次刺激之後，也不再回到那蘇聯機關去工作了。當她重新恢復理智以後，她以亞洲式的定命論來接受這個失敗。這裁判是公平的。她是做錯了。她們兩個都做錯了，但一個人不必老坐着去默想那無用的遺憾或是悔恨。他能否寬恕她隨他願意！而她，她已經寬恕她了，現在她要重新開始度她其餘部分的命運。她隨着一個到挪威去的產業團體當記者。她把過去的破片摔在背後了。

但是馬克的創傷是更痛苦的。一個很長時間內，他被屈就在那突然打擊之下。瘋狂與痛苦震撼着他。他一一研究了她的切言語，一切觀念，那曾和他自己的言語與觀念日夜交戰的。他粉碎她這些言語和觀念的鋼片，檢起這些碎片把它再粉碎。但是亞茜雅這些觀念真是像銳利的鋼片，它保衛着自己，在向他的進攻，即使是碎片，仍然是直刺他的皮肉，刺痛得更厲害，留在創口裡面。

亞茜雅給予他的刺激，是刺到了他個人主義的痛處。他想要加強那曾經被許多懷疑與經驗所動搖過的信念，他想求之于科學，而在科學界內，他看到所謂「為科學而科學」實際上是在為着帝國主義虐殺人類而服務。他抗議這種文化，得到的回答却是：『該死的布爾塞維克！滾到莫斯科去！』馬克憤怒得想用「莫斯科的棍棒」來摧毀這殺人的文化。但是一觸到莫斯科，他又憤怒地想：『他們是不會要我的。』

他竭力要避開莫斯科的道路，但是不知不覺又被迫走到這條道路上來。他又求之于政治，而這些資產階級政治家全是騙子。他們所謂「和平主義」，只是帝國主義者「掩遮着政場的圍牆而已」。他發覺他被一切黨派所冷淡着，他們只是扔掉他。他的文章人家不登。他自己印了一本書，這些敵對者把它全部搜購去，六個月之後在一個角落裡發現，連一本也不會賣掉。

他憎忿極了，而在這些現實教訓中間，「他的手指觸到了亞茜雅叛變的真實理由了。『真實』和『叛變』這兩個字像一個憤怒的矛盾體在擊撞着。但他不能把它們分拆開來，他是被它們的指爪所擒住了。他在那無窗無門，隔絕于偉大的人民與行動的生活底個人主義死穴喘息着，這個死穴是他曾經企圖把亞茜雅和他自己一起囚禁在裡面的。」

于是他突然感到：『她是對的！』

「他飢餓的身體，這是他自己強迫它飢餓的，現在是在反叛他了。」在極端痛苦中間，馬克的內在意識在崩潰了。而在這時候，他又遭遇了一項意外的打擊。一個曾經追戀過他而後來嫁給一個資本家的女人，對他作了一次異常惡毒而卑劣的報復，使他犯了一次道德上的罪惡。這些痛苦和打擊最後使他明白了：『行動是健康而且必需的。』但是行動在哪裡呢？亞茜雅的追求是對的。她是否已經找到它了呢？

而在這個時候，亞茜雅忽然回來了。

她跑遍整個歐洲，到處追求她的理想，但是沒有結果。她到了德國，德國正在可怖的精神危機之中，法西斯主義正在抬頭，一切都是爲着軍事的組織，爲着戰爭準備。但她已經走近蘇聯的門口了。蘇聯是在吸引她。她想到蘇聯去，但是最後她取消這意念。狄多告訴過她，她的崗位是在敵人的陣營裡，而另一方面她是惦念着馬克。她相信馬克是能够解放的。她的懷念愈來愈強烈。『我要他！我要有他。但假如他現在還不願意呢？不管怎樣，我應該使他那樣。我要這樣做，不必使他離開我……然而也許太遲了呢？也許他已經把生活重新組織了呢？……那麼他將重新解放他的生活了……』

于是她又回到巴黎。她並沒有立刻回馬克那裡去。她只是先去看了安耐蒂和她的孩子。她知道只有孩子能治療他們的創傷。只要彼此伸隻手出來捉住他就行了，但兩個傻瓜却拒絕這樣做。安耐蒂是明白他們的心事的。可是誰也不願意首先表示自己的需要。馬克已經知道她回來，他們相互像捉迷藏似的，偷偷的在安耐蒂房子附近街角上企圖彼此看到一眼，但是一看到對方的側影又急遽地避開了。

這樣的捉迷藏繼續了一個時候，終于一天，兩個在安耐蒂的樓梯上突然面對面的碰上了，最先是迷亂，接着是率然擦身而過，但立刻彼此全時轉過身來，突然擁抱起來了。

過去的愛情焚燬了，一個新的愛情再生了。這是通過了思想的搏鬥而重新結合起來的愛情。使他們相互拒斥的自傲是打破了，這打破多欣幸啊！彼此心靈之間的門相互打開了。

新的愛情從馬克的創傷上重新淨潔了他的血液，新的愛情使他解除了意識上精神的自私和他的絕對信念——這是使他致命的東西，新的愛情幫助他從生活的這一翼上走到那一翼上，從個人的一翼走到社會的一翼上。但是他仍然需要經過一番痛苦的掙扎，才能使他思想澈底解放。他是穿着那破舊的個人外套，直到它完全破爛了，才能把它拋棄。什麼精神自由，什麼非暴力主義，現在他知道這全是資產階級智識份子的自欺。現代這些智識份子和技術家都是布爾喬亞的看門狗而已。馬克太熟悉他們了，因為他自己的頭腦中也曾經有這些觀念，而現在他必須把它們根絕。經過無數痛苦的夜晚，馬克是從他的個人自由觀念解放出來，使自己担承担起為那革命羣衆的共同行動而服務底任務，但是他的思想，還沒有能弄清楚他在戰鬥程序中間他所應該採取的地位，他還未能超越于犧牲這個觀念之外，他在暴力這個觀念上仍然躊躇着。他知道如果他涉足于暴力，他會全部沉溺下的，但是他也知道這對於大多數人民是真實的，暴力對於人們是一種強烈的酒漿，喝一杯就足以使人們失去理智的控制。但是今天在歐洲要行動就不能沒有暴力。多少世紀以來都是以暴力在統治，你怎樣能把他改變過來？說話是無效的，只有實際的行動！

馬克變得堅決起來。他覺得首先要震醒那歐洲的麻痺和曠聾。他和幾個勇敢的青年在法國攪起一個擁

護蘇聯的組織。他得到一個舊雇主的幫助，開了一家書店，出版多種馬列主義的小冊，亞茜雅幫助他翻譯。這個工作是危險的。亞茜雅設法使他避開種種危險。但是實際上他在戰線中間還不會確定他明確的地位。他的小冊子到處被人封鎖，發不出去。直到後來，他自己找到讀者羣衆了，通過這些讀者羣，他的工作才逐漸展開。

這個時候，安耐蒂也獲得一種生命的鼓舞。三十年前一個曾經被她所拋棄的戀人，重新和她恢復友誼了。這個人叫做裘里安·大衛，他是一個學者，過去思想是落後的，但是在大戰中間，他因為維護科學的尊嚴，不肯贊助那些瘋狂的戰爭者而遭受酷烈的迫害，這使他覺醒，使他進步，使他三十年後重新接受了安耐蒂過去的思想。在戰後他成爲一個革命的智識份子。他的一個意大利友人勃魯諾，也是安耐蒂以前的朋友，這勃魯諾是遭受意大利法西斯迫害而逃亡出來的。這三個人重新結合了，深切的愛在他們中間茁長起來了。這兩個學者是從舊時代掙脫出來的智識份子典型，勃魯諾比裘里安性格強烈一些，但是他們全樣脫洗不了智識份子的習氣。他們反對舊社會，他們很清楚歷史發展的趨勢。但是他們不肯行動。「他們看到資本主義的壓力必然會引起爆炸，但他們並不去加速或阻滯它。他們看到流血，但不願把他們美麗的手指插入血污裡。」「這種對革命前途的過于清楚認識，這種過多的智識，反而牽掣了智識份子的行動，即使是最自由和最勇敢的。」他們好像看戲者，知道戲將怎樣演，但他們自己不去參加演出。

馬克這時則和他們完全不全了。雖然他也是智識份子，也有智識份子對於精神的需要。但近幾年來經驗告訴他，依靠這些是不中用的。真理是隨着客觀發展而發展，凡是所謂抽象的永恆的真理，能適用於一切事物的，往往什麼也不適用。「所謂『忠誠』的第一法則，即是精確去認識，而從這認識中間去推求出判斷和行動底明確有力而具體的法則——認識不能沒有行動。不是明天，不是一切時候，而是此時此地我的足所實踐的土地上，才能找出確證的健康觀點。」

「今天只有一個神聖的目的，勞動的目的。一切其他東西——信仰與文化，純粹的理性，社會的優勢

——一切只有從重新開始建立在有組織勞動的堅強基礎之上。但是在酷烈戰鬥之中，這種組織是要求海克里斯般的強大力量。……個人不是海克里斯，差得遠呢！但是我們要做我們所能做的，我們要獻出我們的一切——我的生命——以至于我所有以外，如果是必要的，我的死亡——我全部信仰的力量。只要世界上有一個像我們的人——不必多，努力做去，這細胞會使無組織的廣大羣衆自己凝結起來，而我們將變成一座活動的大山……」

馬克下了決心，集中力量爲這個目的而奮鬥。他覺得僅僅宣傳是不夠的，他開始從事于勞動羣衆的組織工作。

而當他這樣做時，他更被認爲「公共的危險」了。敵人運用種種方法來威脅他。在一次巴黎公社的羣衆紀念大會上，馬克去作演講。法西斯暴徒用暴力向他襲擊了，亞茜雅英勇地護衛着他。他和暴徒作了一次猛烈的肉搏。他勝利了，但夫妻兩個都受傷了。只有以暴才能抗暴，這簡單的真理被證明了。這天晚上馬克在臥榻上默禱着：爲了減少人們的苦難，爲了保衛被壓迫者，他甘願在未來戰鬥中，犧牲他自己。這件事情以後，馬克在巴黎的處境是非常危險了。可是他並不在意。恰巧這時他得到一筆電影公司給他的報酬，亞茜雅提議拿這錢去作一次旅行，這提議被通過了。在這次旅行中間，他們兩個人都感到一種生命的和諧，在新的信念基礎之上，愛情開放出美麗的花朵。通過了戰鬥的痛苦，纔嘗到生活的歡欣。

但是悲慘的事情發生了。當他們到達意大利邊境時候，已經被特務跟上了。他們曾經在旅館裡被搜查了一次，但他們仍然到弗勞倫斯去。在弗勞倫斯的最後一天，全家到街上去買東西。在一個街角上，他們看見一羣法西斯暴徒在圍毆一個老人和孩子。馬克忍不住衝進去拯救那孩子，突然一個特務把柄刀子猛地刺入馬克的胸口，這陰謀顯然是事先佈置的。

馬克死了，亞茜雅陷于悲慟的昏迷之中，但安耐蒂却以更大勇敢去承受這意外的災禍。在一個悽慘的深夜，婆媳兩個在黑暗中守着馬克的屍首。安耐蒂枯乾的眼睛注視着黑暗的深淵，一切都是黑暗，上下內

外都是黑暗，連她自己也是黑暗。但是「黎明回來了。一個新的時代……死亡以後的……一種奇異的陽光，她的眼睛從未見過的。……安耐蒂現在是屬於另外一個時代了。」

當馬克入殮的時候，她默默地向他說：

「別怕，我在這兒，我的孩子……」

她是在繼續着馬克的戰鬥了。

小說到這裡完了。對於這小說，我想更無需去作什麼分析了，和羅曼羅蘭其他作品一樣，這本小說是充滿了那樣排山倒海的力量，那樣明確而有力的思想。這也可以說是作者一本自我批判的書。他向知識份子提出這樣一個基本的命題：個人主義必須徹底摧毀，自由主義破襖應該立刻脫掉，而且如何去摧毀呢？它明白地向我們指出兩點：實踐的行動，向勞動羣衆的結合。脫離羣衆，個人是無力的；沒有行動，真理是虛偽的。沒有抽象的生命力，只有社會的真實鬥爭力量。克立斯朵夫所苦惱的問題，安耐蒂，馬克，亞茜雅答覆了，這答覆是多麼重要啊！而他們能够答覆它，並不是由於他們的主觀精神的作用，而是由於鬥爭實踐，由於與人民結合，由於他們的自我批判。這是應該爲我們所了解的。歷史又過了二十年，今天的知識份子再無需在個人主義盲巷中去作長期的摸索了。人民的力量，革命的巨潮，像太陽一樣照耀在面前，現在的問題是如何去抉擇，去行動。那末，對於站在新時代前面的知識份子，這一本書是有它巨大意義的。

編後

本輯出版，因為印刷和技術上關係，略為遲了幾天，應向讀者致歉。這輯在形式上改變了一下，理由，讀者們想來是明白的。

魯迅先生逝世紀念日是在下月間，因為本刊是逢單月出版，故在本輯即發表「魯迅思想發展的道路」一文，以資紀念。對於魯迅先生思想的研究，我們覺得一般的多或片面強調其前期思想，對其後期思想評述的較少，因此常常會引起對魯迅先生片面的，不完整的理解或曲解。我們覺得認識魯迅先生最深刻的，應推瞿秋白先生，本文是根據瞿秋白先生的觀點，更進而着重于分析其後期的思想。又前輯中，我們會提出建立嚴謹批評的工作問題，本輯中特發表「論馬恩的文藝批評」一文，幫助讀者認識馬克思主義的批評底意義與方法，態度等問題，以區別于一些非馬克斯主義或反馬克斯主義的批評。

本刊以前各輯文字，多半是就當前文藝上的問題向讀者提出意見，以期引起全國文藝工作者的研究和討論，作為推進文藝運動的條件之一。幾月以來，我們得到各方讀者許多指教和寶貴意見，殊深感激。可是正在本輯付刊的時候，我們忽然接到兩本叫「泥土」和「歌唱」的什誌，因為本刊一二輯中曾經批評到他們那種主觀論的理論，他們便以一種暴跳如雷的辱罵和誣蔑的姿態來答復本刊，這是頗為意外的。他們自命為「馬列主義者」，可是無論在理論觀點和態度上，都遠離乃至背叛了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文藝思想的原則，而成為一種宗派的喧鬧。這種無原則的宗派主義正是今天文藝統一戰綫上一個問題，但是對於這種吉訶德式無原則的攻擊，我們將仍然從原則上去批判，從馬列主義和毛澤東的觀點上予以闡明，在下一輯中，我們將發表對這一問題的文章，敬希讀者注意。

催糧差

趙樹理

抗戰以前，還沒有咱們解放區這統一累進稅制度，徵收田賦，還是用前清的糧銀制，俗語叫「完糧」，也叫「點糧」。每年兩次，夏秋各一半。

每季開了徵以後不幾天，縣政府就把未來完糧的戶口，隨便挑一些，寫成一張單子，並且出一張拘人的票，把單子黏在後邊，派個差人出去走一趟，俗話叫催糧。要從票上看起來，有些很厲害的話，什麼「……拖延不繳，殊屬玩忽，着即扣究……」好像是犯了什麼了不起的大罪，不過除了一年只進兩回城的鄉下老土，誰也知道這不過是個樣子，有勢頭的先生們根本不理；大村大鎮的人們要是沒有多走過衙門的，面生一點也不過管一頓飯或者送一頓飯錢，只有荒僻山莊，才能有一點油水。可是這種名單上寫的都是前幾輩子的死人名字，又查不出有沒有山莊上的戶口（在縣政府糧冊上改個名字，要寫催收帖子，還要花些小費，因此除了買賣田地外，上世人死了也不去改名字）。

縣政府的司法警察，不歡迎這催糧的差使，因為比起人命、盜竊、烟賭……等刑事案件來，弄錢又不多，跑路又太多。別的票子發下來，你爭我奪搶不到手；這催糧票子發下來，寫到誰名下誰也推不出。

崔九孩當了一輩差（司法警察），在那年雖是五十多了可還能說能跑。有一次南鄉的催糧差使派到他頭上，他不想去——雖然能說能跑，可總得有點油水跑得才有勁——差使多了跑不過來，本來可以臨時僱人，他雖不是跑不過來，可是不想去，好在有這僱人的例子，就僱個人吧！

他僱了煎餅舖裡一個伙計。這人是從鎮上來的，才到城裡沒有幾天，雖說沒有催過糧，可是見過別的差人到他家裡去催糧。他覺着這事也沒有什麼不好辦——按單找戶口，吃飯，要盤費，這有什麼難辦？他

答應了，九孩就把票子、鐵繩、鎖子和自己的藤條手仗都交給他。

走路比賣煎餅還輕快，不慌不忙走了十五里，取出票來看看，村子裡有一戶叫張天錫。

進了村，到村公所一打聽，村警說：『催糧啦？張天錫是張局長的老爺爺，早就不在了。』他又問村警說：『他住在那一院？』村警說：『在南頭槐樹底那黑漆大門裡。去不去吧。……』

聽這口氣，好像說『去也扯淡』。他又問：『他家沒有人？』村警說：『二先生在家啦！』他聽說有人，也就不再往下問。他想：不管幾先生吧，票上有他的名字，他還能叫我空着走？主意一定，出了村公所，往二先生家裡來。

到了村南頭，找着槐樹，又找着黑漆大門，一進去就有一個大白花狗叫起來。有個人正担着水在院裏澆花，見他進去，便擋住狗問他是那裡來的。他說從城裡來。那人又問：『送信嗎？』他說：『不是！有個事啦！』

二先生在家裡聽見了，隔着窗問：『什麼事？』說着就到門邊，揭開竹簾用手一點說：『過來，我問問你！』他便走到門邊。二先生問：『說吧！什麼事？是不是財政局打發你來的？』他說：『不是！我是催糧的！』二先生問：『催糧的？給我捎着信啦？』他說：『沒有！』二先生說：『那你來做什麼？』他說：『票上有你的名字。』二先生看了看他，又問：『你是新來的吧？』他說：『是！』二先生搖了一下頭，似乎笑了一笑說：『去吧！我已經打發人點糧去了！』

他覺得奇怪了。他想：這先生怎麼這樣不講面子？不給錢也不管頓飯？不管飯吧連屋子裡也不叫進去坐坐？他還沒有想完，二先生追他道：『走吧！』說了就放下簾子把頭縮回去。他生了氣，就向着門裡喊道：『這是拘票啊！』二先生也生了氣，隔着門嘆氣道：『那有這麼不通竅的差人來！』又揭開簾道：『你叫什麼名？』他更氣極了：『我拿着票找你找錯了？』澆花那個人也趕上階台，推了他一把道：『你這人真不識高低！跟二先生說話還敢那麼喊叫？』白花狗也夾攙在中間叫起來。

二先生這會可真生了氣：『我沒有見過票，拿出來我看！』他在這種局面下，一時拿不定主意，也不知是拿票好還是不拿好。澆花的勸他趕緊走開算了，可是二先生認真要他取出票來，他也只好取出來。

二先生不是沒見過票，他是要看看這差人叫什麼名字。二先生一看見崔九孩這個名字便問道：『你就是崔九孩？』他拿着票，也只好頂住這個名，便答應道：『是！』才說出個『是』字來就挨了二先生一耳光。二先生說：『回去吧！叫崔九孩親自來拿票來！』

看樣子是不便再商量的了，只好返回城裡去。來回跑了三十里，吃了一記耳光，滿肚冤枉向崔九孩去訴苦。崔九孩問明了原因，便嘆氣道：『誰叫你到他那裡去？算了算了！這是我的路途債，非自己去跑一趟不行！你挨了打還不算到底，我還得給人家說好話賠情去，要不，連票也拿不出來了！』

他滿以為回來見了崔九孩可以給自己拿個主意，誰知崔九孩也這麼稀鬆？他便問道：『這家有多大勢頭？』崔九孩道：『勢頭也不大，只是咱惹不起：他哥哥就是現在咱縣財政局的張局長，咱得侍候人家；他從前不記得在那縣當過秘書，這幾年在地方上當士紳，給別人包攬官司，常到城裡來，來了住在財政局，咱還不是侍候人家？算了！你回去歇歇吧！還是得我去！』他聽了這番話，也只好忍氣回去賣他的煎餅，把鐵繩、鎖子、手仗等原物交還。崔九孩吃了午飯，仍然取上他出門的那一套便來找二先生賠情要票。

二先生家是他常去的——送信、捎東西，雖不是法警分內的事，可是局長說出來就得去——路是熟的，不用打聽，一直跑到二先生院子裡。

爬到玻璃窗上一看，二先生跟他老婆躺在煙燈旁邊搖扇子。他嘻皮笑臉揭開簾子道：『二爺！我來跟你老人家賠情來了！』說了就嘻嘻笑着，走進來蹲到窗下。二先生看見是他，冷冷道：『九孩！我當你的腿折了！』九孩道：『可不敢叫折了！折了還怎麼給你老人家賠情來啦！嘻嘻……』二先生老婆也蹙不住笑了，只有二先生沒有笑。二先生似乎要說什麼，可是沒有開口，先提起磁壺倒了半杯冷茶喝了。

『二爺，我給你沖去！』崔九孩一躬身站起來，提起磁壺到廚房沖了壺茶。

當他沖茶回來，看見二先生跟他老婆都笑着，他覺着事情已經解決了，他知道二先生也不把這事情當成一回事跟自己生氣，只要一高興就不跟他們這些人計較了。他恭恭敬敬給二先生夫婦一人倒了一杯茶，然後仍蹲到自己的原地方看風色。

二先生老婆笑着說：『老九孩！你怎麼弄了那麼個替死鬼？差一點把你二爺拴上走！』
九孩說：『不用說他了太太！都只怨我！我不該偷懶！二爺知道，催糧是苦差！我老了，不想多跑，才僱了那麼一個人。』

二先生也開了口：『僱人也看是什麼人啦！像那樣一個土包子，一點禮體也沒有，要對上個外面來的客人，那像個什麼樣子？』崔九孩自然是一溜『是』字答應下去。答應完了，又道：『二爺！不要計較他！都是我的過！你罵我兩句好了！』他停了一下。見二先生沒有說什麼，就請求道：『我走吧，二爺？』
二先生道：『走吧！票在桌上那書夾子裡！』

他從書夾子裡翻出票來看一看問道：『二爺！這村裡還有一戶叫孫二則的住在那裡？』二先生道：『那是個種山地的，住在紅沙嶺！你到外邊打聽路吧！那可能給你趕個盤費，你們這些人還不是一進了山，就爲了王了？』九孩笑道：『對對對！二爺是明白人——二爺！再把你老人家的煙灰給我尋些喝吧？』二爺說：『遲早要不够！』說着拆開個大紙包給他抓了一把。

崔九孩辭了二先生，在村裡問過了通紅沙嶺的路，喝一點煙灰，便望着紅沙嶺走。快到上山的地方，他拿出一付紅玻璃眼鏡戴上。這眼鏡戴上不如不戴，玻璃也不平，顏色又紅得刺眼，直直一棵樹能看成一條曲曲彎彎的紅蛇，齊齊一座房能看成一堵高高低低的紅牆，他到大鄉鎮不敢戴，戴上怕人家笑話；一進了山一定要戴，戴上了能嚇住人。一根籐手仗，再配上這副眼鏡，他覺着够味了。五六里山路他一點也不覺着累——一來喝上了大煙灰，二來有錢可取——越走越有勁，太陽不落就趕到紅沙嶺。

紅沙嶺這個山莊，只有七家人——三家姓孫的，四家姓劉的，都是前兩輩子從河南來的開荒地的。老

隣長六十多了，姓劉，念過百家姓和四言雜字，其餘的人除了寫文書時候畫個十字，就再不動筆。

他一到莊上，有三隻狗一齊向他撲來，他用一條手杖四面招架，差一點吃了虧。孩子們出來給他擋住狗，他便問一個十二三歲的女孩道：『隣長住在哪裡？』女孩說：『在這裡，我領你去！』他就跟着這女孩找着了隣長。

他問：『你就是隣長？』劉老漢點點頭，問他從哪裡來的。

他說：『從城裡來的。你這莊上有個孫二則？』

『早就去世了！』

『他有沒有後代？』

『有！有個孫孫名叫甲午。』

『在那裡住？』

『上地了！』又向那個小女道：『黑女！去叫你爹！』黑女答應了一聲跑出去。

劉老漢把崔九孩讓到家裡喝水，問是什麼事。九孩喝了一碗水，冷冷答道：『有點閒事！』劉老漢也無法再問，崔九孩也撐住氣不說，只是吸煙喝水。

一會，黑女跑來，領着一個人，肩上背着件破小布衫，手裡提着一頂草帽，一進門就問劉老漢道：『大伯！有人找我？』

九孩問劉老漢道：『這就是孫甲午？』

劉老漢答道：『就是！』

九孩再不往下問，掏出小鐵繩來套在甲午的脖子上，用小銅鎖嘯的一聲鎖住。甲午和劉老漢都吃了一黑女看了幾眼，雖說不認得是什麼事，可也覺得不對，扭頭跑了。

劉老漢問道：『老頭！究竟是什麼事？』

九孩道：『不忙！有票！』說着用脚踏住鐵繩頭，掏出票來，花啦花啦念道：『查本年度下忙糧銀業已開徵多日，乃有單列各戶，遷延不繳，殊屬玩忽之至，着卽拘案訊究，以儆效尤，切切此票。』又從單上指出孫二則的名字道：『這是你爺爺的名字吧？』甲午不識字，劉老漢看了半天道：『是倒是……！』才念了票，甲午老婆和黑女都哭着跑來。甲午老婆看了看甲午，向劉老漢哭道：『大伯！這這叫怎麼過呀！黑女他爹闖下什麼禍了？』劉老漢道：『沒有什麼禍，糧繳得遲了。』甲午老婆也不懂糧繳得遲了犯什麼罪，只歪着頭看甲午脖子上那把銅鎖。

九孩把票摺好包起來，就牽住鐵繩向劉老漢道：『老隣長，你在吧！我把他帶走了！』又把繩一拉向甲午道：『走吧！』說着就向門外走。

甲午老婆和黑女都急了，哇一聲一齊哭出來。

劉老漢總還算有點經驗，便搶了幾步到門外攔住道：『老頭不要急！天也黑了！就住在這裡吧！人我保住。要說到點什麼小意思啦，也不要緊，總要打發你喜喜歡歡的起身啦！』又向甲午老婆道：『不要哭了！回去給人家老頭做些飯！』九孩道：『倒不是說那個！今年不比往年，糧太緊！』雖是這麼說，却又返回去坐下了，甲午老婆見暫且不走了，就向劉老漢道：『大伯！這事可全憑你啦呀！我回去做飯去。』說了就拉着黑女回去了。

劉老漢又向九孩道：『老頭！我保住你暫且把他放開吧？他是一手人，借個錢跑個路都得他親自去。』

九孩見這老漢還能說幾句，要是叫他保住，他隨便給弄個塊二八毛錢，又把原人弄個不見面，難道真能把他這保人帶走？他想這人放不得，便道：『人是不能放呀！住一夜倒可以。』劉老漢道：『不放也不要緊。你也累了，到炕來隨便歇歇，咱倆慢慢商量！』九孩便把甲午抬到桌腿上，躺到炕上去休息。劉老漢見他躺下了便向他道：『你且躺一下，我給你弄飯去！』

劉老漢到了甲午家，天也黑了，莊上人都回來了，都擠在甲午家裡話弄這件事。劉老漢一進去，大家都圍着來問情形。

劉老漢說：『不怕！他不過想吃幾個錢？祭送祭送（鄉下人迷信鬼神，得了病送鬼叫「祭送」）就沒事了。』甲午老婆問：『不知道得幾個錢？』老漢道：『要在村裡給一頓飯錢就能打發走；到咱們這山莊上還不是盡力撐啦嗎？你們不要多到他跟前哭鬧，只要三兩個人來回跑跑路，裡外商量商量，要叫他看見咱不十分着急，才能省幾個錢。』大家又選了兩個會說話的人跟劉老漢一同去，都說：『大伯的見識高，這會全憑你啦！』

飯成了，做了一大鍋，準備請大家都吃一些，可是有好多不吃，都說：『小家人吃不住這樣破費。』

九孩吃過飯，劉老漢他們背地咬着甲午的耳朵給他出了些主意。又問了他一個數目，有個青年去借了一塊現洋遞給劉老漢。劉老漢拿着錢向九孩道：『本來想給老頭多借幾個盤費，不過甲午這小家人，手頭實在不寬裕，送老頭這一塊茶錢吧！』

一塊錢那時候可以買二斗米，數目也不算小，可是住衙門的這些人，到了山莊上，就看不起這個來了。他說：『小家人叫他省個錢吧！不用！我也不在乎這塊二八毛。帶他到縣裡也沒有多大要緊，不過多住幾天。』

莊稼人最怕叫他在忙時候停幾天工，不說甲午，別人也替他着急了。那個青年又跟甲午咬着耳朵說了一會話，又去借了兩塊錢，九孩還不願意。一直熬到半夜多，錢已經借五塊了，九孩仍不接，甲午看見五塊錢擺在桌上，有點眼紅了，便說：『大伯！你們大家也不要作難了，借人家那麼些錢我指什麼還人家啦？我的事還是只苦我吧！不要叫大家跟着我受罪。把錢都還了人家吧！明天我去就算了！』

九孩接着道：『對！人家甲午有種！不怕事！你們大家管人家做甚？』說了又躺下自言自語道：『怕

武池村農民的詩

算盤子

算盤子
稞兒利
富人活剝窮人皮
受苦一年又一年
一輩子還不清本和利
咱在地裡幹
人家在家算
地裡幹趕不上家裡算
算的算的發了財
幹的幹的窮到底。

找着根

你收租
我絕糧
你家吃肉
我家吃糠
你發財有原因
我倒灶這才找着根
這一筆窮賬
今天要算清

你小夥子硬笨啦？罪也是難受着啦！一進去還不是先挨一頓板子？」

甲午道：「那有什麼法？沒錢還不是由人家擺弄啦？」

劉老漢也趁勢推道：「實在不行也只好有你們的事在！」把桌子上的五塊錢一收拾，捏在自己手裡向那個借錢的青年一伸。青年伸手去接，劉老漢可沒有立刻遞給他，順便扭頭輕輕問九孩道：「老頭！真不行嗎？」

九孩看見再要不答應，五塊現銀洋嚙哪一聲就掉在那個青年手裡跑了，就趕緊改口道：「要不是看你老隣長的面子上的話，可真是不行！」劉老漢見他改了口，又把錢轉遞到他手裡道：「要你被屈！」他接住錢又笑回道：「這我可愛財了！」

九孩把手往衣袋裡一塞，裝過大洋，掏出鑰匙來，開了鎖，解了鐵繩，把甲午放出。

瞎老媽

洪林

瞎老媽的命，是黃連木刻成的。可真是苦極啦！

頭二十年，瞎老媽既不老，也不瞎，人家叫她孫大嫂。身體長得十分豐滿結實，和她的矮小的男人一比，真不相稱。打場的時候，孫大哥扛不動的糧食口袋，她抱起來走好遠；這一帶女人挑水的很少，可是孫大嫂一天兩挑子水，走起來比個男的還輕快穩當。所以一些佻皮的年青人，一見到孫大哥，總愛開個玩笑，說：『小河裏養了條二尺半的大魚，怕留不住罷！』有時候，當着他們夫妻倆的面，說：『喂！你兩個打一仗罷，瞧誰打得過誰！』可是，孫大嫂是壯實的身子，柔和的心，她從不嫌男人矮小，兩口子連一次嘴都沒有吵過。

但是，好景不常在，到了民國十八年春天到處流行着災荒，孫大哥只有四畝多地，秋天打得不够種子，眼前又是麥地裏不見苗——眼看着麥收也絕了望。

本莊有個財主，叫何家寶，因是老五，人稱何五爺，外號『五跌耙』，放高利，收重租，靠着喝窮人的血，弄了四五頃地。當着窮人家過年連糝子煎餅也吃不上時候，他家吃的是白糖洋麵的雞蛋捲，過着這個『賤年』，窮漢哭，財主笑，笑什麼？原來放高利貸的好時機來到了。可是窮人心裏也明白，何五爺的錢是不好使的。大家說：『能叫孩子瘦呀，不敢吃五鐵耙的豆。』『借錢是借刀，當時胡弄了肚子，說不定什麼時候頭就沒有了。』窮人們甯願剗野菜吃樹皮，有的餓死了，有的餓病了，還有的渾身腫起來，何五爺見了，笑着說：『日子過好了，大家都發福了。』

到後來，樹皮樹葉也吃沒了，還怎麼辦呢？只有三條路，一條是活活的餓死，一條還是借何五爺的催

命錢，再一條呢？拿起巴棍去要飯。就是在這年春天，全莊一百多戶人家，就有二十九根要飯棍出發了。孫大哥挨到最後，和大嫂商議了多少回。這時大嫂肚子裏已經懷了五個月的孕，本想去借錢，被隣舍家勸住了說：『那裏的河水不能解渴？那裏的黃土不能埋人？——還是走罷！』於是夫妻兩人就約和了幾個月，到青州府一帶去要飯。

九月裏，孩子生下來了，就取個小名，叫「青州」。

冬天，青州府下了大雪，飯也要不出來了，要飯的人連個破屋也沒有，又餓又凍，孫大嫂幾個月就折磨得不像人形，她說：『回去罷，家裏好歹還有兩間破屋，這樣在外面受罪，下回餓死也不再出來了。』於是懷裏抱着不滿週歲的孩子，回到了家鄉。

從這以後，孫家走了下坡路。

回到家鄉，家鄉變了：有的全家死絕了，有的下了關東，在家裏也只是留着半條命。誰過好了嗎？也有的，那就是何五爺，他從五頃地變爲七頃多，日子過得更好了。唉，那個年頭，就是『財主日日肥，窮漢日日瘦』的年頭啊！

孫大嫂是個能幹的女人，她一到家，就賣了一畝多地，到了春天，男的下湖種地，她到山上拾草，夜間自己坐在炕頭上紡線，這樣好歹弄兩個錢，哄着肚子不叫喚，平平穩穩的過了三四個年頭。但是孫大嫂從產後要飯，到現在身子是一天不如一天了。

二十二年的秋天，孫大嫂照例帶着五歲的「青州」到山上去刨草，有一天，刨了一大堆草，還拾一些乾樹枝，正要下山，樹行裏鑽出來一個人，手裏拿着一根半截紅半截黑的短棒，照着大嫂沒頭沒腦的打下來。說：『你這些窮種，我當是誰天天到五老爺的樹行裏搬樹枝，原來是你，原來是你！』可憐，三棒把孫大嫂額頭了打了個洞，血乎乎的朝外淌。

刨的草留下來了，刨草的鏟頭也留下來了，頭也打破了，該算了罷，但是，不，五鐵耙的耙齒是要啃到人的心肝才算罷休的。當下，那人跟到孫家，硬說孫大嫂偷摘了何五爺的樹枝，非抓到五爺的園子裏去不可，好容易經大家說和，才算罰了十五塊錢完事。

窮人是整天在鐵山上走，那裏見到一點銅？更別說銀元了！十五塊錢，交不上，就算借了何五爺的債，記上賬，那入回去了。

從來沒借過人家錢的孫大哥，到了年底，也有人來要賬了。沒有錢給，來人拿出算盤一邊唸一邊打，打完了說：『好，五爺看你窮，這回不要賬了。可是十五塊錢四分利，五個月，現在是十八塊錢了，不是個小數，你這回不給，就得指地作保，叻，在這張紙上打個手印罷！』

人家說：『算盤響，眼淚淌！』這話真不錯啊！

當下，一家三口，眼看着白紙上寫的黑字，也不知那上面搗的什麼鬼，孫大哥顫抖着手，打了手印。第二年年底，那人又攆着『馬裕子』，半夜裏打着燈籠來了——『要賬的來叫門，大人小孩嚇掉魂！』那人一進門，青州就嚇得伏在媽媽懷裏，一動也不敢動。這回還是一個錢沒要着，算盤珠子又一彈，來人說：『這回是二十六塊六毛啦，你上回是指的東嶺上一畝八分地，現在馱不住啦，還得把莊西頭那一畝半地算上。』於是孫大哥又顫抖着手在一張新的寫着黑字的白紙上打了手印。

來人走了，孫大哥流着淚，這兩塊地就是他家的全部財產，尤其莊西頭那一畝半，還算是全莊的中上地。孫大嫂看着男人，自己却沒有一滴眼淚，她說：『別急，明年你去給人扎覓漢，我也再找點活幹幹，年底不能都還他，也能還一半。』

到底孫大嫂的主意不差，一年的辛勤勞動，積到年底，積了十六元錢。臘月二十八的晚上，要賬的又打着燈籠來了，後面還跟着兩名武裝。一進門，就大聲問，借糧還糧，借錢還錢，你家欠五老爺的款，一年又一年，今天怎樣啦！孫大哥把一家大小血汗換來的十六元鈔票，恭恭敬敬的遞了上去，抖索着說：

『有這些，差也差不許多了罷！』

『什麼？』要債的瞪着眼，『差不許多，你看看，這裏賬本子上，上年二十六塊六，今年三十七塊三，你這幾個錢，打發利錢還差不多啦！』

兩口子嚇呆了，三十七元，三十七元，怎麼長的這麼快，剛下生的驢駒子見風長也沒有那樣快呀！可是，不等得他們去尋思，要賬的兇如狼，兩名團丁翻箱倒櫃，要錢要賬。

『不給錢』，要賬的氣呼呼的吆喝着，『×你祖宗。這年頭，有王法還有國法，那有借錢不還之理！好，不還，不還就準地。你自己打的手印在這裏，那兩塊地從今天起就不是你姓孫的啦！』

矮小的孫大哥，一下子跪在要賬的面前，說：『錢，明年再去給人扎活，一定還，還，可千萬別準地！』要賬的手一摔，說：『你扎活，扎十年也還不上啦，這些窮種，命裏不該有地，走，別再囉嗦了！』走了的三個人，氣呼呼的罵着，吆喝着；留下的三個呢？哭着，在地上滾着，抓着地。忽然，孫大嫂站起來，朝屋外一直跑走了。孫大哥沒有看見，等他發覺的時候，他急了，他尋思，她一定是到井邊去了，於是，爬起來，跑到外面，半夜裏，地上白雪有一尺多厚，天上還飄着雪花，孫大哥裂破嗓子叫着：

『青州的媽呀！別尋死呀！青州的媽呀！你上那裏去了呀！』

可是，雪無聲無息的下着，一點回音也沒有。他奔到井邊，井口黑黑的張着；他奔到大河邊，大河的水在冰下面嘩嘩的流着；誰也沒有告訴他，到底是什麼吞沒了他的女人沒有。他跑着，跑着，不知什麼時候，才回到家裏，孫大嫂仍然沒有影子，青州也不見了，他嗓子也叫啞了，雪水浸透了破舊的襖，泥漿沾滿了單薄的褲角。他望望屋裏，望望屋外，喘着氣，忽然，奔到窗口，拿起一把較快的鐮刀，對準了自己的喉嚨，用力的，一下子，又一下子……

天明，孫大嫂回來了，她並沒有去尋死，她到了何五爺的園子裏，想去求情，可是團丁把她攆了出來，她坐在圍牆下慘叫了一夜，哭了一夜。天亮了別人把她送回家門口，一到屋裏，啊呀！她看見孫大哥

躺在地上簡直成了血布袋，就一頭栽倒在地上，昏過去了。

等她醒來，再好好看一看，孫大哥眼還沒閉，血淌了一地，嘴張着，滿嘴血沫，像是有話說，可是一個字也說不出來。他朝着孫大嫂望着，費力的伸出了右手，張開了五個指頭……

蛤蟆到死還得鼓鼓肚，可是孫大哥到死只張開了這五個指頭。這五個指頭孫大嫂可明白了他的意思，那是說：『我是給這五個指頭害死的，你要給我報仇，青州大了也要給我報仇！』

又挨了十幾分鐘，孫大哥死了。

孫大嫂大叫一聲，又昏過去了。醒來，她哽咽着，一聲不響，回到屋裏，拿起一根繩子，掛在樑頭上，正要把頭套上去，忽然門外面一聲：

『媽——！』

一看，原來是青州半夜跑到鄰屋家裏，現在回來了。

大嫂放開繩子，一把抱住青州，嚎啕大哭起來……

×

×

×

×

時間慢悠悠的過去，又到了春天。

孫大嫂家沒有了地，更沒法子度日。求來求去，還是求到何五爺家——唉，不是窮人志氣短，也不是孫大嫂不記仇，是肚子餓逼的。「要想活，把頭磕。」孫大嫂又有什麼辦法不再忍受五鐵耙的剝削呢！

這回孫大嫂靠着「人託人，臉託臉」好容易把青州送到何五爺家裏去放牛，還說明了：『只求賞俺孩子一碗飯吃，工錢不工錢，看着給！』果然五爺就看着給了，他說：『這孩子八歲，就算是一塊錢一歲，給他八塊錢一年吧！』八塊錢也就是開恩，孫大嫂忍着淚把孩子送到何五爺的家裏。

孫大嫂一個人在家，紡線、洗衣裳、拾柴火……用各種辦法使自己活下去。她現在是「指地皆無」。她不敢走到莊西頭，她怕看那塊從前姓孫現在姓何的地：春天，那塊地裏麥苗綠油油的，可是，這麥子孫

大嫂吃不到口；秋天，那塊地裏豆子長得又肥又大，可是，這豆子裝不到孫大嫂的口袋。

時間還是慢悠悠的過着，青州還在何五爺家裏放牛，孫大嫂還是艱難的熬着那辛苦的歲月。她已經漸漸衰老，誰也認不出那就是從前一天挑兩担水的孫大嫂了。這樣到了三十一年，禍事又來了。

那時青州十四歲，何五爺也有一個孩子叫小順，才十三歲。兩人雖有主奴之分，可是到底小孩子，有時候不免說說鬧鬧，孫大嫂一再叮囑青州，說：『可別和他家小順子鬥呀，那不好惹，惹出了禍事可了不得呀！』青州也算是記在心上，平常總是和幾個夥計們在一塊，能够躲着小順就躲了。

有一天，青州在地裏弄了好幾條豆蟲，帶回來想燒着吃，給小順看見了，說：『給我！』

『給你？你自己不會上地裏去捉！』

『不給我？我去告訴爸爸去！』

『告訴五鐵耙去，我不怕。再不，等我吃了拉出屎來給你。』

『你這個小雜種，我血你媽媽！』

『我血你媽媽！』

『我×你姐！』

『我×你姐！』

『我×你姐！』

青州的一句話沒罵完，『拍！』的一個大巴掌從腦後打來，跟着是五鐵耙粗大的嗓子：『你這個小私孩子，敢在這裏罵我的兒！我叫你罵！我叫你罵！』說一句，打一巴掌，再說一句，再打一巴掌，五鐵耙的手指真和耙齒差不多，幾下子就把青州打昏過去了。

那晚上，十四歲的青州伏在床上哭，媽媽坐在床沿上。

『他罵我，我爲什麼不罵他！』青州哭着說。

『孩子，這年頭，只興財主罵窮人，還興窮人罵財主嗎？』

『我不管那一套，他爸爸害死了我爸爸，我仇還沒有報哩，又叫我受他爺倆的氣，那可不行！』

『……』媽媽也哭了。媽媽說不出話來，她想到男人臨死時的五個指頭，恨自己爲什麼又把小孩送到虎口裏去。

那一夜，破屋裏母子倆哭了一整夜。

天明，青州一早爬起來，拿起根磨棍就向外走，媽媽緊跟在後面，奪住了磨棍的一頭，叫了聲：

『青州——』

她的眼淚立刻又撲簌簌的往下流。青州把磨棍一丟，說：

『好，不用磨棍還揍不死他！』說完就走出門去了。

吃飯的時候，孫大嫂去看他，他低着頭，一聲不響，在和夥計們一塊吃飯，她一直等飯吃完了，別人都下了湖，青州剛牽出牛，媽媽說：

『青州，可別給我闖禍啊！』

青州哼了一聲，走了。

一天沒動靜。

可是，黑天的時候，何五爺忽然派人來找青州。說是小順今天到地裏去要的時候，被青州打了，混身發青。牛也跑了，非抓住青州去問罪不可。

但是青州呢？青州呢？

一天，兩天……十天過去了，青州沒回來——青州跑了。

幸虧那時候年頭有些變了，聽說有股八路軍離這裏不遠，這一帶也在動盪不定，何五爺就此按下了這

件事，也沒難爲着孫大嫂。

但是，孫大嫂却苦了——十幾年來，要飯，受罪，地給人家霸佔了，男人慘死了，現在連唯一依靠的孩子也不見了。她想着：『我年年敬天，年年拜神，爲什麼老天偏偏叫我攤着這樣一個苦命呢？』

她哭着，哭着，白天也哭，夜裏也哭，一個月哭，兩個月哭，眼睛哭腫了，眼睛哭紅了，可是腫了，紅了，還是哭。然後害眼了，眼皮裏面像是生了東西，睜不開，又過了一個多月，她的眼完全瞎了！

這時她的年紀也已經不小，稱她孫大嫂的已經很少，而稱她孫大媽的倒一天天多起來，從她瞎眼以後，大家在背後都稱呼她是瞎老媽了。

誰奪去了瞎老媽的土地？誰奪去了瞎老媽的男人？誰又奪去了瞎老媽唯一的孩子？誰還最後奪去了瞎老媽明亮的眼睛？這些，瞎老媽自己明白，全莊的人也明白。

人家給瞎老媽編過唱，那上面說：

『瞎老媽，好命苦？

吃的是——三粒米的薄糊塗；

穿的是——露着腿彎的燈籠褲。

當年的力氣養母牛，

而今只剩一把窮骨頭。

白天也是夜晚，

太陽地裏走黑路，——瞎眼的媽媽好命苦！

人家問：

『你家的男人那裏去了？』

——瞎老媽哭。

人家問；

「你家的孩子那裏去了？」

——瞎老媽哭。

哭！哭！哭！

苦！苦！苦！

就在這樣黑暗的歲月裡，瞎老媽又過了兩年多。

×

×

×

×

三十四年的秋天，忽然來新消息！

「鬼子投降了！城裏的鬼子叫八路軍都俘虜去了！」

年青青的八路軍，從南邊像水一樣淌過來，又從這裏開到北邊去。對於這長久處在敵佔區的人民是多麼興奮啊！

有人告訴瞎老媽，說：「八路軍是救命軍呀，過來就好了呀！窮人翻身的日子到了呀！」

瞎老媽心裏想：「真有這個事嗎？」

家人又告訴瞎老媽，說：「現在天下出了個毛主席呀，是咱窮人的救星呀，他頭頂上的光照到那裏那裏亮，他手下的兵到了那裏那裏太平。」

可是，瞎老媽想：「毛主席再好，他的光還能照到俺這個山溝裡的小窮莊嗎？還能照到俺這間破爛的小屋子裏嗎？還能照到我這瞎老婆的身上嗎？」

又過了一個多月，人家又說：「外莊減租啦，窮人和財主講了理啦，千年的冤屈伸直啦，死的報了仇啦，活的翻了身啦！——那一帶晴了天啦！」

瞎老媽心裏跳了，「這是真的嗎！」

有一天，瞎老媽家裏忽然來了一個同志，啦了半天，問到瞎老媽眼怎麼瞎的，瞎老媽不敢說，光說想兒子想的。那個同志安慰了幾句，走了。

不幾天，莊裏的窮人們都動彈起來了，好幾個跑到瞎老媽這裏來說：『大媽，咱這裏受五鐵耙的罪也受够了，咱不得和他算算賬，講講理嗎？你苦水也得吐一吐啦！』

風越刮越響了，農救會也成立起來了，莊裏的人天天都在熱烘烘的開會，大家說：『咱莊翻身的日子到啦！』於是定下好日子——臘月二十八的上午，和五鐵耙講理。

人家早告訴了瞎老媽，他在頭天晚上，一夜沒睡覺。快天明的時候，迷迷糊糊的，看見男人來了，滿臉血，滿身血，張着大嘴吐着血沫，像是有什麼話說不出來，忽然舉起一隻大手，張開五隻手指頭，一下子推到瞎老媽的臉上。瞎老媽嚇得一身汗，醒了，她默默的說：『好，你的意思我明白，我今天就給你報仇！』

吃了早飯，別人來叫瞎老媽，瞎老媽說：『不用叫，我今天爬也得爬到會場去。』

講理會開了，瞎老媽看不見，只覺得天上地下都是人，四五十里以外也還是人。她第一次那麼心急的想睜開眼，看看五鐵耙是個什麼樣，看看那些『見人低三輩』的窮人們是個什麼樣。但是她睜不開眼，她的眼睛三年了。

一個個站起來，說着，哭着，口號的聲音叫着。於是瞎老媽也站起來，她試着有人攙扶着，四週的聲音都靜了下來，她開始講了，她講她怎麼要飯，怎麼上山刨草，怎麼打破了頭，怎麼罰款，怎麼要賬，忽然，她的聲音變了，像是裂破布一樣，大聲嘶喊起來！

『十年前呀！就是今天呀！臘月二十八呀！五鐵耙派人來要催命錢呀！準俺的地呀！俺娘們跪着求他也不讓呀！要俺的命呀！逼着俺那苦命的割自己的喉嚨管呀！他……他……他……他……死得好慘……慘呀……』

忽然，聲音斷了，瞎老媽昏過去了。

當她醒來的時候，她聽到雷一般的口號聲——

『五鐵耙呀！喝血鬼呀！』

今天晴了天啦！

窮人要翻身啦！』

.....

講理會結束後，兩塊地回給了瞎老媽，還分給她一些養老金，保證她的最低生活。瞎老媽說：『我的仇報了，苦水吐了，往後我能幹些什麼就幹什麼，用不着養老金。』可是大家一定要她收下，從此瞎老媽的日子一天天好起來。

x

x

x

x

今年夏天，一件非常驚奇的事情在莊裏出現了——青州回來了。

青州跑到家裏，叫了聲『媽，我回來了。』可是，他立刻看見，媽媽的眼瞎了。

瞎了的眼睛裏又流出了眼淚，她叫着：『青州，青州，俺兒，俺兒！』

她撫摸着他的身子，身上扎着皮帶；她撫摸着他的頭，頭上戴着軍帽。他告訴媽媽：『兒從家裏跑出去以後，就參加八路軍了。』

瞎老媽拉着孩子的手，把這三年多的事細細的講給他聽。講完了，青州的臉了閃着淚花，一下子抱住了媽媽的身子說：

『媽，我爸爸的仇這回可報了，太陽也終有一天晒到咱的家門口了！可是，媽，有一件，你的眼……你的眼再也看不見了！』

『不，孩子，媽媽看得見的，媽媽看得見的！現在的天晴了，天亮了，媽媽不是看得清清楚楚嗎？』

一九四六、八、一五於臨沂。

我有好主意

宇金生

八路軍來到了，
地主手段更是高：
見了窮人一面笑，
見了代表就拱腰。

『宇大哥那裡去？
咱有牲口你種地；
沒有吃的來找我，
你家困難沒問題！』

短工

衡水

白米飯 螞蟻渣
二八米的窩窩糠大撒
老鹹菜
乾巴巴
老葱菜子一大摺
算工錢 算九八
四個短工餓死三
剩下一個還好點
爬也爬不到家

訴苦

白小保

東村苦
西村苦
那村也沒賈泉苦
四街惡霸套了手
逼的羣衆沒出路
媳婦逼的沒男人
男人逼的沒媳婦
吃的沒吃處
睡的沒宿處
還要送到東溝集上挨火柱

我老宇背後笑嘻嘻，
好你地主壞東西！
一擡屁股——
就知你要放啥屁。

先前你恨俺不死，
如今你從那能有好心地？
不怕你地主手段高，
反正我有好主意。

在後方勤務站

健群

一 慰問之夜

× 吟是一個後方勤務站。打黃昏起，不斷的由前方送下來彩號和趙逆士兵傷號，在這裡打尖吃飯，打針，上藥，再送到醫院去治療。男人大都到前方去幫助打仗和運輸去了，這夜後方勤務工作，是由婦女們來擔任的。他們很知道從事這一工作的光榮意義，婦救會主任一招呼，不用費事都就去了。周大嫂臨去時，她婆婆周大娘一再囑咐道：

『嫚，去的時候，管怎麼得好好地照顧同志呵！他們是爲我們老民受傷的哪！』

『嗯，我知道！』周大嫂隨口答應着匆匆地就要走。

『嫚，』周大娘又叫回她來絮叨着：『帶塊乾糧揣在懷裡，餓了好吃一口！……嗯，過年的餃子我給你留着。』

『嗯……』周大嫂應聲走了。

她們管理的很有秩序：四十多個青年婦女分成若干小隊，分頭管理，有的燒水，煮稀飯，打雞蛋。有的專門去喂彩號同志吃飯。

現在，大概是過了半夜了吧。她們剛匆匆忙忙的送走了一批傷號。坐在篝火旁休息，忙了半夜，說實話委實有些疲倦了，周大嫂打了個哈欠，左手支着頭，望着熊熊的篝火，眼皮不知不覺的閉上了。矇矓矓的打起瞌睡來。

天明，剩餘的篝火還在燃燒，她們疲倦的臉色，也隨着朝陽而興奮的紅潤起來，忙亂的收拾着碗，
筷，……

不料×吟自動相約的十八個老太太顛巍巍地走來了。——是來接青年婦女的班的。

『不要緊，你們回去吧，我們有別的吟來換班呵！』

『哎，這怎麼好，怎麼能驚動起來呵！』一個女同志也趕來這樣的勸阻着。

『這算不了甚麼呀！我們這些老人別的不能做了，給同志們洗洗衣服，侍候侍候傷號還能盡點力呵！』周大娘代表老太太們說着：『你想我們都是一家人呀，用不着客氣。』

正在爭讓之際，傷號抬來了，大家都散開來分頭服務去了。

『「黃皮子」（指趙逆官兵。——編者）放那？』一個粗暴的聲音。

『放那邊吧！』一個同志指着街南的牆角。

周大娘慢騰騰的向那個「黃皮子」走過去，問道：

『你喝水嗎？』

『不要！』黃皮子答道。

『你餓嗎？吃點甚麼吧！』

『不餓！』

『你家也有老爹老媽嗎？』

『有！』

『你家也有姊妹弟兄嗎？』

『有。』

『你有老婆孩子嗎？』

『有。』他的聲音有些苦澀了。

『嗯，』周大娘仍然不緊不慢的一句一句的問着：『你不掛掛他們嗎？』

他，——黃皮子停了一會才答道：『現在掛掛又有甚麼辦法呢？』說完不知怎的悲從中來，臘黃的臉上痙攣的抽搐着，腳在嘴角的香烟也掉下來了，使勁把被頭望臉上蒙。

『你不要蒙！』周大娘氣哼哼的，彎下腰去，一把抓下他蒙在臉上的被，『你現在也知道想你老媽老爹，老婆孩子了！你可知道前年十月十六日，你們這些趙保原的賊種，跟着鬼子到我們這裡「拉大網」，趕得俺滿山遍野的跑，還把俺三個孩子都拉去了！驢也拉去了！母子連心肉呵！你知道俺那時是甚麼滋味啊！俺二兒子的臉叫你們火燒的腫的有個盆大！你們這些狠心的東西想把他害死！是不是？你們簡直比鬼子還厲害啊！』她說着，說着，就哭起來了。旁邊圍了一大羣人。

『大娘，不是我呵！』黃皮子畏怯的想分辯着。

『不是你們是誰？』從人叢裡跳出一個老爹來，指着他的臉說：『你只當我不認識你？那年你們和鬼子來「掃蕩」，我病在家裡不能動彈，你們要打要罵，還蹲在我睡覺的炕上疴屎，這還不算，還把我滿滿一袋子黃煙倒在屎裡，你說，不是你是誰？』

他，黃皮子沒法抵賴了，只是哭，羞慚地又拉過被來蒙上頭，周大娘止住了哭。又一把把被抓開。

『哭甚麼，大漢子家！我告訴你，你不用怕，我們八路軍不和你們窮賊趙保原一樣，要是我們八路軍同志被你們抓去，又殺又砍的，可是，在我們這裡，你放寬心吧，一不打你，二不罵你，還優待你，要不，送你們到醫院去養傷幹甚麼？只要你們回心轉意，不再做壞事，願意回家，送你回家去，幹點正經營生，當個好老百姓，不要再「五花六門」的。願意抗日，在我們八路軍裡幹，俺老百姓會像現在待我們同

志一樣的待你們的，……你放寬心吧！」周大娘斥責了一氣，又理直氣壯的講了一番大道理。他的心寬了許多，但還在抽搭着。

「……看把你美的！」周大娘望着他滿嘴發光的金牙，厭惡的說：「我們不是來看你們的，我們是來侍候八路軍的，你們支使不起我們。……」她絮叨着，走向我們傷號同志那邊去了，許多人都在忙吵吵的喂飯，拿水，她連忙端過一碗稀飯，緊走幾步：

「你看，我說了那個窮賊幾句，差點兒把正經事就誤了！」

她彎下腰去，在一個傷號同志的面前，望着他包紮着的前額，綁吊着的臂膀，不覺心痛起來，「你看，叫這些窮賊打的！」他坐在小凳子上，用匙羹嘗嘗大米稀飯的冷熱，一勺一勺的喂着。不時間：「同志，怎麼樣？熱嗎？」

「不熱。大娘喂的真好啊！」

「哎，你看看叫他們打的！你好好的安心養傷吧，我們老百姓都掛掛你們呀！」

「嗯，大娘，我認得你，你是××唸的。等我養好傷看你去。……」說完他的嘴邊浮着微笑。

「好，去吧，我殺隻雞慰勞你！」

他吃完了一碗稀飯重述着：「好的很啊！大娘你喂的真好！」

「還要嗎？」

他搖搖頭。周大娘站起來，給他把被掖好，拍打拍打，「唉，大冷的天，不要凍着！」又顛巍巍地走到另一個傷號那去喂飯去了。

三 她們是爲這樣的事爭吵

她們已忙了兩夜了，現在雖然仍在興奮的忙着，沒有一個發怨言的；但領導上爲照顧她們的疲勞，掛

電話叫×哈婦女提前接班。×哈婦女來了，她們不讓接班：

「沒到時間你們來幹麼？」

「我們是來接班的。」

「你知道，現在是我們的工作時間，而不是你們的時間。」

「但是，你們忙了兩夜太累了，所以叫我們來……」

「這是我們應當應分的事，你們×哈用不着管。」

「請你想想我們是來慰問侍候傷號的，不是來開站的。」

「管你來開站不開站，這時候不能接班。」

「……」

她們就這樣的爭吵不休，一個要接班，一個不讓接，沒辦法解決。最後只好打到隊長那裡去。隊長勸說叫她們下班也沒有用，隊長急的在屋裡來回走，最後把臉一沉，嚴肅的說：

「你們聽不聽命令？」

「聽！」

「好！聽命令：現在派×哈婦女去接你們的班，你們馬上回去休息。」
這場爭吵就這樣解決了。

致家鄉

鄒荻帆

隔着山，
隔着海，
我讀到你被解放的消息。

我是在歡喜着呀？
我是在激動着呢？
我不知道啊。
當我看見這條新六號字排成的
幾乎被編輯們擠掉的消息，
家鄉啊，
我要送給你這首新詩！

我知道的，
現在太陽已經照在
你的通風的窗子上
鳥雀跳着的屋脊上

活潑的河流上
抬起頭的山崗上
和你的笑着的人民的臉上，
然而我還忘記不了
那段黑暗時期的可怕的往事。

我的家鄉
你原是黑土裡面埋着種子
玻璃樣的河裡跳着鮮魚的，
還當我在家鄉的學館
描畫着「芥子園畫譜」的時候，
我夢一樣用我的筆
讚頌着你啊：

花紅葉綠的是村莊，
海藍色的是天字，
蜂蜜流成的河

穿過了黃金的穀粒堆成的堤。

然而爲什麼

我又聽着你的人民們感歎的歌謠呢：

『沙湖沔陽州

十年九不收（指收穫），

只要是收了，

狗子都不吃糯米粥！』

你是十年九不收的，

因爲修築堤防的官員們

永遠吞沒着公款，

祇糊篋紮般修築着劇場上佈景一樣的長堤；

而後洪水吞沒着村莊，

吞沒着勞働者日曬、夜露、風吹、雨打

用手一雙培養的希望。

你是十年九不收的，

因爲地主們永遠是

拿去了穀子還要稻草，

拿去了鷄子還要雞蛋，

鞭子抽打着，

廐房囚禁着人民，

高利貸抵押着農民的妻女，

飢餓着依然被驅使着去耕田墾地。

我看見過多少次農民的暴動，

在那月黑風高的驚惶的夜裡，

鑼聲突然響了，

人們在聲嘶地呼喊

走啊

吃大戶，

佬子們白刀子進

紅刀子出……

一羣紅着眼睛的人

衝向地主的倉庫，

你們撞開了倉庫的門，

你們狂喊着

放火燒啊，

燒他媽的房子。

你們吆喝着那些地主的狗們，

滾開，

別碰上老子們，

鐮刀是沒有眼睛的！

然而我又看見子彈向着你們射擊，
你們倒下，

你們胸膛上流着紅通通的人的血，

你們一隻手摩着一袋搶來的米，

一隻手拋開了你們撫摩了一輩子的

那留着手指痕跡的鐮刀和鋤頭

——你們的臨時的武器！

在村邊的

一棵大楓樹上，

懸着一顆血淋淋的頭，

黑白的眼睛

依然虎虎地睜着，

緊網地咬着流血的牙齒，

弟兄啊，

你們的精神永遠不屈服，

你們的靈魂並未有死去。

於是我又看見

我的小姊妹們

背着鑼鼓

在外鄉外省的街頭

用我熟悉的鄉音唱着災難的故事，

淒涼的三盤鼓聲

和悲憤的身世，

好多次使我在失眠的他鄉

痛哭着我們的遭遇！

姊妹們啊，

你們知道嗎？

十年前當我讀過「家」和「子夜」

啓示着我寫了第一本暴露家鄉的長詩，

而我的詩集被禁止銷售，

那折磨着你們也折磨着我的

家鄉的地頭蛇們高聲揚言着——

如果我回去就要打斷我的腿子。

多少次我想起我的白頭髮的父母，

多少次他們在渡船口等着我

而且唸着我的名字；

一直到他們死了，

還留話告訴我——

如果我回去

要繞着他們的坟墓走三轉，叫喚他們，

他們才能閉上眼皮。

我不能回去，

而你們被家鄉的惡魔們驅出，

在一個落雪的大年夜

當我走過街頭，

看見你們偃鑼息鼓

無聲地走在街頭，

我聽到了你們飢腸轆轆，

看到了你們凍紅的手指，

哦，年夜的家鄉裡

紅燈籠映着的該是誰的影子！

現在

當我知道

解放的大旗已捲動到我的家鄉，

我可以想得到

那鮮亮的紅旗

從楊林口飄飄着進來，

四方會震動着雄壯的歌聲，

頑皮的孩子們會向戰士們耍着玩具，

少女們會沿着大路準備着茶水，

老年的夫婦們會贈送着菓食。

我聽到的

解放軍打開了地主和官府的倉庫，

把糧食、布疋、棉花、種子

分散給人民，

讓勞動者都豐衣足食，

讓種田的都有土地。

我聽到的

在一個偏僻的鄉村的小路上，
特務們勾結着流氓
打劫着路上的棉花販和小商人，
然後把罪名栽在解放軍的頭上，
想破壞新的秩序，造成路斷人稀。

又有一天

十幾個戰士們化裝成棉花商人從這小路經過，
等到匪徒們要去搶劫他們的貨物
他們却突然地抽出了手槍
一網打盡了這批破壞份子；
此後的深更半夜裡
這小路依然走着微笑的單身旅客，
計劃着明天再趕另外的市集。

那麼

我的家鄉的兄弟姊妹們啊，
現在伸出你們的手呀，

去緊緊地擁抱着那旗幟下的戰士。

起來喲

我的兄弟姊妹們！

驅逐掉你們對統治者的恐懼。

在這旗幟下的戰士們

也同你們一樣呀，

他們也曾是受着壓迫的奴隸，

而當他們團結起來時，

法西斯地主們却在他們腳板下顫慄。

你們不是也在一樣過着不是人的日子嗎？

現在

起來喲！

伸出你們的手呀？

去緊緊地握着那面旗，

緊緊地擁抱着那旗幟下的戰士。

請相信

人民的隊伍永遠是勝利的，

況且又加上了你們的力量

去推動前進的輪子。

人民的隊伍永遠是勝利的！

請相信這句話，

我的兄弟姊妹啊。

現在

我的家鄉

你將是地上的樂園，

我的兄弟姊妹們將在你溫暖的園裡

工作、歌囀、休息

粗糙的大手撫育着嶄新的民主政治。

家鄉的兄弟姊妹們

現在你們是幸福的，

因為你們得到了最早的解放，

你們受到了最初的陽光，

請記住啊

在中國，在這世界上依然有着奴隸們
等待着你們伸出溫暖的手掌。

隔着山

隔着海

我禁不住哼着我幼年的歌：

家鄉，甜蜜的家鄉……

小王五

劉衍洲

一

王家集有個小王五，
王五命乖黃連苦。
清水煮菜湯呀湯裏撈，
記事沒吃過一頓飽。
剪毛的羊兒過不了冬，
交九的天哪他光着腓。
房簷凍的喇叭長又長，
兩根鼻涕掛在嘴唇上。
磨道的毛驢轉着拉，
爹爹看活財主家。
寒天裏下雪鵝呀鵝毛片，
六月的日頭火呵火炎炎。
老牛累了搬搬梭，
人累了叫你快把衣裳脫。

沒明沒黑忙個死，
東家罵道是慢抽絲。
馬鞭打馬一打一遺印，
馬鞭打人一打一個血淋淋！
要問狠心的東家是那個，
大胆不敢叫聲李志和。

大雁一日能飛千里地，
緊飛慢飛還得落在地裏。
騾馬成羣槽呵槽頭拴，
錢像流水呵流不完。
買來硃砂揚紅風，
再比這奢華他也不怕窮。
天下的老鴉一樣的黑，
心硬原屬着財主爺。

二

那年王家集上遭荒旱，
方圓一片成了火呀火焰山。
牆頭上烙餅餅烙焦，
漫野窪裏不見一棵綠苗苗。
陰天又加上啊月黑頭，
窮人的時光不如狗。
地老鼠窩裏還有幾天糧。
王五家勺子不動鍋不響。

趁着栽倒推一把，
李五爺要賒放狼牙：
『一顆明珠無哇無價寶，
將你的閨女給我好不好？』
灶洞裏燒火冒黑烟，
王五爹一聽紅了臉。
『人心鐵打石子硬；
四十塊錢逼着我賣親生！
五男二女好人修，
求你五爺抬抬手！』

『牲口不吃不上膘，
不賣閨女我看你活得了？
賣了她來還了賬，
我再開恩給你五升糧。』
貓兒聞腥咪咪叫，
五爺說着哈哈笑，
冬瓜頭搖的像個潑浪鼓，
鼠眼一翻摸着鬚。
鴨子走道掛着扭，
癩蛤蟆一心想吃天鵝肉。

打不怕人餓呀餓怕人，
逼的爹娘下狠心，
黃水滔天沒了路，
親生的閨女換哪換了半斗谷！

三

春桃一朵正呵正開花，
王五的姐姐年十八。

雨打風吹花落地，
姐姐臨走哭哇哭啼啼：

『霜打了的茄子黑又紫，
李志和今年足有五十四。
梧桐樹上落鳳凰，
老狗哇！怎配同我一張床？』

十指尖尖連哪連心肉，
疼的爹娘繞地走。
一把鼻子一把淚，
爹娘看着心呀心成灰。
玉藕兩隻一個根，
王五不願姐姐嫁人：
『財主爺壓人仗着腰裏有，
死罪要俺姐姐活人受。』
他粗黑的眉毛擰成繩，
一對圓眼瞪的大又明。

燒水又不能單靠一把火。
賣姐姐的糧米下不了幾頓鍋。

泥人攔不住摔三摔，
連餓加氣娘呵娘瘦壞。
苦瓜不甜青杏酸，
到底逼娘進了鬼門關。

滾油澆心像火燒，
王五爹一條繩子上了吊。
線串淚珠亮晶晶，
撇下個王五孤哇孤零丁。
他知道爹娘爲啥把命喪，
李五爺就是殺人的活閻王！

四

棗樹枝啦彎又彎，
窮人家的孩兒誰可憐？
多虧來了八路軍，
減租減息鬧翻身，
日頭出來滿哪滿天紅，
王五心裏喜呀喜盈盈。

——一條大路明又寬，
這會不幹啥會幹？

李五爺拉他背地裏，
使了軟的使硬的：

「三指沒有二指近，
我是您姐姐心上的人；
你翅膀不全要飛高，
咱們騎驢聽唱走着瞧！」

「人多能把老虎打，
死貓瞪眼我呀我不怕。」

黑臉的王五像張飛，
伸着胳膊攢着錘。
雨淋的鷓鴣落水的鷄，
李五爺轉圈乾着急。

半夜星多滿院子明，
王五啊！翻過身來不受窮。
一盆炭火十分旺，

七畝半地要哇要手上。
棉花桃開花白如銀，
身上的衣服一嶄新。

光棍漢子娶呀娶老婆
喜的他夜夜睡不着。

更喜臨死人有救，
受罪的姐姐得啊得自由。

春雨澆花花再發，

王五拉着姐姐說了話：

「江米糴子口口甜，
不是共產黨咱怎能有今天！」

五

夜貓子上房笑三聲，

秋裏打過來國民黨的兵。

狗肚子長瘡心呀心腸壞，

一脚想將窮人踢下台。

怕不長命認哪認乾親，

美國是他的洋大人。

邪風怪雨頭陣子大，
咋咋唬唬他們佔了沙河壩。
黑夜裏毛賊聚成一窩蛋，
跟着屁股又來了「還鄉團」。
沙河壩西十里地，
就是王五的村子王家集。
紙老虎發瘋要把人來咬，
小胆的一見害呀害怕了。
「風口的火亮不易點，
窮小子你們這會後悔晚。」
臘月裏陰天響了雷，
喜的李五爺拍手又張嘴：
「一窩老鼠早晚滾水潑，
快把門的東西加倍還給我。」
城隍廟裏的吊死鬼，
五爺的臉像抹了灰。

冰上跑馬馬不穩，
人心慌慌亂了陣。

「太陽出來就落西，
這件事兒該怎的？
吃了的東西沒法吐，
再說不吐又怕小命顧不住。」
一陣風呵一陣沙，
氣的王五咬哇咬鋼牙。
火燒乾柴烘烘的着，
眼睛紅的就像爐裏火！
窮人受罪幾千年，
抬頭翻身沒哇沒幾天。
羊肉包子噴噴香，
叫狗搶走不冤枉？
想吃鮮魚別怕腥，
王五把道理講給爺們聽：

「常言道：金子不怕大火煉，
鋼打的棍兒不能彎。
天陰不過是一會，
害怕縮頭不頂事。
要想護住咱的好果實，

齊心去打尋種×××
武裝不是爲別人，
正爲的自己要翻身！。

開了天窗亮啊亮堂堂，
青年小夥扛起了槍。
風擺大旗半空飛，
王五組織起來游哇游擊隊。

太陽一落黑呀黑了天，
據點邊上他們去擾亂。
東面一槍西一槍，
從黑打到東方亮。
閑下無事趕鷓鴣，
攪的賊兵夜夜睡不穩。
一天「還鄉團」去到他村中，
抓人打人一窩子蜂。

十里山哪擺下九里埋伏陣，
他們藏在山窪裡等仇人。
烏槍單打回頭兔，
打的尋小個個擻呀擻屁股。
乾看桌上放着滿燈油，
耗子回窩不露頭。

行船遇上風不順，
李五爺坐船鬆呀鬆了勁，
「早先怨我沒長眼睛珠，
請你大家原諒我個老糊塗。」
貓咬尿泡瞎喜歡，
他話兒說的麵條軟。
英雄大花該着王五戴，
人人學他準保打退反動派！

實在的故事

徵實

李平潮

仙桃鎮——湖北中部的一座小鎮，位於襄河邊，十里外就是廣大的解放區。

由於解放區強大力量地威脅，仙桃鎮底解放，只是等待時間的到臨，於是代表地主階級的區保長們，進行着最後瘋狂地剝削。

以完糧來說，依照「政府」的規定，是要徵實，就是說應該交給「政府」多少石白米。但是三四月間，不是收割穀子的時候；況且仙桃鎮一帶主要農產品原是麥子和棉花。於是區保長們有了一種變通的辦法，也就是從中剝取的方法。

三月間，王區長的規定下來了，每戶應該交納的稅可以折合現金，交給區公所，再由區公所按照縣政府所指定的米店，統購統存。

三月間的米價不過一百五十萬元一石，而區公所却要每戶按照一百八十五萬交納。

無疑的，這引起很多老百姓的反感，於是有些人試着向區長說：「我們自己去買米，再按數交給區長好不好？」

區長頓時會威嚴而輕蔑地哼着：

「媽的，我老子是你們牛呀還是馬，來替你們一升一斗往縣裡面馱；縣政府說交錢，你們就交錢；你們曉得一個屁，還想這樣那樣的！」

當然老百姓只好忍氣吞聲，向區公所交出自己底血汗錢。

但是這時晴天的霹靂，突然區長曬着七月的大太陽，帶着他的鷹犬，又出現在每戶的門口：

『喂！告訴你們，你們三月間交納的錢不行，應該按現在的米價交給所裡面，現在的米價是五百八十萬，你們每石要補交三百九十五萬。限你們明天交清，聽清楚了吧。』

區長搖着扇子走了，人們一齊噓着他的背影。

原來區長在三月間收了這筆款子後，自己收購了金條子，現在米價也漲得這樣高，區長當然不會貼出自己賺來的錢的，於是又向人民剝削一次。

第二天好多人自動走進了區公所底拘留所。因為他們已無可剝削的了。

檢查哨

陸泉

這檢查哨設在小市集的出進口上。

檢查哨上站着的是兩個「兵油子」，在這小鎮，特別是在這檢查哨職權達到的一小圈圍地上，他們是無比威嚴的。賣菜的走過，他們可以隨意揀選一點；賣柴的走過，會自動留下幾塊。

『狗彘的，還不停下來。』高個兒哨兵對一個挑黃瓜的吼着。

『有身份證沒有？』胖哨兵問。

『有的，』他搜了半天，『哎喲，忘記帶來了。』

『忘記了，腦袋瓜子記得帶來了沒有？』高個兒走上去就用刺刀柄把賣黃瓜的腦袋敲了兩下。

『喂，賣瓜的，快點走呀，把瓜担留在這裡，去拿了身份證再來挑瓜。』

『不行呀，老總，我住的地方離這裡還有幾十里，一去一來，今天的瓜也賣不成了，下午這瓜就要壞的。』

求情了好一會後，胖子到底鬆了一口氣，留下了五六斤瓜，賣瓜的才算被釋放走了。

哨兵的權力是相當大的，他們像關卡一樣收貨物稅，徵收實物，像金管局一樣查人家現金，有時更有意向年青的鄉婦身上東摸西摸，而胖哨兵就在一旁哼着十八摸的小調。

一個晚上，一個單身賣了棉花的農人，賣完了貨，從鎮上準備回到李家灣去。

當他正在急急匆匆趕路的時候，突然哨所裡面吼着：

『口令！』

『老百姓，老總！』農人很自然地回答着。

『站住，不准動！』

『不准動就不動，』農人心裡說着，就站定了。

『兩隻手舉起來，把背對着我們。』

農人也只好照辦。

『你是幹什麼的，住在什麼地方。』兩個哨兵漸漸走近了，高個兒問着。

『我是賣了棉花的，住在李家灣。』

『賣棉花的？』胖子示意向高個兒眨了一下眼睛。

『不要動，我們要搜查你身上。』

胖子搜到農人的腰帶時，農人突然把舉起的手放下來遮着腰帶。

『不要動，他媽得皮。』高個兒立即給了他一個耳光。

胖子從農人的腰帶的小袋裡，摸出了一個沉重的小紙包，胖子立即緊握在手上，顯然他已經知道這是什麼了。但他還裝腔地問着：

『這是什麼？』

『是洋錢。』（即銀元）

『洋錢那兒來的？』高個兒問。

『賣了棉花的。』

『賣棉花不給鈔票，給洋錢？』胖子說。

『我們鄉下是不要鈔票的。』

『放屁，是誰不用鈔票？是誰不相信國民政府？』

『不是，不是，他們要給洋錢我，我就只好收洋錢了。』

『好，你的洋錢有幾多塊？』胖子問。

『十一塊。』

胖子數了一數果然是十一塊，又想了一下：

『有幾多大人頭（袁）幾多小人頭（孫）呢？』

這一回可問住了農人，一點也回答不出來。

於是高個兒高聲問着『講嗎，幾多大人頭，幾多小人頭？』

『我沒有留心這些，老總。』

『放屁，自己底錢，連這也不記得，一定不是個好東西，你說，在哪兒弄來的錢？』胖子問。

『不，我是老百姓，我這兒還有身份證哩！』

『什麼身份證不身份證，媽的，土匪的額上還刻了字不成？』胖子吼着。

『押起來，押起來，怪不得想深更半夜溜過檢查哨的。』

這農人是被押在檢查哨裡面了。

一百廿九處傷

白艾

戰鬥正激烈的時候，二連指導員叫通訊員小胖子到前綫去傳命令。因為小胖子年紀小，才十七歲，指導員特別把命令，一個字一個字的給他說的很清楚。

小胖子也怕忘了，又在嘴裏囁哩咕嚕的唸了幾遍，然後把他的馬大蓋朝手裏一提，一顆子彈推上膛，一躬腰，朝前跑去了。

敵人的子彈就在他頭上『急入』『急入』——的亂叫。

正跑着，小胖子聽到一顆炮彈是對着他打來的，他趕緊朝地上一爬，那顆炮彈就落在他臉前炸了：一陣黃烟，一陣土，小胖子整個給埋在裏邊。他從土裏打個翻身，一個骨碌爬起來，又跑。不行！眼睛一陣發黑，歪倒了。只覺得頭昏，眼花，想吐出來，脊樑上也像火燎着的一樣陣陣發燙，他定了神，摸摸胳膊腿，還好好的；伸着拳頭，也怪靈便；再朝地上看，躺着的地方，堆了一堆被炮彈蹦起的『克拉』（註：即泥塊，北方土話）他拾起一團來狠狠的朝地上一擲，『就是給你砸着的呀！』

他撐一撐勁，爬起來又朝前跑了。

在前綫上他找到了二排，把命令傳過後，就順着一條交通溝，一歪一歪的又回到指導員這邊來了。

指導員看他臉色不對，就問他：『你怎麼啦？』

小胖子一磕腿，支持着打個立正：『敵人在卅米達朝內開始射擊，卅米達朝外不準射擊，廿五米達朝內，機槍用快機，廿五米達朝外不准用快機。都傳達過啦！』

指導員交給他的命令，老實是這麼多，他說的一個字都沒少。

『我是問你怎麼啦？受傷了還是怎麼的，臉黃黃的一身灰？！』

小胖子才發覺指導員老朝他身上看。給他看的不好意思了，馬胡的答一句：『叫「克拉」砸了一下，沒有啥。』

指導員發現他領子上被血染濕了一大片，趕緊把他頸子抱來細細的看，血是從許多小洞裏朝外冒，從

頸子到脊背上，都被這些小洞排滿了，小洞裏冒出一股股的血，整個脊樑上都是紅的了。指導員一面關懷的責備他：『炸成麻子啦！還沒有啥哩！』一面很認真的給他數着傷口，數到最後一個數目字時，指導員的舌頭都數出來了：『一百廿九處！』

邊上着的人，也把舌頭伸出來好半天沒縮進去。

指導員怕小胖子聽了害怕，趕緊補充了一句安慰話：『傷口雖多，還好，不重。』於是就叫他下去，到後邊綑帶所去包紮。

小胖子停了老大會，只把身扭了一下，說聲「不去」，就摸個工事裏坐下。

指導員實在不忍心，但怎麼說他還是不去，好容易小胖子才說：『大家整天說輕傷不下火線，輕傷下火線的都是「怕死鬼」。我這一點傷就下去了，不是「怕死鬼」了嗎？』他看指導員想說話的樣子，趕緊又搶一句：『你剛才說的還好不重。』

指導員明白他的意思後，又反覆的苦勸與解釋，並保證大家不說他是「怕死鬼」後，小胖子才半天一步，半天一步的上綑帶所去了。

一路上小胖子心裏又想起來了，『假使別人說我是裝不好怎麼辦呢？假使別人喊我怕死鬼怎麼辦呢？假使……』

他愈想愈不對勁，愈想愈不能下去。

一抬頭已經到了綑帶所，上來了兩個大個子醫務員，把他衣服解開就給他包紮。醫務員看他背上滿是傷，想給他數一下到底有多少，數了一會，只把舌頭伸一下，搖搖頭就不數了。

剛包紮好，小胖子掂起他的馬大蓋，一歪一歪的就要走。

醫務員一把拉住他：『上那去呀？』

小胖子好像是自己對自己說的樣：『回前邊去。』

醫務員溫和的給他說：『你不要到前邊去啦！到後邊去好，你的傷口太多了嘛！』

小胖子把肩膀一歪，醫務員的手給他歪了下去，又拈起槍走了。

醫務員簡直有點生氣：『回來，回來！叫你到後邊去就到後邊去，那來那麼多的噲嚇！』說着又把他拉回來。

小胖子也有點生氣：『我不去就不去，要你管的着！』

醫務員的眼睛氣的多大：『彩號要服從醫務員的指揮，你不懂嗎？！』

小胖子把頸子一硬：『不懂！』

醫務員氣的沒辦法，上去把他的槍奪過來，又和另外一個人，抱起小胖子，朝旁邊担架上一放，四個抬担架的民伕，抬起來就跑了。

老遠還聽見小胖子在担架上罵着：『人家說我，你負責！』

沒過幾天，小胖子在醫院裏住不慣，悶的很，傷沒好就回到連裏來了。

頂頭又碰到醫務員，小胖子一扭臉，沒打算理他。

醫務員却嘻皮笑臉的迎上來了：『小胖子，傷好了嗎？怎麼這麼快呢？』

小胖子想起上次的事情，抱了很深的成見，眼睛只朝他斜了一下，沒有理他。

醫務員更裝出調皮的樣子，嘴裡先噴了幾下：『你看你，問你傷好了沒有，革命同志嘛，關心你嘛！』一面說一面就把小胖子拉過來，看看他的脖子，摸摸他的脊背，看看他的傷口。

在小胖子看來，是非常不好意思的動作，醫務員却那樣厚臉皮，不在意。小胖子索性把褂子脫掉，叫他細細看。

醫務員顯的更親熱了，給他摸摸弄弄，一會又認真的給他數起傷口來了，照樣數到最後一個時搖搖頭。然後又給他重新包紮好，最後醫務員輕輕的拍着他肩膀說：『你不讓了，你不讓了，可以「賣」了！』

（意爲可以揚一揚名了。）

小胖子穿起衣服，奇怪的看着他。於是醫務員就給他說『可以賣』的理由，他引證了一個故事：

「美國有個駕駛員，受了一百零九處傷，讓全美國的人知道了，都爭着要看他，說他了不起，美國報紙也到處登出來，朝外宣傳說：『美國有這樣了不起的英雄！』這個駕駛員也就憑着他的一百〇九處傷，走到那吃到那，連飯票都不要。」

停了一下又指着他脊樑說：『你這是一百廿九處，比他多二十處，將來你可以到美國去，找着那位駕駛員，熊（註：意爲發脾氣）他一頓，問他有什麼可賣的？！然後把褂子一脫：怎麼樣？一百二十九處！』

肥料事件

子 殷

去年臘月十三，一個西北風刮得很大的下午，沈家兜的阿桂從南潯回來告訴兜裏人：『明天大家可以到街上去倒馬桶糞了，不會出事體的，就是出什麼事體，農會機關里會替我們出場：我們要打倒糞行！』

本來是很平靜的沈家兜，這可激蕩起來了：青年的小伙子們都高興得了不得，臉上表現着一股激情；女人們拖着着小孩也在談論着，幾個年老的嘴裏不說，心裏總懷疑着。阿桂又解釋了一番說這是鎮上農會的主意，機關裏出場幫助我們，決不會有吃虧道理，你們明天大着胆去倒好了，出了事件，我會去和農會裡說的，況且明天到街上去倒糞的，別的鄉下也去得很多。

『真的，尙你娘，』大家你一句我一句的咒罵。原來日本人沒來前誰都可到街上去倒糞，後來鬼子來了，鎮上的壞蛋，勾結偽組織裏的，才不許當地的農民倒。一直到如今，只准糞行專利。糞行裡發財發够了，三四担糞，摻八九担水滿滿的一船要賣上一百多萬塊錢，那裡有這樣的好賺頭？太湖上人會十幾船十幾船的向他們買去。

但，却苦了當地的農民，他們八九年來因爲肥料少，田裡都歉收。『尙他娘。明天他們干涉，就打他們一頓，叫他們吃幾口糞，出這口氣。』

大家你一聲，我一句的講着，非常的興奮。願意倒糞的一共有十七個人，都是年青的小伙子，大家商量定當，兜里本來只有三隻船再向鄰村租一隻，一共四隻，明天二鷄啼起身，東方打日出發，一切都預備好，大家才散場了。

沈家兜離南潯有四里路，自兜口搖過小橋，轉兩個灣，就是一條大塘，逕直通到南潯。次日早上，當他們的船搖進這小鎮的市河的時候，太陽還剛透上，冬天的下霜的早上是很寒冷的，這時候有錢的正在被窩里好睡哩，但在市街上有幾處已喧嚷着人聲；魚行，水菓行，飯店，豆腐店，糕餅店，都已經在工作了，有幾家豆腐店，望進去還點着燈火哩。在臨市河的一個河埠，已經有糞船停着有人正在倒糞。

『喂！你是那裏的？是不是糞行里的？』長福邊搖着櫓問。倒糞的向那隻船看了一眼懶洋洋地說：『是糞行裏的。』長福的船就靠攏岸去。

『你不許倒！這糞是我們倒的，你倒了也是我們的！』長福的聲音說得又響又堅決。

船上的小伙子可活躍了，有的拿得糞杓對行裏船上的糞台過來，有的挑着糞桶上岸了。他們自己分好地段，走進人家去一家一家倒馬桶，鎮上的人家有的倒也很願意他們倒，因爲他們把馬桶洗得清潔，而且長久了，逢時節還拿一些菜啦草柴啦來送禮。而糞行里呢，非但馬桶洗得不淨，到年來還要向人家索取一筆「年規錢」。所以人家都很樂意讓老鄉們倒。

他們在街路上遇到了許多不認識的鄉下人也在倒糞，彼此露着得意的微笑走過了，有幾個還挺起了胸脯嚷着說：『哼！看他們（指糞行）怎樣？』一切都很順利的過去，只起初有兩個不識時務的「糞蛆虫」（糞行裏派在街上巡查阻攔鄉下人倒糞的人員）要攔阻他們，被他們打了一頓，吃了些苦頭之後，就不響了，就是對面碰着了糞担也只裝看不見走開了。這樣過了兩個鐘頭，肩上挑桶的，搖船載的都滿滿的圓轉

了。沈家兜的四隻船，也都載滿糞，得意的搖着櫓，他們碰到糞行的船都是空空的，忍不住要笑出來。

『這回他們可吃驚了，只要鄉下人齊心，什麼都做得出。』滿臉麻子的阿全得意地說。

冬天的太陽懶洋洋地照在大塘上的水波上，當沈家兜的四隻船轉幾個彎，搖進兜口，已望得見有人在兜底張望了船靠攏岸，大家問街上倒糞的情形，孩子們跳跳蹦蹦的轉着圈子，幾條狗也搖頭擺尾依偎在人身邊，好像也在替兜里的人喜歡。

第二天第三天……都是這樣過去了，兜里的人覺得很快活，他們確信現在又和鬼子來前一樣了，他們確信以後田稻會一年年好起來，他們對那些替他們出場出主意的人真是莫名地感激。但是，十一天後的一個下午，阿桂又從街上回來，叫齊了到街上倒糞的人說：

『明天你們船不必搖出去了，所里（鎮公所）已經替你們劃好地段，規定在一定的時間內，大家可以倒糞去，但是沒有參加農會的不許倒……』

『這是怎麼一回事呢？』有幾個着急地問。原來參加農會的鄉下人是極少數的。

『聽說所裏已經和糞行講好條件，每月拿出筆巨款，作為補足行政經費，所以才決定改變做法了，出這樣的主意了。』有人這樣說。

『那還不是拿我們弄白相？我們原來是為他們方便？』

『我們是被騙了。』

『狗彘的，原來他們是為了自己要錢，才叫我們這樣做的！』

稻場上立時激蕩起來，小伙子們都生氣了，有的主張明天仍舊開船去倒，有的說大家預備打，打出事來也不怕，吃官司，大家去。阿桂勸解着他們說：

『現在權柄在他們手里，有什麼辦法？大家還是忍耐些罷，等以後再想辦法。』

『我到死也不相信長久會這樣下去，總有一天在老子手裏！』阿全的麻臉漲得血紅，忿忿地說。

大衆文藝叢刊

論 批 評

· 每冊定價港幣二元 ·

著 者
出 版 者
總 經 售
印 刷 者

荃 麟 等
大衆文藝叢刊社
生 活 書 店
香港大道中五十四號
嘉華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德輔道西三〇八號

版權所有 * 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九月出版